

長篇善情小說

海棠紅



長篇言情寫實小說

紅 棠 海

倪國傑作

華僑圖書公司印行

現代奇情
寫實小說
海棠紅目次

一 遊海留情費花聲曼曼.....(一)

二 一寸相思事現空艱倒.....(八)

三 女也趨新舊歡懣懣枯.....(十五)

四 酒綠燈紅情海同波舞.....(二三)

五 促膝談心衷情切切.....(三十一)

六 病榻傾情淚灑猶餘.....(三八)

- 七 律美於花樹雨成... (四六)
- 六 人兒比月清... (五四)
- 八 情... (六一)
- 九 活潑天真... (六九)
- 一〇 惆悵... (七六)
- 一一 窮且益堅... (八四)
- 一二 前小無... (九一)
- 一三 撥雲撥雨... (九八)
- 一四 淺粉... (九八)

——深惜義意長緣結三生——

一五 重睹蘭閨恍如身入夢……………(一〇六)

——病將金屋舊意復前觀——

一六 刻骨銘心幾幾存感德……………(一一三)

——臨案問暖珍妹藥親嘗——

一七 爲節操停效譽羞說病……………(一二一)

——恐爾懷疑託故暫離身——

一八 綉倦花嬌翠風侵衣已……………(一二九)

——衣涼歌罷銀燭獨長空——

一九 滿自灑淚火中燄風木……………(一三八)

——隻身飄泊海上泣孤嫠——

二〇 幾度低來屋漏財遺兩……………(一四六)

——長條難辨翠黛不相兩——

二一 幾處離金碧君仍入夢……………(一五三)

——受囑哩直代子懷慈願——

目錄

目錄

四

三二

醉後狂歌成滯疾
眼到輕陰暴雨風
沙

(二六一)

三三

細絲
夜長夢多愁煞斷腸花

(二六八)

三四

矣語
言歸於好秋月影難圓

(二七七)

吳序

情貴純潔，情貴專一，情不可以見也，見諸行爲，所以朝秦暮楚者，非情也，厭舊喜新者，非情也，情之真摯者，富貴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夫之足以言愛國，小之足以言愛物，此情也，爲天地古今所不能磨滅之情，不徒寄託於兒女之私枕席之愛者也，倪子爾傑爲現代之寫實家，如海棠紅之寫倪佩雲洪海棠，其用情之真摯，實爲天地古今所不能磨滅之情種，故雖有豔如李麗麗之不時誘惑，親若趙芝萍之委婉體貼，佩雲均無動於中，迨後說書中傷，誤會驟起，佩雲遂爲屏棄一切，置身戎行，當其隨別致書海棠，猶殷殷叮囑自愛，此情此境，真所謂海可枯，石可爛，此情不可渝。宜乎海棠得書，爲之嘔盡心血，恨不立刻剖心見示，而卒以一死報之，海棠之用心苦，海棠之飲恨長矣，海棠之受屈不白，真要讀著淚下，海棠公家境支配，爲金錢壓迫，又真令讀者髮指，余云，海棠之同情專一，佩雲純潔，有生不變，至死靡他，宜可以傳，雖然，苟無倪子生花之筆，一一曲筆指出，誠恐傳之亦不彰爾，質諸閱者，以爲何如。

民國三十三年元月二十三日

吳文瀾旅桂序

序

邂逅留情賣花聲曼曼

相逢恨晚女意纏綿

冷清清的一條安寺，本是個幽雅寫詩情畫意的住宅區，現在...

赤春時早晨，天都還是昏昏沉沉，...

新 裝 珠

二

中也許一個同學還沒有，好在福煦路是長得很，這樣逡巡過去，追走到學校裏，時候也就差不多。於是他把手腕伸出一瞧，果然錶上已經七點半鐘，說早也不早，實在原因是這兒一段馬路車子太少，所以更顯得冷清，這個少年是某大學校的學生，今年春季才進這個學校，其實他到這十里洋場的上海，也還祇是第一遭兒，原來他是南京人，姓名叫做佩雲，字月秋，這次和母親同來上海，繼續他的志願，轉考大學求學，這時學校中開學已有一星期多，佩雲是個好學的青年，所以天天是起得很早，今天他自己也感到太早，未免有些寂寞，因此他把腳步故意放得有勁，聽着咯咯整齊含有節拍的步伐，似乎也覺得帶有些兒音樂的成分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在晨風中送過來一陣賣花聲，這聲音在寂靜的空氣中，是更覺得清動聽，佩雲連忙抬頭向前望去，祇見一個賣花的姑娘，正從靜安寺路轉過來，見了佩雲，便急急奔到佩雲的面前，佩雲見她奔來的勢子，是很狂的，心裏倒是一怔，慌忙停住了步，但是那賣花姑娘既到了面前，却又把頭低垂下來，這叫佩雲實在弄得莫明其妙，心想：我和你素不相識，你這一下子，究竟算什麼意思？幸虧這時路上行人不多，要不然給人瞧了，我倒真担着一個調戲少女的罪名呢？正要問她作什麼，那姑娘却又慢慢抬起頭來，和佩雲齊巧打了一個照面，佩雲這時才曉得她的容貌，暗道：倒是個好模樣兒，不覺向她又細細打量起來，瞧她年紀不過十八九歲，

雪白的兩個鵝蛋臉兒，兩隻清溜晶圓的眸珠，顯出聰明的樣子來，因此她被佩雲一陣子呆
瞧，所以嬌羞是更加的重疊；她眼珠一轉，終於先開口道：「先生請你買些兒好嗎？佩雲
方才明白她所以突然奔到前面的原由，心裏儘不覺又好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我不是姑兒娘兒
們，要了牠幹什麼用？她微笑着道：「這花是很香稠，先生，你買幾朵玩玩也好。」先生化不
了多少錢，咱還可以回家替媽媽燒飯，養活咱娘兒倆日子，佩雲想，這姑娘倒是挺會說話
，因笑道：「那麼你這鮮花要賣多少錢一朵，她一面把左臂上挽着的籃子向上一提，一面
道：「買不了多少，十元錢一朵，先生，你瞧這花多鮮美，她把一束花拿起，眼珠向他一
瞟，佩雲接過瞧了一瞧，又向她望了一眼，將那束鮮花仍舊放在她的籃內，她瞪起了眼
，跳着腳道：「先生您不要我的花嗎？佩雲笑道：「姑娘，你別着急，我買你的，此時，便
伸手向袋內摸出一張鈔票，交給她的手裏道：「你媽媽等着你去做飯，那你拿去吧，佩雲
說着，便回身就走，她把鈔票接在手裏，眼睛向他背影望着出了一會子神，忽然又追上
來問道：「先生，你快回來，花忘拿呢，佩雲回過身子，她已奔到前面，佩雲道：「這花我
送給你吧，她搖頭道：「這不能，先生，你把花拿去，我自己買花的，怎麼反要你送花給
我哩，佩雲道：「姑娘，你別誤會，我此刻上學校裏去，拿了鮮花還像什麼？她將那人口
雪白的牙齒微咬着嘴唇，眸珠向他凝視了一回，忽然把手中那張鈔票送了過來道：「先

生：「那你就不該買花，我不要，請你拿回去，」佩雲倒想不到一個賣花姑娘竟有這樣人格，一時不禁對她愣住了，她見他這個模樣，便嘻嘻笑起來道：「要我把花拿回去，說時在籃內又揀幾朵花要給他，佩雲見她這樣天真，心裏微微一動，這就吓住了她目不轉睛，直把她瞧得不好意思起來，兩頰上泛起了紅暈，羞的一聲道：「先生，你怎麼嚇我，佩雲這才覺得了，因伸手接過一朵鮮花道：「那麼我就拿一朵怎樣？她點了點頭道：「也可以，我找還你四十元錢，佩雲搖手道：「不用找了，這些算我送……說到這裏，頓了頓覺得不好意思，因轉口道：「你給我留着吧，話還不肯說完，身子已向前面走了，他還恐怕她再追上來，所以連連加快幾制步子，早已刺入了靜安寺路，那時太陽已懸掛在高空，路上男男女女的學生，都已急匆匆的向學校裏去，佩雲一聽手錶，原已過八點二十分，因不願再走，跳上一輛電車，去坐在靠窗的旁邊，拿起這朵鮮花向鼻上嗅了一回，腦海裏便浮現出那賣花女郎的面容，不覺自語：「這孩子可愛，他巧說出口，却見旁邊一個女學生，睜着杏眼，呵自己瞪了一眼，佩雲方知她是誤會了，一時兩頰通紅，竟有些羞慚不安，遂索性閉了眼睛，裝做個不知道，大約有了三分鐘時候，忽聽耳邊又有兩個女學生，唧唧道：「密同臉兒，怎麼你臉兒上不會睡嗎？佩雲連忙睜開眼睛，四顧望去，原來自己身邊坐着的，早已換了一個女學生，她見她身穿湖色嗶嘰旗袍，外圍一件藍綢緞，

想查賬，正是自己校中的皇后李麗賢女士，不覺怔了一怔道：巧得很，李司李什麼時候
上車，麗麗嫣然一笑道：就在這兒一站，你怎麼在車上打盹，還是安閒得沒，佩雲微紅
了臉笑道：你不要取笑，我那裏打盹，麗麗瞥見他手中拿着一朵鮮花，又嘻嘻笑起來
道：密司脫倪，這一架鮮美的花兒，打算送愛人去嗎？佩雲還搖兩下手道：那裏，那裏
，剛才有個賣花的，一定要我買，我因隨她可憐，所以買他一架，其實我一些兒都沒有
用，麗麗開口笑道：我不惜，要是你真的話，那麼你把這架花兒送給我，要是不肯，就
顯見你說謊，佩雲道：這也容易，你如喜歡的話，你祇顧拿去，謝着，便把花朵放到她
手裏，麗麗老實不虛氣的接在手裏，望着他笑道：你不要嘴裏說得好，心裏可恨我不識
趣了，佩雲道：這就難了，要不要拿隻「愛克司」光燈來給我照一照，麗麗忍不住吃吃
笑起來，正在這時，賣票的大叫巨額德路，這才將兩人驚醒過來，急急跳下電車，兩人
並肩的向學校裏走去，剛跨進校門，就見同級裏的楊美玉和冷劍秋匆匆的出來，一見兩
人，心頭都覺有些兒酸溜溜，笑道：我們皇后幾時有了這個隨從，佩雲聽了，羞得兩頰
通紅，因為自己是個新生，且又在客地，不便和人翻臉，遂匆匆自管到教室去，麗麗笑
佩雲人道：你們總管胡囉，回頭不告訴蔣老師抽你，美玉一伸舌兒笑道：告訴你，你要
打就請你自己了，兩下，告訴是不罷的，正說時，上課鐘已敲，三人因大家進課堂去，

祇見佩雲坐在案桌邊，兩手托着下頰，正在懸揣，麗擺從他旁邊走過，對他盈盈一笑，佩雲覺得剛才太被人侮辱了，心裏真有些兒氣憤，所以低下頭，祇擺不瞧見，一回兒理化教授蔣老師來了，大家攤開書本，靜聽蔣教授的講解，一回蔣教授又背過身去在黑板上寫字，佩雲的案桌忽然多了二個紙團，因忙先把一個展開來瞧瞧。

謝謝你的鮮花，剛纔他們的胡說，請你不要生氣。

、今天午後二時，我在南京戲院候你，請你切勿爽約。麗擺。

佩雲瞧了這個紙團，心中又覺好笑，暗想，我到這裏還不上兩星期。多承皇后垂青我，這也真難得了，男女交際，到有女的先來自動相約，這尤其是在空存的事，若不管應酬，倒有些兒不好意思，不但是這樣，自己也未免不譏指擊。看起皇后後事，究竟有些兒專制，她不須徵人的同意，就叫人不要失約，佩雲一面想，一面把另一個紙團打開，瞧，這一瞧正是應着了不瞧猶可的一句話，真把佩雲氣得口呆，你這上面寫的什麼，原來却並不是寫的字，某書看一隻天鵝，翱翔天空，下面畫着一隻青蛙，高揚了頭望，意思是戀戀戀戀吃天鵝肉，佩雲幾乎氣得發聲，這是那個惡作劇。難道這樣挖苦我，想來一定是楊美玉和冷劍秋這兩個傢伙了，我今天一定不能答應她，將來若被他們憑空造謠。我們的名譽，在無形中不是要毀壞失嗎，佩雲本來心裏很高興，現在這樣一想，好

碗兜頭潑了一盆冷水，便立刻倒頭尋段以下，因他已決心投道了，這一個一個的錢點過去，好容易到了午飯時分，因他在這非能睡，學校多而於舍少，這固然也是一個原因，大半也是趨避危險，所以離上了半天課，下午該室是認給那個學校不，講一，一，一下課鐘敲了，大家早已浴上發幸，挾在脅下條魚魚似的出去，佩雲爲了要給佩雲一個容後，所以他是特別走得慢，讓人家都走完了，方始站起身來，那時屋裏早已掃得走來，佩雲叫道：密司李，這真萬分的對不起，下午齊巧另有別事，你約我騰電影，能不能夠改期在明天，麗麗聽了一怔，忽又眸珠一轉笑道：也好，這陪我們一同走吧，佩雲就讓麗麗先走，兩人出了後門，向人行道上一路避過去，默默的誰也不開口，麗麗忽然向佩雲衣袖一拉，密司脫佩，我不回家吃飯了，大家到真商去吃些怎樣？佩雲抬頭一瞧，原來已到一家咖啡館的門口，因點頭道：那麼你請先選，兩人送到裏面，剛纔坐下，忽見楊美玉和冷劍秋兩人笑着進來，大家一見，祇得招呼同坐一桌，麗麗心中好不惱恨，怨這兩個人真太不識趣，佩雲道：兩位來得很巧，我們大家談談，雖然我們祇有八九天的交誼，但我覺得兩位，是很可以親遊，美玉笑道：不錯，我們應該聯絡感情，增進友愛，佩雲道：不用說了，我們叫四客大餐吧，劍秋道：就這樣好了，我的肚子咕咕吵得厲害，大家都笑了，等到四人吃畢大餐，將已一點左右，佩雲搶着會了鈔，美玉和劍秋道

丁警察初獲，四人在咖啡館的門前，方始各各揮手分別。

三寸金蓮 夢魂空顛倒

三生結 苦地惹糾纏

佩雲跳上電車，到福臨街福源里下，約走了計餘步，忽見一矮矮圓臉，中間兩扇眉門，旁邊掛着一塊銅牌，上書趙雲前字，佩雲按了電鈴，門後隨即開門，見了佩雲，問道：「表少爺回來了。」佩雲一面點頭，一面向前道：「這裏面去。」原來趙雲是他舅爹的家裏，佩雲爸爸住在舊，不幸早亡，佩雲家產十餘萬，母子兩人，始可平安度日，這次時局變動，他的舅爹趙華章在德商洋行得知消息很早，所以急拍道至南京，給他妹子倪老太，叫他快快逃一逃，因此才免驚嚇，佩雲母子到了上海，章華章安頓他們住下，好在趙公館是三樓三底的小洋房，空屋原多着，當然不用再向潘潘去另找房子，佩雲走完甬道，轉入一個小院子，忽然迎面奔來一個女孩子，險些兒和佩雲撞個滿懷，因連忙將她抱住，碰見那女孩拾起頭來，格格的笑道：「明哥，雲哥，險些被你嚇掉魂兒呢。」原來這女孩便是趙華章的千金，名叫芝萍，趙華章病勢早已半死，膝下祇有芝萍一個，真好像是掌上明珠，萬分愛惜，芝萍今年十五歲，生得嬌小玲瓏，天賦活潑，處處就不

了，氣可變，現在甲學裏讀書，江老太和倪老太這樁樁人，夙奉各人有心，因當年
相送稍進一些，佩雲今年已是二十二歲了，所以大發地遲遲的並未議及，當陸佩雲聽她反
來埋怨自己，因她笑道：「姊妹，你自己已奔得太快，怎麼反怪我呀？我倘真給你曉了，一
但是你有沒有給我累痛嗎？」芝萍笑道：「這樣說，我自己不好，我倘不曾累痛什麼，你
的腳尖，完給我踏壞了，佩雲微笑的道：「這可不是登燈檝的，那裏就會陸壞了，姊妹，你
這樣急的到那裏去？」芝萍笑道：「佩雲，你問我這話，我又要怪你不好，因為你這樣
逼我不回家，我先給你的呀，佩雲臉上一紅道：「這姊妹，你對不起，那麼我們到上房去
吧，說着，挽了佩雲的手，急急的去了，芝萍道：「我問你，你在那兒，飯吃了沒有？」佩雲道：「我
和朋友在外面吃飽了，那時已到上房，江老太和倪老太都坐在沙發上吸煙，芝萍叫道：「姑
姑，請請，雲哥，你來了，佩雲也上前請安，江老太道：「雲兒，你的這樣，回來，佩雲道：「
和朋友們在外面吃飽了，芝萍拉着他進門道：「雲哥，男朋友還是女朋友呀？」佩雲因
雲哥和男們都在，不好意思和她說笑，因正輕道：「當然男的，那裏有女朋友，芝萍吓了
半聲道：「雲哥，我不信，你說到底是什麼人，佩雲被纏纏着，祇好對她惡惡的笑着，
江老太和倪老太道：「這可了不得，這孩子壞了，現在那兒，你看得這樣，往後雲兒怎樣辦呢？」
倪老太和倪老太道：「也都笑，芝萍滿臉烏黑的神氣，只望着趙老太，道：「媽，你

海棠紅

九

「什麼？我不聽你的嗎？大家聽她這樣說，發大笑起來，芝萍楞住了一會子，忽然紅了臉，似羞非羞的問道，你們都笑我，我不高興了，說着，把脚一頓，便逃到自己的房中去，害得倪老太和趙老爺都笑彎了腰，佩雲站在旁邊，也沒意思，便回身到書房門口，放了書本，坐在旁邊研究一回，忽聽背後一陣笑聲，佩雲回過頭去，正是芝萍，因道：「過癮手笑道，我問你，你幾兒說不高興，現在可又高興了，芝萍靠近他的身後，微喚着嘴笑道，我不懂你們為什麼都笑我，雲哥，你告訴我吧！佩雲笑道，這也不用我告訴，你往後自然會明白的，芝萍道，那麼你到處和誰在一塊兒吃飯？佩雲嘆了一聲道，朋友，朋友，你難道還沒聽清楚嗎，芝萍道，朋友我知道，是不是……說到這裏，嗤嗤一笑，又道，不問了，不然又被你們笑，雲哥，我們一塊兒去玩好不好嗎？佩雲道，你要到那兒去玩，芝萍走到對面椅上坐下，笑道，現在這個時代，還存心惡玩嗎？我們坐着談談得了，佩雲笑道，前後都是你說的，我們坐着談談也好，我問你，校中學生多嗎？芝萍道，我們一班共有四五十個，她們都比我大，我人算最小，她們都叫我小妹妹，佩雲道，妹妹真太聰敏，像你這樣年齡，能夠在高中裏能有幾個呢，芝萍道，這怕活不了長命，佩雲忙笑道，你又講瘋話了，你爸爸真有你一個，你怎麼夠不長命呢，芝萍聽了，却不回答，望着他憨厚的笑，忽然站起來道，我聽得了，我還得去練習一下三角幾何，說

着，徑自管奔前邊去，佩雲待頭差些，一時室中又感到給靜了分，把書本合起，靜靜的想對談話，原也可愛，但究竟年齡和我整整相差七年，處處都氣味不同，我思慮把她的精神外，絲絲看待，總是一顆純潔的愛心，當然，胡適不同，避行麼？她雖然是個心裁，但似乎太浪漫，而且追求她的人也太多，容易惹人妒忌，不知怎樣，一時裏他竟會想我那個賣花姑娘，她倒是個江北人，話語固然清脆動聽，容貌也可以說是個野模樣，要是給她好兒的裝飾起來，也許比鸞鳳還強，但轉念一想，自己與也可憐，一個賣花的姑娘階級上相差太遠，這個遠在其次，第一便是知識的缺乏，要和她談起愛情來，這未免是太笑話，想到這裏，自己也默然不置，佩雲伏在桌上，胡思亂想，一回兒好像自己那驢驘已在南京戲院裏，亂亂對待自己熱情得了不得，兩人已經訂了婚，接抱得接吻，一回兒又忽見那個賣花姑娘纏着自己隱隱的羞，似乎含有無限的柔情蜜意，佩雲情不自禁，趕緊上去，將她的柔手攥住，並欲動問，忽見那賣花姑娘早已變做了誰誰紅芝萍，佩雲恍惚間聽她說道：雲哥，你已訂了婚，幾時大宴呀？我們是要喝喜酒，賣花姑娘的意思，臉兒紅紅的，似乎要裝的紳氣，自己也覺有些對不住她，表妹是柔柔的愛的，總是常常的關心着我，我也有些應不該和笑笑打鬧，但用什麼話去安慰，佩雲這陣忽然又有人來說道：表少爺，茶好了，我們快些去罷，表少爺快去罷，果

佩雲好像是在芝毒的床邊，芝萍哭着喊道：我原說祇怕命不長，現在果然這樣，佩雲心似刀割，悲痛得了不得，假着芝萍大哭，但是這回兒好像死的並不是芝萍，說是那個賣花姑娘，佩雲疑惑不定，頭腦實在有些亂不清，糊糊塗塗自己又好像在一個墓前，也不知是芝萍死了，還是那賣花姑娘死了，似乎還不十分明白，胸中祇覺得無限沉痛，他忍不住嗚嗚咽咽哭起來，忽聽有人在他耳邊低低叫道：雲哥，雲哥，你怎麼啦？快醒來呀！佩雲被他叫醒，兩手揉着眼睛，回頭兒叫自己的正是芝萍，一時便猛可把她攬住，芝萍却格格的笑道：你哭得好傷心，個處夢見了什麼呀？佩雲一瞧室中，已是上了燈，細想夢景，大半已經模糊，聽她問着，便笑答道：我夢中被妹妹打了呀，芝萍聽他一口，一面又把手指在自己臉頰上劃着，笑道：你瞧你自己的頰上，還帶着眼淚呢，羞也不羞，說着，把纖指在他臉上一抹，果然抹下一滴淚水來，佩雲一面拿手帕擦臉，一面捧過她的小臉，要吻她香，芝萍不依，吃吃笑着便逃到對面沙發上去，躲着他道：雲哥，你這一回打盹，時候真不少，我纔兒出去，還祇三點左右，我把功課完畢，早已上燈時分，我想你怎麼不出來，所以又進來瞧你，誰知室中一片漆黑，扯亮電燈，方才知道你伏在桌上打盹，睡得甜蜜得很，想來滋味一定很好，我正想和你開個玩笑，不料你忽然大哭起來，倒嚇嚇一大跳，你說我打你，這我不信，我怎麼會打你呢？就寢真耐我打

你，你也不見得會哭呀，佩雲聽她絮絮的說了一大套，倒也給她說得笑起来道：「妹妹這話不錯，就算你打我，我也不會哭的，芝萍跳着笑道：「那你究竟夢見什麼，佩雲道：「夢裏的事情，糊裏糊塗我早已忘得一乾二淨，妹妹問我到底夢見什麼？我實在回答不出，說着，兩手向上一伸，又連連打呵欠道：「真的時候壓得不少，我祇覺得一忽兒，怎麼天就黑暗了，芝萍道：「虧你還說得出，你功課有舒齊沒有？佩雲道：「一伸道：「你這位女教授倒厲害，芝萍格格的笑彎腰，然後又在他對面坐下，正經道：「那麼你自管幹你的，我不來纏你了，說着，便在寫字桌旁，隨手拿過一本查報，翻瞧着，佩雲因也翻開書本，但是看不到一頁，那腦中又要想夢景了，難道表妹真會不長命嗎？偷眼向芝萍望去，祇見她烏圓眸珠，完全注意畫片上，雪白牙齒微咬着嘴唇皮子，倒正在瞧得出神，佩雲心想：我聽年老人說，夢境中的事，和現實是完全相反的，那麼表妹倒是長命百歲呢，想到這裏，又覺好笑，想這種都是無稽之談，夢景中事，更是不足為信，照情理上講起來，有所思必有所夢，都是剛纔表妹自己說的不好，我因頗覺感觸，所以有這個夢，那裏可信以為真，佩雲這樣一想，也就不再疑惑，這時忽見室外奔進一個丫頭，向兩人叫道：「表老爺，表小姐，老爺回來了，請你們用晚飯去，芝萍抬頭道：「小翠，老爺才回來嗎？小翠道：「好一回兒了，佩雲把書合上笑道：「夜裏再幹吧，芝萍嗤嗤一笑，兩人遂攜

手到飯廳裏去，次佩雲和芝萍也各自到學校，佩雲將走到福照路的時候，祇見那個賣花的女郎又在那面出現了，她今天穿着一套青布的襖袴，頭上裹着巾布，衣服雖不十分新鮮，却也相當清潔，見了自己，似乎有些兒怕羞，但勉強至於慢慢的迎過來，向佩雲輕輕道：「昨天我還沒有謝謝先生，你就走了。」佩雲笑道：「這些兒不用謝的，姑娘倒是我得很早。」她微微嘆口氣道：「像我們這樣人家不起得早，那裏還有飯吃。」佩雲點頭道：「這也說得是，今天我再給你買一束。」說時，在袋內摸出一張五十元的法幣，她把籃子提起，揀了一朵最鮮豔的花兒，交給佩雲，佩雲也把法幣放在她的手裏，因為下午三時，是太急促一些，所以兩手無靈互的一種，佩雲就感到她的手，不但是白嫩，而且甚細軟，真好像柔若無骨，實在不像貧苦人家的女兒，心裏覺得有些兒奇怪，她却又問道：「先生，這錢太多了，說到這裏，臉兒一紅道：「我才出來，找不出錢呢。」佩雲笑道：「找不出就別找了，我也沒有另碎票子，她把眼皮低垂着，柔順地向佩雲望了一回子。」佩雲知道她一定是很感激自己，很想知道她一些身世，但是怎向誰開口呢，或許人家不願回答，被碰個釘子，那不是很不好意思嗎，但是老這樣站着，豈不被人笑話，因望了兩下鐘，兩隻紫着點一點頭，遂回身向前又匆匆走了，一面走，一面心中仍覺戀戀不捨，這也奇怪，今天和她說了幾句，彼此似乎比昨天是熟識了許多，對她也就發生一種好感，這好

感是不是愛惜的作用呢，自己也不明白，佩雲情不自主而又同蕭興去望一望，因了這緣心坎裏就更印上了一層不潔的影象，原來這怔怔的站着，也望了自己兀是出神，佩雲迅速地又回轉頭來，心中想，大概不是我一個入如此吧，這就笑了起來，匆匆到學校來，進了學校的大門，第一個遇見的是李麗麗，她一見佩雲手中又拿着那朵花，因迎出來笑道：「這可憐你呀，怎麼這朵花又是送誰的？佩雲心裏實實地發笑，一面和蕭興握手，一面道：『這道聲早，一箇忍俊不置道：不送給密司李，還呀我送給誰？我想我送送你一朵，讓你稱個美態的花圈可好？』麗麗把他手連連搥了一陣，揚着眉毛笑道：『你這話可真？佩雲道：『我要騙你等嗎？』麗麗睜眼一轉道：『今天午後，你大概沒有事吧？我在家等你，你請你陪嗎？』佩雲這次不好再推却了，因笑道：『你太客氣，我一定來拜望你，麗麗高興得臉上笑容沒有平復，拿出自來水筆，在紙上恣恣的寫了幾個字，交給他道：『這是讓舍的地址，請你不要失約。』佩雲接過，正想瞞時，忽然錯錯的響聲敲起來。

三 女也慈新舊歡懷暗妬

花能解語往事訴使頭

上聽已敲上課鐘，兩人方站上課室去，這自然是很受別個同學注意，尤其是楊美玉

和冷劍秋，劍秋向兩人扮了一個鬼臉，因為他是個胖子，素有滑稽家東方哈台之稱，見了他這種表情，誰也不能不捧腹大笑起來。佩雲，麗麗經他們這樣一笑，自然是復不好意思，紅了臉匆匆回案頭上去。同學們都覺得有趣，楊美玉一人，鐵青着臉，真有些兒氣着發聲。原來楊美玉是個執袴子弟，用錢的闊綽，自不必說，而且生成了一副白淨臉兒，憑着自己的財和貌，追求異性，實在再便當也沒有了，他是頗聰明的一個忠實僕役，麗麗也成爲他的禁衛，誰不知道他們是對未來的鴛鴦，但是自佩雲進了學校，皇后的愛情轉變了方針，她把她所有的熱情，全都灌到佩雲的心裏去，美玉好像是一朵凋謝的花，早被麗麗遺棄在腦後了，你想，偏叫美玉是多麼的難堪，所以一等下了課，便拉着他唯一好友冷劍秋，到僻靜地方，悵悵的道，你這人真可惡，劍秋把邊眉皺在一起，閉眼笑成一條線道，哦，你這人有趣極了，自己愛人被人奪去，怎麼倒來怪我呀，美玉道，你不該向他們這樣扮鬼臉，這樣是拿騙他們的得意，叫我瞧着不難堪嗎？劍秋道，原來如此，你這個人真也笨透了，這樣着急有什麼用呢，美玉忙道，老兄，你替我想個法子，要是能夠把麗麗回過心來，你要什麼，我請家傳什麼，劍秋把大肚子一挺，拍了二下道，算數，勿要擺在心裏，請道這裏，又附耳向他道，我對你說吧，美玉還以為這胖子有什麼妙計了，心裏倒是一陣歡喜，急忙湊過頭去，誰知劍秋輕輕道，一個人最要緊的

是忍耐，終得慢慢兒想法子，着機會行事，將來終會勝利的，美玉道：「還有呢，劍秋一怔道：『還有什麼呀？』美玉急道：『還有什麼話啦，劍秋睜大了眼道：『沒有什麼話了呀？』美玉氣得罵道：『你真是個空心胖子，我瞧你這副神氣，終以為有什麼好法子教我了，誰想你說來說去仍是一些廢話，你叫我忍耐，再要忍耐，生米倒已要變成熟飯了，劍秋笑道：『你這話也太把密司李看輕了，我問你，你和密司李交了一年多的朋友，你在她的身上到底有得些什麼？』美玉一聽，果然不錯，除了握手外，最多也不過擁抱着吻了一個嘴，但是她殷紅的小嘴，本來是我一個人的專用品，現在要被佩雲這小子搶了去，到底叫人有些着急，因道：『那麼你要好好給我留意才好，劍秋點頭道：『這個我自理會得，你還用開照嗎？』兩人說着，各自走開，光陰是很快的，早已是中午了，臨走時，鸞兒叮囑佩雲道：『密司脫倪，不要忘記，下午三點鐘，我在家裏恭候你，佩雲點頭道：『我知道的，靜安寺路，愚園路是不是，』鸞兒道：『不錯，轉角就是，好在門上有我們姓氏的，說時，蓮蓬手分別，佩雲便一路走回家來，不料剛走到亞爾培路時，忽然橫路裏轉出一人，和自己撞了一撞，佩雲連忙站住，定睛一瞧，却是個女子，祇是俯下身子摸荷包，佩雲知道她給自己碰痛了，一時便窘住了，連忙道：『對不起，對不起，他還沒有說完，這女子就站起身來，和佩雲對個照面，兩人極這一瞧，不覺都咳嗽起來，只聽她嘻嘻笑道：『先生，你

個可成事囉？原來這女子就是賣花姑娘，佩雲微紅了臉道：「你可給我緊要沒有？」鍾雅道：「沒有呀，這真太巧了，說到這裏，不知她爲什麼，那粉臉竟一陣陣紅着起來，佩雲也忍不住笑道：「你這時拌從那裏去，怎麼手中是什麼書，佩雲又發現她的手裏，握着一捲雜誌，她扭身子扭了扭，好似十分不好意思，不肯拿出，望着她發笑。佩雲道：「可不好拿出來瞧瞧嗎？」她這就不能不拿過來道：「是本婦女雜誌，纔兒走過舊書攤，瞧個宜買了，佩雲暗想：這女孩倒是個知識份子，因道：「你也識字嗎？」她聽了這話，覺得有些兒不平，便笑道：「先生你以爲貧苦人家的女兒，終是個無知識的吧，雲佩也自悔失言，聽她這樣一問，就愈覺不好意思，連忙道：「你別誤會，我知道，你如果喜歡聽書的話，我倒可以送你幾本瞧瞧，因爲我家是儘多書，她揚着眉兒笑道：「真嗎？那我真要謝謝你了，佩雲在嬉笑時，又發現她臉上有了一件最可愛的東西是別人不常有兩頰中的酒窩，心中更增了一分興趣，道：「我還不會給你，你別誇得這樣快，你這時也回家了嗎？」不知你窩在那裏，道：「在乾婆家，佩雲道：「這可真好，和我回家是一路的，你所說我談談嗎？那廳我們就一同走吧，她點點頭，於是兩人開始在靜安寺路走着，佩雲道：「我很願意跟你這些身世，不知你可以告訴我嗎？她很快的答道：「有什麼不可以，佩雲道：「那麼請你煩煩煩煩，你叫他隨各兒，道：「我姓洪名叫海棠，因爲媽生我的時候，

正在中秋夜裏，飯以自小就叫我秋月，佩雲點頭道：「很有個意思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海鏡聽他問起年紀，倒是一怔，因望他一眼，可是佩雲却並不注意，兩眼低垂望着前面，好像甚很隨便的。因佩雲答道：「十九歲，佩雲忽然回過頭來道：「你好像不是南方人吧？」海鏡道：「正是，我是北平人，去歲纔逃到上海，佩雲見她說話時，臉上已改了面色，當然這是觸目驚心之語，也不能無助於中啊！」佩雲道：「你爸媽都在世？」起嘴對海鏡哼了一聲，又嘆口氣道：「過去的種種，我不願再說……」不過先生你要聽的話，我說給你知道也好，佩雲臉上還是澀澀着憂憤，他沒有說什麼，靜靜的聽她說出下面的一段話來，婿平縣是我母愛的故鄉，我的爸爸洪仁祥，是陸軍軍官學校畢業，在三十八軍二十四師當下任旅團的職，爸爸二十六歲那年和我媽結了婚，第三年就生下我，到我六歲時，就接我上學，就除了其中因為生病在家養病一年，學校生活，倒也熬過度了十個年頭，我也有個弟弟，現在在着的話，大概有十歲了吧，去年五月八日的夜裏，爸爸是在軍部裏，他是每星期回家來一次，所以不在家裏，咱們娘兒三口子正睡得好，突然被隆隆的機關聲響，以下的事，我不再再說，大概你也知道的，總之，炮火響了，我的家，斷送了，爸爸和弟弟的性命，廢盡了辛苦，和母親流亡到上海，上海是寸金之地，咱們既存着命，賣花女似乎是個低賤什麼能維持生活，爲了要活命，要求最後的生存，咱們既存着命，賣花女似乎是個低賤

的名稱吧！但是……這也管不得許多了，佩雲聽到這裏，忙道，這也不見得，能夠自食其力，我終覺得是世界上最神聖，海棠不免又嗤嗤一笑道，可是社會上人的心理，決不是這樣的呀，佩雲自曉得了她的身世，心中更起了一陣敬愛，原來她本是好人家的女兒，因問道：你不是高中畢業了，海棠搖頭道，高中裏終算過了一季生活，大概我是個薄命人，所遭到的境遇，到處都是碰壁，佩雲道：這不是你一個人如此，許多人都受了這難，單拿我來說，何嘗不是同你一樣呢，海棠眸珠一轉道，話說了許多，我還不曾請教先生大名，貴姓啦？佩雲道，我姓倪名叫佩雲，是南京人，海棠微笑道：你南我北，誰也想不到竟在上海相識了，佩雲道，這是件值得紀念的事，從今天起，我願和你作個朋友，不知你能答應嗎？海棠笑道，你似乎說得太客氣，叫我回答什麼好呢？我覺得很慚愧，因為……，佩雲道，不用說了，因為你是個相當有知識的女子，我也不必再來為你解釋，我們年輕的人，第一要有實心眼兒去幹實際的事，將來是福是禍隨臨的，你以為對嗎？海棠點頭道：這話不錯，倪先生真是個難得的好青年，說到此，微然臉兒上紅了，覺得這話太親熱，未免有些不好意思，愈是不好意思，那兩頰愈愈加嬌豔，佩雲聽她執執這話，心中這一快樂，當然是難以形容兩人各的心事，靜靜的連行一截路，彼此都不說話，祇有那合着節拍的步伐，在地上舞着嚶嚶作響，忽然海棠抬起頭來，向在邊上

道：倪先生，我向這邊轉彎了，你呢？佩雲一看，原來已到戈登路口，因道：我向前一直走。海棠道：那麼明兒見，說着，向佩雲彎了一彎腰，佩雲道：慢着，你家離這兒遠嗎？要不我給你叫輛車子，海棠含笑，道：謝謝你，我家已不多遠了，佩雲道：你要聽着，我明天帶給你好了，海棠點頭，佩雲伸過手去，意思是想和她握手，但不知他怎樣一轉念，把手反提到頭頂上去抓一下頭髮，向她說聲再見，方匆匆分別了，佩雲一看手裏已十二點三刻，因跳上人力車，叫快拉到福照路趙公館去，這事情也正湊巧，誰知這時又會遇見她，因此知道了她的身世，原來她倒也是個中學生，半年前的她，是個旅長家裏的千金小姐，但是半年後的她，却竟變成了街上的賣花女，這她那裏又能想得到呢？佩雲坐在車上，心裏一陣一陣的想着，不覺起了無限的同情，因同情又覺得可憐可愛，佩雲一陣子的亂想，車子早已停了下來，因匆匆付了車錢，三脚兩步走進上房，祇見他個正在吃飯，佩雲把書在桌上一放，芝萍笑道：雲哥，你飯又在外面吃了吧？佩雲忙道：沒有，沒有，趙老太因忙喊小翠盛飯，芝萍把坐椅扔過一旁，留出一個空位置，讓佩雲坐下，倪老太道：我們這你又不回家吃飯了，佩雲應了一聲，拿起筷子，就向嘴裏爬，芝萍笑道：餓得好可憐的模樣，怎麼連一句話都不會說了，佩雲聽了嘆了一聲，幾乎把飯噴到一盞，連趙老太和倪老太也笑笑起來，佩雲笑道：萍妹專派我的不是，你又沒問

我什麼，叫我回答你什麼呢？芝萍道，我的話你不回答，這倒不要緊，姑媽和你說話，你怎的總是唔唔呢，佩雲望着倪老太道，媽，你說什麼呀？我真沒有聽清楚，芝萍嘆的
 笑道，那你在想什麼心事，這一句話，倒是說在佩雲的心坎裏，想難道今天臉色果然有
 些和平日不同嗎？要不，表妹怎說我在想心事呢？越老太夫他呆呆的怔着，因笑道，這
 兒和你開玩笑，你信她胡說，芝萍格格一笑，便放下碗筷，到房中洗臉去，佩雲這才放
 心，暗想，原來自己多心，我這表妹眼力竟厲害到如此，一面想，一面也匆匆用完飯，
 拿着書本回到書房，在轉椅上坐下，靜靜又想了二回，忽然站起，走到書房旁邊，打開
 玻璃窗，在裏面揀了幾種婦女週刊，雜誌，文藝創作等，大概十餘本，正想回身，忽見
 芝萍跳着躍進來道，雲哥，你這作什麼呀？佩雲笑道，沒有事，拿出些來瞧瞧，說
 着，去放在寫字桌上，芝萍道，你倒耐心喜歡瞧這些書，佩雲笑道，那麼萍妹喜歡瞧那
 種書呢？芝萍嘻嘻撮嘴笑道，我什麼書都不要瞧，拿這書本就會醒疼的，佩雲忍俊不
 住道，真嗎？那你喜歡什麼消遣？芝萍道，沒有事我喜歡擦天，沒有人搨天，我喜歡
 睡，芝萍邊說邊笑，說完了這幾句話，便伏在桌上笑得直不起腰來，佩雲也天笑，萍
 妹，真是痛快樂使者，這樣喜睡，不是要我個體睡蟲嗎？芝萍抬頭瞋目，眼淚汪汪道，我
 是睡蟲，你自己呢？佩雲嗚呀道，這金線妹自己說的，你問我，我如妹妹一樣的喜

樣，芝萍倒了一聲，又忍不住笑起來，佩雲聽手錶，已經靜點半鐘了，因道：「我記起一件事了，芝萍道：什麼？」佩雲道：「一個同學約我三點鐘到他家裏去，時候就到了，芝萍道：我聽你真也忙透了，一會兒同學請吃飯了，一會兒又約到家裏去，佩雲笑道：我也感到麻煩，但是朋友間的應酬，是很難推却的，說着，便披上大衣，芝萍送出深道：「早些兒回來，別樂而忘返呢，佩雲笑着點頭，身子已跨出了院子，芝萍站在石階級上，却仍還搖着小手兒呢。」

四 酒綠燈紅消魂回豔舞

興酣情醉鸞臂百媚生

跨出了院子，忽然又回轉身來道：「萍妹晚飯我不一定回來吃，姊和舅媽那裏，請代爲說一聲，芝萍道：我知道了，但是你回來時候，要給我帶些東西的。」佩雲道：「你說吧，要什麼東西？」芝萍味的笑道：「我喜歡什麼東西，難道你還不知道嗎？」佩雲笑道：「知道，知道，回頭準給你帶來了。」說着，身子已出了趙公館，坐上一輛車子，急急到舅家裏去，到了慈園路，果然見有座住宅，上面寫着「李公館」三字，他便敲給，祇見門役出來問道：「請問先生看誰？」佩雲取出卡片道：「請你們小姐，請過聲一聲，門役接過卡片。」

，彎着腰笑道，那麼請裏面坐吧，說着，遂在前領路，到了會客室，叫他坐着略等一會，一面高叫玉翠，祇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鬟，走出來道，什麼事？門役道，這位先生是來看小姐的，你去通告一聲，玉翠接過卡片，向佩雲酸了一眼，便匆匆進去了，不多一回，祇聽一陣咕咕的革履聲，從裏面轉出來，佩雲抬頭瞧去，見正是麗麗，因忙站起，麗麗滿臉笑容道，啊呀，密司脫倪有失遠迎了，佩雲笑道，不要客氣，兩人彼此就握了一陣手，門役見小姐認識的，也就自管出去，麗麗道，真難得你請過來，這時玉翠出來道，小姐，請倪少爺裏面坐吧，麗麗聽了，便將手一擺，佩雲不敢冒昧，因道，密司李，請先走，麗麗道，那我不客氣了，玉翠已撤了帳，佩雲遂跨進裏面，却見是個書房擺設，窗明几淨，真可稱是纖塵不染了，佩雲以為這裏便可以坐了，但是主人家儘管向裏面走，自己是不得不跟着走的，大約穿過了好幾個房間，便顯出一灣曲的扶梯，上面鋪着印花的地毯，走上扶梯，便到了一個房間，佩雲還祇跨進一隻脚，就覺得鼻中聞到了一陣細細濃香，心中暗想，她帶我究竟到什麼所在呀，因睜眼向房中打量一週，原來却是個臥房模樣，房中擺設，全是西式傢伙，四壁湖色油漆上，上面懸着幾個金邊框子，裏面都是麗麗自己的影，有全身，有半身，各種姿態，都不相同，麗麗向佩雲嫣然一笑，兩手伸過來，意思是替他脫大衣，佩雲連說不敢，一面自己脫去，玉翠早來接過，

蘭蘭道，請坐吧，佩雲便在一隻長沙發上坐下，玉翠又端一杯熱氣騰騰的玫瑰茶，一面把紫絨的門簾放下，自己便就退出去，佩雲捧着玫瑰茶，喝了一口，房中和外面氣候，好像是差了一個季節，暖烘烘包含着無限春意，原來這時房中還開着一隻電爐呢，麗麗見他呆呆地坐着，一聲不響，因笑着道，地方不清潔得很，你可別見笑，佩雲笑着道，太客氣了，麗麗在圓桌上的烟罐裏抽出支烟，遞過來道，吸支玩玩怎樣？佩雲不好意思推却，祇得站起接了，麗麗又給他添燃着火，佩雲彎着腰迎說對不起，麗麗撲的笑着，叫別儘鬧着客氣，還是隨便一些兒吧，說着，便在櫃裏取出一盒百花糖茶，放在桌上，叫佩雲吃些，佩雲也就不再客氣，遂在桌旁坐下，麗麗又取出兩隻高脚玻璃杯，和一瓶小口大肚的白蘭地，在杯中斟了二盃，佩雲想這位密司麗麗太歐化，我酒是喝不來的，這倒個事倒叫我窘住了，果然麗麗拿起酒杯，向他一舉，佩雲這說不得不站起來，也舉起盃子，就在叮叮一聲兩盃相碰中，大家乾了盃，麗麗微微一笑，握起玻璃瓶要再來一盃，這叫佩雲再也忍不住了，因笑道，慚愧得很，酒量太淺，再喝恐怕要醉倒，麗麗道，我不勉強你，說着自己又喝了一盃，佩雲見她粉臉，本來塗着胭脂，現在就更覺紅暈可愛，兩道水盈盈的秋波，真好像盪盪的起來，她走到窗旁，將綠紗帷幔全都捲上，一面開了電燈，一時房中便顯出醉人紫色的光線，麗麗又扭開了收音機，裏面傳出爵士

音樂的歡聲，她向着佩雲笑着點頭道：請少待一回兒，佩雲也不知道她要作什麼，聽了不下頭，她卻轉入錦屏裏去，佩雲喝了酒，心中不覺興奮起來，且又處身在溫馨的房中，眼瞧着醉人的燈光，耳聽着美妙的音樂，真是樂得不知所云，好像處身在天堂中了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眼前一亮，祇見麗麗從錦屏裏出來，她這時身上，已換了一件絕美的銀紗舞衣，裸着大腿，踏着鍍花草履，兩袖齊肩，那雙圓潤的玉臂，好像粉嫩的花水精兒，胸中奶峯突起，隱約可見，亭亭走上前來，佩雲祇覺幽香襲鼻，一時神魂飄蕩，也不知道怎樣是好，麗麗這時便在房中，跟着音樂節拍舞蹈起來，秋波祇向佩雲，才佩雲到此真是情不自禁，待麗麗舞到身邊，便挽她的玉臂，一手將她纖腰抱住，兩人便在房中變態地對舞，麗麗臉兒任佩雲頰間，吹氣如蘭，佩雲本已醉了，這時更燒得失了神智，胸間軟綿綿的好像貼着兩個饅頭，慢慢的由緩轉快，再由快轉緩，舞到後來，音樂一停，兩人嘴對嘴的吸的一聲吮住了，經過良久，那音樂又起，她何方離開嘴脣，復又舞起來，這樣舞了三次，麗麗早已嬌吁喘喘，氣雲笑道：休息會兒吧，麗麗便把麗麗輪到安眠思上去，佩雲坐在旁邊，望着她出神，麗麗把纖手勾住他脖子，佩雲伏下身子，在麗麗紅潤潤的櫻唇上，早又吻住了，麗麗倦閉了星眼，呼吸是很平均，佩雲祇覺得胸中酥軟利害，清晰可聞，麗麗輕輕道：我愛，你知道心中是多麼愛你呀，佩雲

影即逝，你不該來氣，請醫診，芝萍把雙手攤在笑道：那還有開藥請合藥來藥玩，我是十分歡迎，麗麗道：張天一定來拜候你，請着，兩人鬆了一陣手，方始別去，芝萍回到麗麗，向麗麗道：雲哥，這位李司李長是我們弄來的表親吧，佩雲笑道：你別胡說，同學們得知消息，來看望也是在情理之中，蘇蘇勸賭七搭八的取笑了，芝萍嗤的一聲笑道：無禮的同學不來好備備難是個多情兒，趙老太笑道：萍兒這妮子癡了，你女孩兒家懂什麼，就全嚷出來了，說得芝萍紅暈了臉，在媽媽懷中纏着不依，媽媽，我不要，人家和表哥開玩笑，又裏你來幫助他了，你瞧裏話多得重，儘管笑呢，倪老太道：萍兒，你別着急，我叫雲兒不要笑，佩雲笑道：媽，你這話，難道叫我哭嗎？芝萍向他扮個鬼臉，忍不住又吃吃笑起來，佩雲因叫醫院開了三餐飯，另外又添了幾隻小菜，午後劉院長又來診視了一次，說熱度並未增加，幸虧倪先生身體素強，抵抗力最好，諒不妨事，如果裏回家休養也好，不過最好住在院中，待一星期後，那傷就能復原了，大家聽了，心中方始放下一塊大石頭，佩雲道那廳准在這兒休養一星期，不過要請劉院長極力醫治，能夠早日痊愈就使我感激不盡了，劉院長道：說什麼話，我也知道病人的性最急，但是性急是沒任用的，終要靜心休養，那才會好，說着，又給佩雲換去了胸口的藥粉，芝萍站在旁邊，見藥水棉花上全塗了鮮紅的血，心裏別則的一跳，佩雲揮手，叫芝萍不要

瞞，芝萍眼兒紅紅的，祇好退到趙老太太身邊去，劉院長換好了藥粉，便和看護退出房去，倪老太太又走近來問道，雲兒，你現在痛嗎？佩雲道，我是一些兒也沒有痛，媽，你放心好了，剛才醫生不是說多最多也不過一星期嗎？倪老太太可是晚上要茶要水怎樣辦，我想我陪你在這院中吧，佩雲聽了這話，覺得母愛偉大，真是超過了一切，忍不住含着一眶子眼淚道，媽你不勝擔心，這兒是有看護會服侍的，芝萍奔上來道，姑媽，我瞧還是我和雲哥作伴好了，佩雲微笑道，萍妹明兒要讀書，晚上自己要預備功課，怎麼能夠不作伴，我想萍妹每天下午有空的話，就陪我來擦天，晚上是不用費心了，倪老太太點頭道，就是這樣也好，雲兒以後要好好的是，佩雲點頭，趙老太太恐佩雲乏力，叫他閉眼靜養養神，自己和倪老太太，芝萍遂攜手回家。

七 眷美於花樂門欣跳舞

客不來遠青地伴知音

麗麗出了寶隆醫院，一路回家，祇見二姨秋華，一個子正在吃飯，見了麗麗，便笑問道，已一點鐘了，你飯吃了沒有，麗麗道，還沒有吃過，請着，脫了大衣手套，玉翠忙來接過，拿進房去，麗麗移過一把椅子，便在秋華的對面坐下，玉翠又盛上飯，秋華拿

匙搨湯，瞥眼見麗麗眉緊鎖，默不作聲，慍忍不住問道：「幹嗎今天這樣不高興？」麗麗拿
着筷子，祇管兩碗內挑着飯粒，向小嘴吐送，却不答應。秋華笑道：「我的好姑娘，敢是
受了人的委曲嗎？怎麼已這樣遲了，還不會用過飯，麗麗皺眉道：「昨天這個密司脫倪
，今天忽然受了傷，現在躺在醫院裏呢。」秋華把筷放下，忙道：「什麼？他怎樣受傷？麗
麗道：「我已去瞧他過，他告訴我，是被流彈刺傷的。」華虧傷勢並不緊要，秋華道：「既然不要
緊，你心中又何必不快活？」麗麗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聽他的時候，齊巧他的表妹也在，我
瞧他們神氣，很是親熱，秋華道：「你知道她是在嗎？酸溜溜的醋，因忙問道：「你可是她表
妹多大年紀了？」麗麗道：「她模樣大概十五六歲吧，可是話倒很會說。」秋華嗤的笑道：「這
你就多慮了。」密司脫倪今年二十二歲，那裏會想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媽，麗麗道：「你
別說她小孩子，她是很懂事呢。」秋華笑道：「你這孩子，憑什麼要癡心愛上他，從前那個
密司脫楊，不是也風流美貌嗎，你到底愛他什麼呢？」麗麗笑道：「我愛他性情好，在我的
手裏，覺溫柔得好像一頭綿羊，秋華把纖指在頰上一劃，向她扮個鬼臉，吃吃笑道：「
密司脫楊還不過柔嗎？他給你穿鞋……」麗麗聽到這裏，把筷舉起，作個要打的情勢，秋
華把碗筷放下，早已笑着逃進房中去，麗麗因他匆匆吃完飯，到二姨房裏梳洗，見秋華
躺在沙發上吸煙，望着嘴裏噴出的煙圈出神，麗麗輕輕走近她身邊，嘆的笑道：「七姨

想什麼，是不是爸爸不回來，你鬧着飢荒嗎？秋華一聲不響，便猛可把頭拋入懷中，胸前一陣亂撲道：「你知道我心事，我不呵你癢，麗麗被他擾得癢了，擰着腰肢笑得透不過氣來，一面討饒，一面把粉臉向她懷裏藏去，兩人正在鬧玩，見志家匆匆進來，道：「小姐，有兩個同學來拜望你，麗麗一聽，不知是誰，便攔着秋華的手，急急奔出，祇見樓下來了兩個少年，一個大胖子冷劍秋，還有一個舉着高瓶，光滑頭髮的，正是剛才談話的楊美玉，四人一見，便各搖手招呼，兩人原是熟客，美玉匆匆止住，大家鬆褲手，秋華笑道：「密司脫楊，好久不來了，美玉道：「我時時想來拜望，祇是怕皇后見怪，所以終不敢冒昧前來，麗麗睨他一眼，嗤的一笑，秋華也格格笑道：「這是那兒話，我們小姐天天想你來呢，美玉樂得攙着肩膀笑道：「這話果然真嗎？麗麗道：「我們裏面坐吧，兩人因到麗麗房中，翠玉送上香茗，大家胡亂說笑，劍秋站起，秋華攔他手笑道：「讓他們祕密談一回心，我們到隔壁去坐一回兒，說着，便給他掩上門，美玉見房中祇剩了兩人，因走到麗麗坐的沙發上，並肩坐下，撻了一下手，含笑道：「我的皇后，你現在怎麼常不理睬我了？麗麗回頭笑道：「你叫我怎麼睬你呀，美玉道：「我自從和你結交朋友以來，多承你瞧得起我，時時和你在一起，我是處處的小心服侍，我心裏的愛你，比愛我自己性命還厲害，但是自從懷中來了這個小胖子，你愛我的心就變了，今天我聽他道：

笑道：「那麼我們談些什麼心呢？」秋華笑道：「你這假子，怎麼突然痛了，神神不守，作什麼事，全可以說。那還用討論嗎？我先問你，愛我嗎？」劍秋一怔，連不識人，這怎麼愛同學的媽媽呢？秋華隨道：「我說你愛子，我雖然是醜陋的媽媽，但使你臨臨我年紀，不是和人家差不多嗎？」劍秋笑道：「你幾歲了？」秋華道：「我老實告訴你，還只有三十歲呢。」劍秋道：「你和我同庚，不知你幾月幾日生？」秋華笑道：「三月初三，劍秋你笑話，這壽星是二月初二，齊巧早一天，這真奇怪了。」秋華道：「可不是，你就這壽的壽星了。」劍秋道：「這壽星，是再正當也沒有了。」劍秋道：「不過我和麗麗的婚約，你怎麼算呢？」秋華笑道：「子，誰叫你算賬，你這人又胖又醜，我真正愛你呢。」說着，他撲上去，將他脖子攥住，小嘴在他臉上咬，咬得他喘不住，響得大胖子心膈中，急急便小聲發聲，劍秋正在發狂似的向他撲，兩頰紅通通的，連紅，呼吸便得連連，書，忽然聽得門外響着，秋華正在發狂似的向他撲，急急一身冷汗，連忙推開秋華，秋華也吃了，嚇得忙向門外問道：「誰呀？」秋華道：「王翠口香道：小姐叫你一同到再樂門跳舞去。」兩人因怕開門出去，祇見麗麗在前，美玉在她拿着大衣在後，正從房中出來，四人一見，都羞兩頰紅紅，大家發發一笑，王翠已把秋華大衣送來，劍秋忙接了，各着她們穿止水方才自己換了大衣，這時同三汽車早已時候，四人送王翠，向酒樓樓下的人間，快活去了。

道，你真會說話，我講不過你，這也奇怪，不知怎的我一見到你，心裏就歡快樂起，海棠噙嘴一笑道，你這話可真嗎？佩雲道，我騙你幹嗎？不但心裏覺得快樂，而且傷口也一些兒不痛了，海棠眼兒瞟他一瞟，小嘴擡着道，想這個我不信，我不是醫生，那我就會醫好你的創傷呢？佩雲笑道，不信也由你，確實我的確是真的好了，海棠低頭忍不住嗤嗤笑了，佩雲望着她一回子，又問秋月道，你這些衣服，都是海雲做頭忍不住，海棠道，說起來叫人痛心，六月間逃到上海，身上祇有一套單衣服，這些都是現做的，我原也想做旗袍，但是要往街上去做賣買，穿了旗袍，怕什麼人罵，佩雲道，你既受過中學教育，那麼為什麼不在報上瞧着，招考職員，實在是在陷落男女青年的地獄，比我報上明明登着招考高尚女職員，等你去應考時候，就會使你難堪，憤怒，大失所望，他所謂高尚女職員，原來就是舞女，響導員，按摩女子這一類職業，倪先生，你想，假若出女人狐狸的手段來供給男子的玩弄，這樣所得的代價，不還是我賣花好得多嗎？佩雲聽了這話，把她手連連搖撼一陣，心中敬佩得工不得，不住地點頭道，一面又道，現在我要你賣花的職業也拋了可好？海棠道，一個女孩兒家，本來在街上拋頭露面，被人看輕的，但是為了生活，也是出於不得已的呀！佩雲道，既然這樣，怎麼好？

願意擔負你弟兄兩口子的生活，海棠突然把手反握緊了佩雲的手，臉上顯出驚喜的模樣，叫道：倪先生，你這話真嗎？你騙我，你騙我，佩雲見她馬口脾珠在長睫毛裏轉着，兩頰的笑，一直沒有平復過，想不到自己這樣一句話，竟會引起她這樣的興奮，一時佩雲便忍不住對她呆住了。

八 人兒比月清圓新永抱

倩影當前繾綣兩難忘

佩雲正色道：什麼都可以開玩笑，這能夠誑你嗎？海棠見他認真這樣，說：是決不會騙我的，一時心中不知感激得怎樣才好，竟反而呆呆的怔住了，佩雲道：從眼兒起，你准定再也不耍賣花了，海棠這時忽一下流淚來，佩雲奇怪道：怎麼呢，你哭了，海棠忙把手拍在眼皮下一揉，笑的道：我高興還來不及，我哭幹嗎？佩雲笑道：我可怕你了，海棠聽了這話，把雪白的銀齒，微咬着紅潤的嘴唇皮子，祇願望着他憨憨的傻笑。這時看護拿着一盤飯菜進來，又替他們開了電燈，問倪先生可吃得下，佩雲道：謝謝你，請你再添一客可好，看護答應自去，一回兒又添上一客菜，兩人吃過，海棠便又坐在床邊伴他閒談，佩雲道：秋月，你今晚真不同家嗎？海棠嫣然笑道：我也不會騙倪先生的。

呀！自然不回去了。佩雲握着她手笑道，現在我們可熟悉多了吧？你再不會像以前那樣怕羞了。海棠微紅着臉，瞟他一眼，他又回過頭去，佩雲笑道，怎麼不回頭臉兒來？好好地在說話，怎的又怕羞了，海棠這就更不好意思，背着佩雲嘻嘻的笑，佩雲竟把她的肩兒微微發着，身子還微微地顫抖，可見她是笑得這一分兒有勁，正在床上鬆鬆地拍着拍頭道，你不乏力嗎？佩雲把手遮着眼兒笑道，我真高興得極了，那裏會乏力？祇是我有些兒怕燈光，海棠道，那麼我給你熄了燈光吧，說着，就站起關了電燈，這時窗外便射進一片清光，燦燦今天夜月如畫照在室中，把一切用具都隱隱約約的顯現出來，佩雲叫道，你快來呀，瞧今夜月色多好，海棠聽了，便又走近床邊，祇見對過的玻璃窗外，天空中懸着一個光圓的月亮，對準着床前照射來，院中的樹枝葉兒，被清灑的月光反映，雪白壁上，便顯出一瓣瓣的黑影子，大概是春風吹動關係，那影子也微微的搖動，佩雲頗含有詩情畫意，佩雲握着她的纖手，望着她又指了窗外笑道，秋月呀？你的臉兒是像得那麼可愛，你的光是那麼的皎潔，你的性是那樣的柔軟，秋月呀？你好像是我的心燈，照着我的前程，海棠聽到這裏，眼兒向他睜着，喉嚨裏吐，不覺又吃吃笑起來，佩雲見她烏黑眸眸長睫毛裏轉着，眉兒一擡，牆上的玻璃兒便深深印着，月光照在

他的粉頰上，本來已是塗着胭脂，這更顯嬌媚，白嫩如玉，雙頰因害羞情不覺用手拈她的嬌唇，海棠並不躲避，羞紅着脸微笑，佩雲略低頭去，便在那裡輕輕壓上吻住了良久，佩雲抬起了頭，海棠秋波盈盈的望他一眼，想不覺及佩雲的頭，佩雲輕輕撫着她的手，低聲兒笑道：秋月你放心，我的心眼有海，海棠道：我錯，我錯，佩雲快樂的笑着肩膀道：你這人很好，說到好字的時候，聲音是纏綿的，差不如我不厭，佩雲快樂的笑着肩膀道：真的嗎？海棠不聽，嗤的一笑，佩雲道：秋月我要求你一件事，你聽着聽我嗎？海棠聽了這話，便發瘋着他道：什麼事？佩雲道：你該想，佩雲道：請是求你不要叫我佩雲先生了呀，海棠發的一聲道：那麼我叫我什麼呢？佩雲道：不知我有沒有資格作你的？要不你叫我一聲名字得了，海棠笑道：叫名字怎樣敢？你道你沒有資格作我什麼呀？佩雲本不願意，見他問着自己，因附耳向他低聲道：請手聽我是你的哥哥，但是你自願有這樣一個哥哥吧！海棠低頭輕聲道：你這話不是太狂妄嗎？請你聽我是一萬分的感激，倒是我這樣女子不配作你的妹妹，佩雲聽了這話，一聽真覺得跳起來，哈哈的狂笑，海棠見他突然這樣舉動，心裏倒是一怔，忙問道：你怎麼了？佩雲笑着搖手笑道：我心裏實在太快樂，海棠聽他一眼，忍不住又嘻嘻的笑，天空東的月兒，與海棠同向西移，室中慢慢地入了黑暗，海棠定仍按着電燈，纖手扶着嘴，嘆欠不覺的與海棠同移。

我的肚兒倒有些餓了，請你代明觀看罷。海棠笑道：「不用叫他們，我屏着裏邊備好了，佩雲聽他果然叫自己哥哥，一時真快樂得難以形容。」說罷，見她走到桌邊，遂將兩籠番來的糕包，原來裏面是一罐牛奶和一隻潤麵包，她把小刀放在麵包上面，一片一片的切着，下在盤子裏面，又把牛奶罐開兩個洞，倒在那玻璃杯中，竟熱蒸麵的香噴噴，和了開水，拿隻白銅羹匙，向裏面搨了一搨，佩雲見她作事，不但簡捷，且且處處尋新，在無話中顯露可愛。海棠端着麵包牛奶，笑嘻嘻地走過床邊，笑道：「雲哥，你快肚餓，就請用些兒吧。」佩雲笑道：「你自己不吃些嗎？」海棠在床邊坐下道：「我就陪你吃片麵包，佩雲拿着杯子喝了一口，一面又遞到海棠嘴邊，說：『這你單吃麵包，哪裏不乾嗎？快喝一口。』海棠不好意思却他，祇得就在他手上喝了一口。佩雲喝了一日，暗鬆鬆笑道：「且妹，這林中怎麼這樣奇呀。」海棠笑過頭去，一聞，催着道：「沒有吧？」那裏有香？海棠說到此，忽然會意過來了，便紅着臉，瞞他一眼道：「雲哥，你真不是個好人，說罷，吃吃一笑，身子便逃到西溝裏那面去，待佩雲喝完牛奶，海棠已搖了手巾來，其時壁上噴噴已敲了十二下。海棠道：「睡候不早，雲哥，你快睡吧。」佩雲道：「你呢？」海棠手裏揉着眼皮道：「我也睡了。」這兒沙發上不是很好嗎？佩雲道：「沙發上沒有被兒，要了寒風不是玩的。我睡你就在我腳後頭睡吧。」海棠做咬着嘴唇，腳尖在地上劃着圈子，沉思了一回，面帶歡默。

地不語，佩雲笑道，你「算站一夜嗎？海棠睡去之後，笑道：「那麼我就和衣躺下，同兒吧。」佩雲把自己身子靠進床的一旁，留出半張床的地位，海棠羞羞答答的跳上床來，天磨了鞋子，佩雲見她穿着一雙湖色的紗襪，瘦怯怯的不大不小，惹人憐愛，她兩手理着雲髮，又打個呵欠，便把身子慢慢躺下來，佩雲拖出一半被兒，輕輕替她蓋上，同他說話，晚安，便背着她，臉朝着裏面靜靜的睡去，人生的聚合本來是偶然的，但是在偶然之中，却往往會變成固然，佩雲自見了海棠，腦海裏就印上了一個影象，因此就鬧出今天的要傷，佩雲做夢也想不到，今夜是會和一個賣花女睡在一起，祇爲了一夜的勾留，兩人一縷情絲，就牢牢的縛着，因此又引出下面曲曲折折的故事，一綫曙光在黑漫漫的長夜裏破曉。京方的朝陽，已向地平線上升起，陽光暖煦和和的從玻璃窗外射進房裏來，是包含着無限的春意，佩雲靠在床欄上，眼瞠着睡在一旁的海棠，臉上透出一絲微笑正在靜悄悄的閃爍，忽聽海棠嘆了一聲，纖手向兩眼揉了揉，從床上起來，兩臂向上，伸伸，揉揉，個呵欠，見佩雲已經醒來，便嘆了一聲笑道，你多早醒來呀，我這真覺好睡，昨晚我擠得不得眼也，佩雲微笑道，我醒來也祇有一回，海棠跳下床來，換了鞋，又打連一下雲髮，把熱水瓶的水傾在盆內，給佩雲洗臉，然後自己也洗了臉，佩雲見她睡未醒，臉粉，但是她那張臉蛋兒，生感是雪白粉嫩，真好像吹彈得破，因忙問道，秋丹，你睡得好

海棠便走近來道：叫我幹嗎？佩雲却不說話，望着她，是瞧，海棠倒被他瞧得不好意思，噙的笑道：你可不是癡了，我給你喝藥水，說時，身子早又回過去了，把藥水倒了，服侍佩雲喝下。海棠道：你餓了嗎？佩雲道：回頭看護自會送點心來的，海棠道：那麼我回家瞧瞧去，等會兒再來看你，佩雲道：你也同吃了點心去吧！時候還早呢，海棠道：我沒有餓，佩雲招手道：你過來，我跟你說話，海棠走近床邊，佩雲一手將她攔住，一手在枕下又抽出一張五拾元票子，塞到她手裏，說道：你往後不用賣花了，海棠道：昨天你給我的，還儘多着，你留着吧，佩雲道：你不用客氣，祇管拿了去，海棠就老實收下，便別了佩雲，一路回家來剛走到霞飛路的時候，忽然迎面走來兩個西裝少年，一個大胖子，一個和佩雲差不多，手中都挾着書，邊談邊走，因為海棠低了頭，心裏祇管想着佩雲對自己的好處，所以也不去顧到旁的，大家不注意，三人竟撞了一下，把那少年手中的書都撞落一地，原來這兩個少年，一個是冷劍秋，一個正是楊美玉，兩人昨天和麗麗秋華在百樂門狂歡了一夜，心中十分快樂，這時兩人匆匆的正到學校裏去，一面邊談着昨夜得意的情形，不料竟和海棠相撞一下，當時美玉忙向海棠一瞧，暗想：倒是一個挺好的人，海棠紅着臉，忙說碰對不起，一面將書拾起來還美玉，美玉呆呆瞧着，一時也忘記了接他，倒是劍秋哈哈笑道：不要緊！不要緊！一面代美玉接過書來。

低了頭極急忙匆匆的又走了，美玉却還呆呆的望着，劍秋拍着他的肩笑道，你這人癡了，一個鄉下姑娘，也值得這樣仔細瞧嗎？我看你的靈魂差不多也要給他帶去了，美玉回過頭來，把大姆指一豎，說道，你不要說他是個鄉下姑娘，要是給他好好一打扮，哼，真是個了不得呢？劍秋笑道，你這人的心眼兒就不好見一個愛一個，無怪密司李要移愛到佩雲身上去，美玉道，你別胡說，我也不過這樣說罷了，劍秋說，現在趁着佩雲在醫院裏，你快快一心向麗麗進攻，不要再操別的野心了，昨夜麗麗對你，不是仍舊很熱情嗎，這個機會是不能錯過的，美玉笑道，這我自理會得，你不用代我操心，劍秋哼了一聲笑道，這時又說得嘴硬，回頭別人家要是不理你，你可又急得屁尿直流來找老冷商量了，美玉不覺笑起来道，別多嘴，我們快上校裏去吧，兩人到了校中，剛巧敲上課鐘，麗麗却還沒有到，美玉道，怎麼她沒有來，劍秋道，他一定睡得忘了時間，今天一定遲到了，果然敲第二課鐘的時候，方見她蹦蹦進教室來，美玉迎過去笑道，你怎麼這樣遲到，想來一定在看望佩雲了，麗麗啞的笑道，我自己睡都不會睡暢呢？那有工夫瞧他，美玉笑道，今天我想再約你到揚子去，不知你能答應我嗎？麗麗睜珠一轉，笑道，很好，你午後仍到我家裏來好了，美玉一聽，萬分歡喜，一等放了學，美玉又向麗麗道，我二點左右來瞧你，你千萬別失信，麗麗點點頭，便各自分開，麗麗暗想，今天我呀

叫你上個當哩！她卻並不回家，一路到寶隆醫院來，走進病房，祇見佩雲正在吃飯，一見麗麗，便放下飯碗，叫道：密司李你沒有用過飯吧？麗麗脫了大衣，一面走進床邊，笑嘻嘻問道：你的傷怎樣了？佩雲道：謝謝你，我也好多了，你從校中來嗎？麗麗點頭，佩雲便忙叫看護向院內添客飯，一面又向麗麗道：真對不起你，叫你天天來望，麗麗含笑，道：我是順路的，你說這話就太客氣，佩雲見她柔情密意，無限嬌媚的姿態，一時想起前日和她飯酒點舞，擁抱接吻，心中不覺一動，臉上就微紅起來，這時飯菜已來，佩雲因道：這兒叫不出什麼好菜，就馬虎些吃一口吧，麗麗味的笑道：你還說這話，我好像不是來望你，是專門爲了吃頓飯似的，說得佩雲也忍俊不置，兩人飯畢，麗麗便倒了熱水瓶裏的水，揮手巾給佩雲，佩雲瞧到她的動作，一時想起海棠，心中就覺有種感觸，所以麗麗拿了手巾遞給他，他一些兒也沒覺得，祇管呆呆的瞧着她出神，倒把麗麗瞧得既不好意思，且又奇怪起來，忍不住向他哧的一聲笑出來來。

九 活潑天真無形警醋女

風流浪漫巧計引遊蜂

麗麗笑道：咳，你怎麼啦，儘瞧着我幹嗎，佩雲聽了這句語，方才恢復他原有的知恥，

心裏你不是海棠，我怎好意思叫你捧手巾就喇呀了一聲，連連說道，謝謝你，謝謝你，這可好了，密司李，你自己先擦吧，麗麗把身子一扭，笑道，你又來一套，快洗吧，別冷了，佩雲祇得接過道，倒叫客人來服侍主人，這真太笑話了，說着，便擦了臉，雙手交還麗麗道，對不起得很，手巾要不換條新的，早晨萍妹剛替我拿來，麗麗笑道，不用換，這條不也是一樣的嗎？說着，便走到桌邊，把頭低下，口手巾在面部上整個的擦了一回，然後又擰了一把，擦乾水漬，拿出黑漆皮匣裏的粉盒，對着小圓鏡，輕輕地拍着，佩雲瞧她洗臉的情形，心想，不知她本是個胸無成竹的人呢，還是表示她和我特別的親熱，不管她怎樣，她這樣的對待自己，終使我感激的，佩雲這樣的想着，麗麗早已梳妝完畢，走到床邊坐下，向他微笑道，密司脫倪，你這人一定有些不誠實，佩雲聽她突然說出這話，心中倒是一怔，因忙道，你這話怎講，難道我有什麼欺騙你不成，麗麗道，並不是，因為你太客氣，未免帶有些兒虛偽，虛偽就是假面具，戴假面具的人一定不誠實，佩雲見她這樣解釋着，忍不住笑道，你這話未免太苛刻了，那麼你叫我怎樣才是，麗麗道，第一不要太客氣，不過話又得說回來，也許像我這樣的人，還夠不到和你交朋友，佩雲忙道，這是那兒話，我可真要難為情死了，麗麗味的笑道，那麼我問你，你可要老實的答覆我，佩雲道，很好，你問吧，只要我知道是沒有不回答你的，麗麗把

纖手向額間輕輕一敲，笑道：叫我先問什麼好呢，佩雲格格笑道：你問題還沒想出嗎？不要太爲難我呢，麗麗眸珠一轉，笑道：我隨便問一句，你的表妹密司趙幾歲了，佩雲見她想了半天，却問出這句話來，忍不住好笑道：她嗎？年紀正小哩，還只有十五歲，麗麗道：她在那裏讀書，佩雲道：在黃江女子中學，麗麗道：她很聰敏吧，我瞧她很替你關心，佩雲見她微咬着嘴唇，話中似乎帶有些酸素作用，心想：難道你也真的愛我嗎？否則又何必要你問這些呢，因笑道：萍妹她懂得什麼，她是一味孩子氣，我祇把她當作小妹妹看待，麗麗聽了哧的一笑，秋波凝視着他，不語，佩雲道：昨天萍妹見了你，她還對我說，密司李這人很好，麗麗聽了，忙問道：這話可真嗎？佩雲道：誰騙你，她還說……說到這裏，頓了頓，極惹惹的大笑，麗麗知道他一定又要取笑自己了，便捫着兩耳笑道：你不要加作料吧，我可不願聽你這些話，兩人正在說笑，忽見芝萍匆匆的奔進來，手裏還挾着一包東西，佩雲見了笑道：說起曹操，曹操便到，萍妹，你這時打從那裏來，芝萍見麗麗坐在床邊，因也不及回答，先向她招手道：密司李纔來嗎？麗麗忙站起，握着她手，笑着點頭道：不多一回，你在買什麼東西，芝萍把手中紙包，向桌上一放，又向佩雲一努嘴道：雲哥被人刺傷後，連書本子全都找不到了，今天我從學校出來，先回到家裏，和我媽媽說了，便到四馬路去，把他書本全都配齊了，佩雲忙道：哦，萍妹

在替我配書嗎？芝萍道，一共配四本，大概不會錯的，你妻不要瞧瞧？佩雲道，不用瞧了，回頭你給我帶轉家去好了，芝萍沒有回答他，自管和麗麗笑道，噢，你站着幹嗎，請坐吧，佩雲笑道，不錯，你們兩位不妨談談，密司李是很和氣的，麗麗回眸一笑，便同芝萍坐在床前的沙發上，芝萍道，密司李，香煙抽嗎？麗麗道，我不會的，你別客氣，芝萍道，我聽表哥說，密司李爲人很是熱心，代人家作事，是沒有不盡力的，我是十分欽佩，很想和你結個朋友，不知你願意嗎？麗麗笑道，承蒙你瞧得起我，要和我作朋友，我歡迎都來不及，但你說得我太好了，倒叫我有些兒難爲情呢，芝萍吃吃笑道，你難爲情幹嗎？麗麗道，你給我戴炭簍子，我不難爲情嗎？說得佩雲也忍俊不置，芝萍笑道，密司李，你現在既然歡迎我做朋友，但你日後可別怨，麗麗一怔道，這是什麼話，芝萍道，我這個人別的沒有什麼，祇是太喜歡纏人，學校裏幾個姊妹，每天終要說我一句淘氣，那麼將來我纏起你来，你不是要說我淘氣麼，麗麗一聽，暗想，她真是一片天真的孩子氣，因忍不住笑道，我喜歡人家來纏我，那我還會來怨你嗎？佩雲插嘴笑道，這樣說來，你們兩人正是一對好朋友，大家忍不住又格格笑起來，麗麗在這裏談談笑笑，把個楊美玉早已丟在腦後，美玉却一到兩點鐘，就興匆匆的到麗麗家裏來赴約會，他一到李公館，便見她二姨娘迎出來笑道，密司脫楊，今天這個胖先生沒有來嗎？美玉

道，密司脫冷另有別的事，沒有同來，密司李在家嗎？秋華陣珠一轉，點頭笑道，她在房中睡午覺，我伴你進去吧，美玉想，我也早知她在家等我了，就跟了秋華，走到隔壁的房中，秋華走到床邊，假意笑道，這妮子真嫩得不得了，麗麗，你的朋友來望你了，說到此，忽啊呀道，這妮子又到那裏去了，說着，便回頭笑道，你且坐一回，也許她在浴缸裏洗澡呢，美玉在沙發上坐下道，不要緊，密司林，你不用去催她，秋華假點着頭，一面便取了支煙捲，遞給美玉，又給他燃了火，美玉連連笑道，秋華，他一眼笑道，你這樣客氣幹嗎，說着，便在他旁邊坐下，又拍着他肩膀叫道，密司脫楊，我問你一句話，你要老實的告訴我，那麼我日後可以幫你一點忙，美玉忙道，密司林，你這話問得好不明白，我既不知你要問什麼，而且我也沒有什麼事要求人家呀，秋華笑道，你到底是不真心愛麗麗呀，美玉道，這個我可以宣誓，是真心的愛她，秋華道，那麼她是否答應你的愛她呢？美玉頓了一頓道，這個我不敢說，她實在還沒有確實的答應我，秋華道，你知道爲什麼不答應你嗎，美玉道，我沒有知道，請密司林告訴吧？秋華吃吃笑道，現在你可不是有事要求我了嗎，美玉笑道，原是我說錯了，你就告訴我吧，秋華道，她和你們校中還有個姓悅的，不是要好嗎，美玉恍然道，對呀，這小子真可惡，麗麗她本來是很愛我的，後來被這個姓悅的不知怎麼一引誘，她就慢慢不睬我了，秋華笑

道，不過昨天嬾對你不是仍很熱情嗎，你要是不管一切的追求嬾，最後勝利，也許依舊是你的所有，美玉聽了她這樣說，靈機一動，便忙問道，密司林，你能不能夠幫我一點忙呢，要是我和密司林成了：那我心中是多麼的感激你呀，秋華哧的一聲，望着他道，要我幫忙嗎，也可以的，不過你得依我一件事呀，美玉道你說吧，我如可以依得的，是決沒有不依你的，秋華瞟他一眼，望着他嗤嗤的笑，美玉奇怪道，怎麼不說出來，那叫我依你什麼好呢，秋華道我對你說，我要不幫你忙，如果答應幫你忙，就可以立刻見救，美玉聽這話，心裏真是十分快樂，因忙向秋華一個鞠躬道，果然能夠如此，我是決不會忘記密司林的恩惠，秋華笑道，你現在且慢謝，我去一回就來，說着，便立刻走到外面去，不多一回，祇見秋華手裏拿着一瓶「密司克」酒進來，在桌上拿起一隻高脚盃，滿滿的倒上一盃，背着美玉，在盃中又放下一包藥粉，回頭向美玉望來，祇見他呆坐在沙發上出神，却並不注意，秋華暗暗喜歡，把盃子放在桌上，回身又把房門關上，便走近美玉身旁，向他低低說道，密司脫楊，你道麗麗在那裏洗澡，就在後面的一間小房中呀，我告訴你，你且先把桌上的那盃酒喝了，助一助興，壯一壯胆，等在外面，待我先進去勸她，你如果聽見我在裏面叫你一聲，你便大胆而行事好了，美玉聽她想出這個法子，倒覺有些兒難為情，因搖頭道，這個不行，萬一密司林撞起來，這真不是玩的。

呢，秋華道：「你也太胆小了，有什麼事我一手包辦，美玉搥手道：「你的意思我原很感激，而且我也非常快樂，但是只怕她翻了臉，可怎麼辦，秋華道：「由我好了，我老實告訴你，如果不先下手，將茶給姓倪的奪去，你可別氣苦，美玉被她這樣一說，便下了兩個決心道：「那麼準定這樣，可是一切還要你幫忙才好，秋華笑道：「我理會得，你放心好了，說着，便把桌上的那杯酒拿起，向美玉嘴裏一口倒下，一面向美玉笑道：「我進去了，你聽着我叫你吧，美玉答應，便眼瞧着秋華向後面房間進去，約過了三分鐘後，美玉的身子就覺得有些兒異樣，而且眼前模模糊糊的顯出了許多美人的臉龐，奶峯，髻兒，……一切女人所有的誘人肉感，好像都在面前陳列着，美玉兩頰是熱得厲害，心頭的跳躍，好像小鹿般的亂撞，他嘴裏是乾燥得不得了，隨手把桌上的一瓶「司克」，一口氣骨都都的統統喝下肚子，一時那頭腦便暈得天轉地旋起來，正在這時，忽聽秋華在裏面叫道：「密司脫楊，請進來呀，美玉一聽，心中樂得不知所云，便跌跌撞撞走到門邊，祇見有一個小小按鑰匙的孔洞，他便先用眼去張望，祇見裏面小小一間燈光通明的浴室地上四面全鋪着白瓷磚塊，一隻白瓷的浴缸內，果然坐着一個雪白粉嫩的美人兒，背向着外，好似正在拿手巾洗着，美玉這時心頭的跳躍，幾乎要跳到口腔外來，他便忙把外衣脫了，猛可的推門進去，待美玉走進浴室時，裏面的燈光早已熄了，大約有了兩個鐘點那

麼久，祇聽戶月的一聲，門開處祇見美玉偃着秋華從浴室裏走出來，兩人的面頰是熱辣辣紅紅的，美玉微笑道，密司林，你的手段太厲害了，我終究上了你的當，秋華嘻嘻的一笑，睨他一眼，又把手向他臉上擰着，嬌嗔道，你這話怎麼講，究竟是我上了你當，還是你上我當呀，美玉道，到底是你便宜拿去了，秋華道，你這人說話太奇怪了，我便宜什麼，我好好在浴室裏洗澡，你大胆闖進來欺侮我，我慈悲為懷，可憐你是個年輕人，不來責怪你，怎麼倒反說我便宜，美玉笑道，你的嘴厲害，我那裏還說得過你，那麼我既已什麼都答應，你到底也要幫助我成功的，秋華笑道，我幫助你也容易，但是你不能忘記我的呀，美玉道，我當然不忘記你，美玉又笑道，我真的問你，密司李今天沒回來嗎，秋華笑道，她午飯也沒有來吃，美玉道，哦，原來你存心要捉住我，誰得我真好像，秋華忍不住格格笑個不停，這時差不多已黃昏時分，室中已點了燈，秋華吩咐玉翠到廚房做上四隻下酒小菜，一面又拿瓶葡萄酒，說給美玉提神，兩人正在喝酒，忽見麗麗咯咯進來，秋華看見，便站起笑道，司脫楊等了你好半天，倒叫我來代替你作主人呢，美玉也笑道，密司李，你這個當上得我真不小，你在那兒呀，麗麗一面笑響了，一面便在桌旁坐下，謔道，我在路上遇見一位舊同學密司夏，她硬拖我到她家裏去玩，所以失約了，好在有我一燒作代表，你們也不寂寞呀，麗麗原是無心，兩人聽了以

後，都忍不住臉上現出紅暈噙噙的笑，這時玉翠又添玉碗筷，三人談談喝酒，那邊病房中的佩雲，自送麗麗和芝萍回家，這時海棠亦已珊珊而來，兩人細語嗚咽，笑聲鶯鶯，也正在一個郎情如水，一個妾意如綿哩。

十 惆悵前塵不堪重回首

曾經滄海感激至無言

一個星期日的下午，在福照路禮公館門口，站着年輕的男女兩人，女的笑盈盈道，雲哥，你纔好了不多幾天，身子還不會十分復元，你要早些兒回家才是，原來這兩人正是佩雲和芝萍，佩雲住院一個星期多，日夜承海棠殷勤服侍，因此對海棠的身世，更起了一種愛憐的同情，在心上也就嵌着一個深刻的印象，趁着今天星期無事，就決意到海棠家去探望，可是他多情真摯的芝萍表妹，因他才好了些，便向他殷殷叮嚀着，佩雲握着芝萍的手，感激地道，我自理會得，萍妹，你放心好了，說時，跳上人力車，向右一指，那車夫就向前直拉，好在福照路和戈登路原隔不了多少遠，不多一回，早已到了眼前，佩雲下車付去車資，找到淑賢坊，向十五號敲門進去，祇見客堂裏搭着舖板，旁邊坐着幾個男子，板上放着衣料，低着頭一針上一針下的縫紉，天井裏一個十三四歲拖鼻涕癩

病頭的學徒，氣呼氣呼正在拉風箱搗熨斗。見了佩雲，還道主客來催衣，站起身來，拉看袖子揩鼻涕，一面道：先生，拿衣服嗎？卻傳出去了，佩雲忙搖頭笑道：不是，不是，請問你這兒有沒有姓洪的房客？那學徒想了一回，又去問裁衣匠，那知裁衣匠，却是個借米錢，還是裏面有個人聽見了，便走出來問道：是那家呀？佩雲見出來的是個五十左右的婦人，臉上雖相當憔悴，却是顯出慈和可親，佩雲暗想：這人大概就是海棠的媽了，因搶步上前，這兒，有沒姓洪的？那婦人道：先生你找那個呀？佩雲道：是洪家索，那婦人哦了一聲，又向佩雲打量一回，笑道：你不是倪先生嗎？佩雲想不會錯了，因忙答道：在下正是，這位老太太想是海棠的媽了，洪老太太笑着忙讓佩雲到樓上坐，說秋月正在樓上沒出去，原來她們租的是間亭子樓，當洪老太太推開房門讓佩雲進內，却見海棠背坐着桌邊，似乎在哪什麼書本，聽見皮鞋的聲音，她便站起回過身子，一見佩雲，臉上頓時顯出驚喜模樣，兩手攏着桌沿嘆了一聲道：倪先生你怎麼會到我家裏來呀，佩雲沒頭沒腦的給她問了這句話，倒是呆呆的怔住了，海棠也覺這話不對，在把一隻破燈子用衣袖抹了一下，笑問佩雲道：你快請坐，啊呀，屋子裏辦得不成樣兒，佩雲坐下，海棠又忙着倒茶拿煙，因為自己家裏娘兒倆都不吸煙，那煙捲當然是不會備，海棠本想叫媽去買，佩雲道：你別忙，要不我回頭就走，海棠笑道：你要不來，來了我就

不讓你走，佩雲笑道：「那麼你不用客氣，我煙是不抽的，說着，拿起杯子喝口茶，房中只有二隻燈子，海棠也佔去了一隻，那洪老太太是藏好坐在床沿邊，海棠掩了嘴微微笑，大談不離語，房中好像是特別的靜，洪老太太就這樣開口道：「倪先生，上次爲了秋月的事，累了你受了傷，這真叫人心裏不安，又蒙你屢次幫助我們，這叫娘兒倆不知怎樣感激你好，佩雲望着海棠一眼，見海棠也正在向自己瞧，老太太這一些兒原算不了什麼，現在人的心，都是填的麥，那天秋月被人家包圍着胡鬧，我若不幫忙，那也變成沒有心肝的人了，洪老太太嘆口氣道：「真也料想不到我會要秋月到街頭去賣花來養活我，世界的變遷原不可捉摸的，這次日寇槍火毀我們的家鄉，炮下犧牲了她的爸爸和弟弟，我洪家就這樣完了。佩雲道：「這是一場莫大的浩劫，不知犧牲了多少人的頭顱，奔流了多少人的熱血，……海棠道：「媽媽，你別傷心，遭劫的人正多着哩，但我們需要生存，不管環境多惡劣，我們必需艱苦搏鬥下去，……佩雲道：「秋月這話對了，洪老太太破涕笑道：「人心不死，往後終有好日子過的，倪先生是南京人嗎？佩雲道：「是的，我也只有去年才到上海，洪老太太道：「你們老太太身體好，佩雲點頭微笑，洪老太太和佩雲談了一回，便自站起身子往樓下去，佩雲望着海棠道：「好多天不見你了，你出來玩過嗎？海棠搖頭道：「一天到晚坐在家裏，不是瞧一回書，就是幹一回兒活，佩雲道：「今天我到你家來，覺得

很不好意思，海棠微咬着嘴唇，忙問道，這是什麼話，佩雲道，不是有些兒冒昧嗎？海棠道，他一眼道，歡迎都來不及，祇是像鴿籠一間大的屋子，怕你下次就不喜歡來呢，佩雲道，地方小是沒有關係的，祇要收拾得清潔就好，現在你瞧這屋子中，一些兒灰塵都沒有，可見得你……海棠嗤嗤一笑道，可見得我怎樣？佩雲笑道，被你一問我的話兒又咽下肚子去了，海棠吃吃的笑彎了腰，佩雲道，你媽想着從前事，心裏很難過吧，海棠聽了，便停了笑，眼珠一轉道，可不是，我媽的人是瘦得真可憐我勸媽想開些，可是她老人家終常常的嘆氣，但話又說回來，這也難怪她的，從前住的舒適，吃的好，天天不用做事，四點一敲邊，咱姊弟放學回來，媽終預備好點心，笑嘻嘻的一塊兒吃，或是一塊兒玩，現在爸爸弟弟都沒了。這叫媽怎能不傷心，海棠說到這裏，眼皮兒一紅，嘆口氣低着頭，佩雲也很替他難受，海棠抬頭，手背揉着眼睛，回身把桌上的一本照相簿拿來，向佩雲道，你瞧我媽這裏多胖，佩雲聽了，便站起來接過，兩人並了肩看，翻開第一張，是十二寸大的照片，裏面一處小洋房，圍圍一個花園，旁邊一行秀娟的字，寫的是我們家的全景，翻開第二張，是一個五十左右的軍裝男子，兩眼炯炯有神，嘴上留着一撮短鬚，軍服上挂滿着大小徽章，旁寫我的爸爸，隔壁是張老婦人照片，臉上堆滿笑容，果然豐饒得很，海棠揸揸道，這是我媽，還是前年拍的照，一共也不到兩年，媽好像

換一個人了。佩雲道：「這是心病呀，要媽再像這個模樣，除非能夠恢復她原有的健康。」海棠搖頭嘆道：「也許今世是再不能夠了。」佩雲望着她道：「這也說不定，我們只要有個希望，將來也許還有這樣一天。」海棠聽了，紅暈着臉兒不語，佩雲遂又翻過一頁，這時雖沒有電閃，但祇覺得眼前一亮，原來裏面是一個少女，身穿百蝶絨旗袍，腳着黑漆革履，兩袖齊肩，那兩條白胖的玉臂，真好像嫩藕一般，頭上的雲髮好像水波浪那樣鬆曲，右邊髮兒正覆在眉毛的上面，兩隻滴溜圓的眼珠，盈盈欲活，頰上笑禍兒深深的印着嘴裏微露出一排雪白整齊的牙齒，站在一枝柳樹的底下，一手攀着柳絲，那窈窕的嬌軀，臨風獨立，笑意生春，這副得意嬌憨的美態，真叫任何人晃了也覺可愛，佩雲仔細一瞧，這少女不是別人，正是站在自身旁的洪海棠，便回頭又向海棠望了一回，笑道：「這照片是你的吧？海棠露齒一笑，凝視着佩雲點頭道：「想起從前的事像做一個夢。」佩雲道：「現在要這樣也不難，海棠却不理會，向佩雲道：「這張照片是爸爸親自給我拍的，這我永遠也不會忘記，佩雲再看後面，是個十一二歲的孩子，身穿西服，容貌和海棠很像，這便是她的弟弟。」海棠道：「我弟弟如果在着，媽就不會這樣傷心。」雲哥，你沒知道，我的弟弟真聰敏呢……往事是不能想樣的，想起來什麼事都會使人傷心落淚，說到這裏，又低下頭去擦眼淚，佩雲抽出一方帕兒給她，輕輕的道：「月妹，過去的事別想了，我們要求

現實，祇要我們心眼兒好，將來終有幸福的。子海棠微微掉頭，兩手按在他的肩上升和的目光是含有無限溫情和感激，凝視佩雲，眼眶裏湧出一滴淚來，佩雲替他拭去道，好好兒的別傷心，我們家鄉雖然被毀，但終有給我們恢復的一天，祇要我們人在，就什麼事都不怕，我們真要感謝上帝了。海棠聽他這樣一說，也不覺破涕為笑，織着他西服上的紐頭彎首低垂在他的胸前，佩雲見她柔順得像一頭馴服的綿羊，便伸手撫着他的髮兒不語，默默地溫存一回，室中是包含着無限的春意，正在這時，忽見洪老太推門進來，手中拿着一包東西，兩人一見，慌忙離開身子。各人臉頰都蓋上一層桃紅，海棠眸珠一轉笑道，媽，你在買什麼呀，洪老太微笑道，買些兒瓜子，倪先生儘坐着，不懶氣嗎，佩雲忙道，這可好了，又叫老太太費事，海棠向桌上抓過一把，交給佩雲，他一眼笑道，不和你客氣也就不用裝盆，這樣吃些兒得了，佩雲放下照相筒，兩手接過，祇望他噙噙一笑，却不回答，三人在房中靜靜嗑瓜子，佩雲一瞧手錶已有三點左右，因向洪老太道，老太太，我想和秋月出去一趟好嗎，洪老太道，早些兒回來，海棠道，你叫我到那兒去，佩雲笑道，去散回兒步，海棠道，我這個樣兒怎能和你一同出去，在路上要是被你朋友瞧見了，不損了你嗎，佩雲聽了這話，不高興道，秋月你這話不該，海棠格格一笑，便熱挽着佩雲道，那麼我們走吧，佩雲見他這樣天真，因便向洪老太作別出來。

，佩雲笑道：「剛才被你媽瞧見，真好難為情。」海棠嗤嗤一笑，又擰他一眼，抿嘴笑着不語。佩雲道：「你同我出來，你媽會不會說話，海棠搖道：「不會的媽說只許我和你一個人作朋友，佩雲心中蕩漾一下，笑道：「這話可真嗎？海棠道：「我騙你幹嗎？兩人說時，已到店裏，在一家汽車行叫了一輛車子駛到南京路去，海棠奇怪道：「你把我帶到那兒去？」佩雲笑道：「你別問回頭就知道了。」汽車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門前停下，兩人下車，佩雲攆着她進商場裏，這時衆人一見這一對服裝差別情侶，個個注意，向他們瞧了一眼，海棠頗覺不好意思。佩雲却偏緊偎着她身子，兩人先到綢緞部，佩雲問她要什麼料子什麼顏色，自己挑揀，海棠方才明白他伴自己出來的原因，心裏真感激不知如何是好，便道：「我不能太化費你的錢。」佩雲笑道：「又不是你要求我，全是我自己情願，你心裏又何必不安？」說着，遂叫職員把時式最新鮮的衣料取出，海棠祇揀了一件茶綠絲絨和一件妃色軟綢衣料，佩雲道：「你不要了嗎？我再替你揀幾件，說着，遂又揀了一件湖色香波綢，桃紅百蝶縐，佩雲再揀時，海棠阻止道：「的確不要了，這些儘夠，佩雲遂又有了粉紅軟緞褲料和洪老太太衣料，一面又到鞋襪部買了兩雙高跟，兩雙平底，一打絲襪，在內衣部又買了兩件襯衣，凡女子應用的用品，都無不買到完備，海棠道：「算了罷，已經化費不少了，佩雲道：「別忙我們再到三樓去一趟，兩人到了三樓，海棠見她陪自己到大衣部

定製一件羅絲絨大衣，和一件紫紅呢大衣，選擇齊齊，時候已經五點多鐘，佩雲進去，我們二樓茶室去吃了飯，再回家吧，兩人到了茶室便揀了一桌坐下，佩雲叫侍者拿四十五元的客飯，佩雲拿了茶壺，替她篩了一壺，海棠心中暗暗盤算，今天一共要出到五千多元，心中既感激又覺自己不該，便輕聲道：「哥哥，我總覺太對你不起了，佩雲忙道，月妹，你別說這話，我量自己的能力，決不對我有什麼妨礙，那你終可放心了，海棠聽了這話，感激得又流下淚來，佩雲却不理會，笑道：「月妹，你們樓下是成衣，你回家就可以叫他去做，那歷再過數天，你不是可恢復了像照相上一樣嗎？我對你說，你明天自去揚了髮，過幾天我再送你，海棠低了頭沒有回答，這時飯菜端來，兩人匆匆用過，佩雲遂又叫輛汽車，先送海棠到家裏，再叫車夫開到趙公館去。

十一 窮且益堅 榜徨志備

誓無二心 生死願同衾

這幾天裏佩雲一心一意的替海棠買衣料啦，定大衣啦，還備把她恢復原有的環境。海棠心中自然是萬分的感激，這天她回到家裏，洪老太太見她手中大盒小盒的提了一大堆，因忙問道：「月兒，你手中拿的什麼東西呀？晚飯有吃了沒有？倪先生呢，海棠把一大堆物齊，放在桌上，一面笑着道：「媽媽，我門客外面吃過了，你吃過了沒有？洪老太太在竹籬

中鑊出兩碗小菜，又把洋風爐上的鍋子取下，一面盛飯，一面說道：「就在這祇有六點鐘，我難道你回家吃飯，正等着你，海棠喝着道：「那婆媽一定肚餓了，你快些吃罷，海棠說着，把紙包盒兒打開，先取出一塊鉄灰織子的料子和一塊元色縐紗料子，遞到洪老太的面前，笑着笑道：「媽媽，我給你瞧好東西，洪老太端着碗正在吃飯，便回頭過來，一見海棠手中拿着兩塊料子，又見床上攤滿了鞋子襪子襖衣等許多東西，心裏一怔，望着嫩道：「月兒，這……些東西都是倪先生買給你嗎？海棠含笑點頭道：「是的，媽媽，這件料子是買給你的，洪老太聽了這話，把手中的筷子飯碗都放到桌上，並不伸手去接料子，却把海棠纖手拉過來撫着道：「月兒呀，你要知道，我們並不是生來貧窮的，這些東西，不但會惹着見過，而且也是享受過，但是你終太孩子氣了，你心裏以為高興，我却覺十分的痛心，人生在世，最要緊的志高品潔，貧苦原沒有什麼關係，我們沒有功夫倪先生，怎可以受他這樣的厚惠，況且他還是一個學生子，經濟既沒有收入，夠得他這樣化費嗎？倘然他被媽知道，對他前途有不利的作用，那不成就是你害了他嗎？海棠聽了媽媽這一席話，臉上頓時沒有了笑容，兩頰是漲得緋紅，心裏羞慚交迸，眼眶兒早濕潤了，她把兩塊料子放到床上，投在媽的懷裏，忍不住暗暗抽噎起來，洪老太枯黃的手腕，撫着她烏亮的頭髮，輕輕嘆道：「孩子，你別怪我說了你，這是年輕人在社會上處世

的道理呀，雖說倪先生是個誠實的少年，但人心是壞的多，偶一不慎，什麼都是墮落青年男女的陷阱，海棠用手背拭着淚，抬頭望着她媽道，媽媽，我沒怪你說我，媽媽原說的不錯，我終怪自己年輕太不懂事了，不過當時我會再三的拒絕他，他說你別爲我擔心，憑他自己的能力，決不會對他有什麼妨礙的，我見他說得這樣懇切，便祇好收受了，現在我聽了媽的話我是完全明白了，對於自己不利事小，害了他前程事大，我不願一個有爲的青年，爲了我而使他趨向墮落的途徑，媽媽，我明兒決定全都遷了他，讓我們依然過着清苦的生活罷，洪老太默默地無語，她想着可憐的愛女，爲了娘兒兩日子的生活，在寒風尖利下好像度着街頭流浪生活，回想起一向生養慣的，她居然能夠耐着這個苦，現在遇到了這個倪先生，他說要擔負我們娘兒的生活，不要叫月兒再賣花，月兒這幾天多高興，現在我對她說這話，因此又傷了她的心，孩子真是太懂事了，她聽從媽的話，她比羔羊還柔順，洪老太這時有些懊悔，不該向她說如此使她傷心的話，眼皮兒一紅，撫着海棠嬌小的身軀，爲她可憐的愛女，止不住她心頭的劇痛，也默默地淌下淚來，海棠纖手在她媽臉上彈着眼淚，破涕爲笑道，媽媽你怎麼也傷心了？快別想他了，你吃飯罷，說着，她便站起身子，把衣料仍舊包好，和盒子扎在一起，放過一邊，這夜海棠睡在床上，那裏睡得着，心中祇是默默的想，明天我把這些東西都還他吧，他一定

不答應，心裏也一定會不高興，當然你要還給他，那麼他給我的錢呢？不是也應該就還他嗎？但是錢已一半用了，這叫我又那裏能夠還得出，要是他這樣問一句，你既然不要，當時爲什麼不堅決拒絕，現在還我又給那個去穿？錢是已經化了，就是你不要，不也是爲了你化的嗎？這……叫我怎樣回答他，一時又想着他富於情感而又富於嫉氣的佩雲，他真是個世界上再好沒有帥少年了，並不是爲了他的幫助我，而我心裏贊美他，甚至於到愛他的程度，第一次碰見時候，他不要買花，爲的是聽我說要回家替媽作飯去，所以 he 給我一張五十元鈔票，但是花並沒拿，這不是他以金錢來誘惑女性爲目標，他完全是替貧苦人家起了同情之心，祇要聽他說，拿了花到學校去，成個什麼樣兒的話，那我就知道他是個好學的青年，第二天早晨和中午，一連的碰見他兩次，不也太湊巧，我們會碰着撞了一下，因此我們就開始談話了，以一個大學生的資格，他眼光裏並沒有以爲一個賣花女的低賤，輕薄浮滑舉動沒有固然不要說，他還會代我表示沉痛的扼腕，自從這一次談話，我自己也不明白，會在腦海裏嵌上了一個深刻的影象，往後他是爲我受傷了，我陪伴他在醫院中，甚至於和他同榻而眠，這雖然自己情感衝動得太厲害，但一半也還是爲了他的人格可靠啊，海棠把過去的事情一幕一幕想，覺得佩雲這人，不但是一得一表人材，而且實在是一個有直性的千古第一多情人，他既然這樣誠懇的對待我，倘

使爾兒我要回絕他的話，他的心中不是要太受刺激了嗎，就是在我也實在不忍心聽，海棠左思右想，真覺得好不為難，一聽壁上的鐘却已噹噹的敲了兩下，洪老太覺得海棠身子轉瞬反側，好像十分不安模樣，因問着道，月兒還不會睡熟嗎？海棠道，沒有，我睡醒來一會兒，媽媽，你呢？洪老太咳嗽着道，我是天黑夜裏對這時候要醒了，這樣一古要東方發白，海棠忙道，媽媽夜夜這個樣子，我怎麼一些兒都不曉得，洪老太道，年紀人血氣旺，況且白天裏你又等苦着，所以晚上是特別睡得滾，海棠暗暗嘆口氣道，媽媽，凡事都可定數，過去的事，你也別想牠了，身子很要緊，我們能夠活在世上，還是上帝保佑呢，洪老太嘆道，要不是爲了你姊弟倆人，我也早願跟你爸爸一塊兒去了，誰知道逃到了半途，你弟弟族然……這我做人還有什麼樂趣呢？海棠聽了這話，眼睜兒又紅起來，她爲媽媽傷心，而更爲自己可憐，於是她忍不住又滴淚了，兩人默默地不說話，不知在什麼時候，海棠方才睡着了，這一覺醒來，不覺已近午時，洪老太已燒好菜煮熟飯，見海棠醒來，便笑道，這癩丫頭，睡到這時才醒呢，海棠啊呀道，怎麼已午飯時候嗎？怎的我食壓得這樣遲呢，洪老太笑道，快起來吃飯罷，海棠因匆匆起身，洗臉漱口，正欲和洪老太吃飯，忽聽一陣咕咕的皮鞋聲，推進一個人來，海棠回頭一瞧，不覺沖口叫道，咳，舅舅，你這時才從那兒來，午飯怕還沒有用過吧？洪老太站起，見果是

傅先生，手中漫揆着兩三本漢書，臉微笑着，你已吃飽了，我來接書回來，這兒是頭路過，所以來望望你，海棠見桌上還有三盤青菜蘿蔔小菜，心裏頗覺難為情，一面笑着登邊上來，接過他書本，放在桌上，一面叫他脫了大衣，聽着他笑，熟練的在燈兒照了去怎樣？佩雲點頭笑道：那我不客氣了，海棠倒想不到他會答應得這樣快，心裏又喜又感觸，眉兒一揚，頰上的酒窩兒就掀起來，這時洪太太已端過一盞茶，佩雲忙端着遞與老太太，你快不用客氣，自管吃飽罷，海棠道：今天家裏沒備什麼菜，我去做一盤蛋炒飯，你喜歡吃麼？佩雲道你不用去喊，我隨便和你們吃些兒得了，海棠笑道：你哪得下這樣小菜嗎？佩雲道：青菜蘿蔔最合我的脾胃，那裏會嚼不下，海棠嘆的一笑，洪太太早已下地叫人去喊了，佩雲道：你媽呢？怎麼不見，海棠道：你等着幾會兒，媽已喊蛋炒飯去了，佩雲道：這飯好了，叫老太太丟着丟去罷，我心裏可過意不去，海棠笑着她祇是抿了嘴笑，却並不回答，佩雲指着桌上飯碗道：怎麼你不吃飯了？廚子已經煮着飯，等回兒一同吃，佩雲道：你的衣服叫裁衣匠有做了嗎？海棠聽了這話，想那紅着臉，低頭不語，佩雲奇怪道：噫，怎麼啦？晚時，坊起來，已走到廳身旁，被着這玉蓮問道：秋月，你……怎麼啦？海棠搖頭，很愁悶的自危，眼裏含着淚，低聲道：你的意思，我是到死也不會忘的，佩雲聽到此，急忙伸手替她擦白粉，替她擦淚，秋月

你的心事我已知道了。你何必要說死呢？海棠見他這樣多情的愛她，心裏正是萬分感激，這叫自己怎能再開口說退還的話呢？於是呆呆的又住了。佩雲道：你到底是個什麼意思？說給我聽罷。海棠只得又道：雲哥，爲我化了你這麼多的錢，媽說雲哥還在求學時代，倘然被你媽知道了，雲哥的前途，不是要受到了影響，那時我心中怎能對得住你？所以媽說這些東西，實在不好意思收受，全都盡了你……罷，海棠聲音是很輕微，臉兒慢慢低垂下來，佩雲道：這你老太太也多慮了。假使我沒有能力的話，我決不買然從事。秋月：你放心，回頭我和你媽說好了。海棠低聲道：你的情，我終記着你是了。佩雲聽了這話，心裏頗覺難受。喉間咽着道：秋月，你果然不願和我……說到這裏，再也說不下去。海棠連忙拾頭，握了他手笑道：雲哥，你別找急，因爲你這人太好了，所以我娘兒倆都覺不好意思。佩雲道：我知道你們意思了，但你祇管放心，我決不是這一種人。日後我若負了你的心，我決不得好死……海棠到此，也急的握手向他嘴一擦，眼皮兒紅起來，默默無語。望望佩雲，眼角兒湧上一滴淚珠，佩雲心裏也覺一陣莫名悲哀。淒然吊下淚來，海棠見佩雲也掉淚，一時反被激笑說：好好兒的倒哭雲哥傷心的，你快不要再想這些了。佩雲拭淚道：月妹，你要知道，你的身世，你的境遇，是太使我感動了。兩人正在說時，老太太已把蛋炒飯拿來，海棠忙去取一雙筷子，放在桌上，佩

雲忙道：這真對不起，你們再再將飯冷了罷。洪老太道：不要緊，我們可以換的，祇要便把海棠一碗也換了熱的。雲道：雲哥，那麼你坐下來可以吃了，佩雲還在桌旁坐下，洪老太仍就坐在床邊吃，海棠揮着筷子，祇管挑着碗上的飯粒，向小嘴裏送，默默地並不說話，佩雲拿起了匙攪湯喝，回頭見洪老太，好像正向自己望，便乘此笑道：老太太，剛纔秋月對我說，因為我替秋月化了許多錢，你們心裏十分不好意思……不過在我想，這也不算什麼一回事，在第一等前的你們，恐怕也不這樣希奇吧，你老太太的意思，我當然是很感激，因為你們是十分的顧慮我，但這些我屢世知道的，昨天秋月也阻我過，這是全出於我的一些兒心，請老太太就賞我個臉兒救下罷，洪老太聽佩雲說得這樣委纏，而且又這樣客氣，這叫自己回答什麼好呢？因忙答道：倪先生，你真太客氣了，不知叫我們怎樣報答才好，佩雲聽洪老太已經答應，心事十分高興，向海棠望了一眼，却見海棠也在望着自己笑，三人吃了飯，佩雲回頭催海棠拿衣料到下面去裁道：我替你分配好了，這件絲絳縐做略駝絨，妃色軟綢緞縐絨，那春波縐和百蝶縐做夾衫，單的往後再說罷，海棠笑道：先做一件得了，那夾的時候儘早呢，佩雲道：做好了也是一樣的，海棠笑着，因把那幾件料子都取出來。

十一 兩小無猜噴哥彈暗淚

偶然被邀跑狗得獨贏

佩雲看着海棠給裁衣匠量好尺寸，一面叫洪太太也來裁好衣服，地方始叫洪太太告別出來，海棠送到蒲柏路口，佩雲道：你進去罷，海棠站住道：你幾時再來，佩雲道：俟天和休一同去拿大衣，說着，握着纖纖手搖了一搖笑道：我叫你下午去覓愛，你答應嗎？海棠含笑點頭，佩雲才跳上人力車，叫拉回趙公館去，到了上房廳見媽臉朝裏睡在床上，一聽腳步聲，便回過頭來，見了佩雲，便叫道：雲兒你纔回來嗎？佩雲點頭道：媽媽睡午覺，說着，便走近上前來，倪老坐在床榻上倚着，望着他微笑道：雲兒這幾天很忙碌，佩雲聽了倒是一怔，笑道：放棄的時候終要十二句半，我怕因來你們已吃過飯，所以約着同學就在外面吃飯，倪老又道：我問你一件事，你願意嗎？佩雲笑道：什麼事？媽媽你說罷，倪老太想了一回，你的男媽說：上海地方，原是讓雲哥來的陪餅，她特意要管你早定一頭親事，免得你心裏不安定，佩雲臉兒一紅，心想：這一定是自己好幾次不回家吃飯，所以引起媽們的疑心了，便忙說道：媽媽，你這回請放心，雲兒在外面是決不會胡鬧的，倪老太笑道：我原也知道你不會隨俗浮沉，但你願意早定一頭親

事嗎？佩雲低頭不語，好一會兒，藍藍問道：「是誰一家呢？」倪老太道：「這是你舅舅，我自和我說的，你和萍兒的感情原也不錯，她是早有這個意思了，佩雲忙道：「這事萍妹知道嗎？」倪老太搖頭道：「她那裏知道，舅媽的意思也不錯，總說你舅舅祇有萍兒一個孩子，配到外面去，心裏又捨不得，再說你外祖祇有我和你舅舅兩人，你爸爸又是個獨養兒，因此我家親戚是很少，你爸爸現在沒了，也全仗舅父來教訓了，萍兒這孩子不但容貌好，性情也好，人是再聰敏也沒有了，我是自小兒就喜歡她，就是你平日不也很愛她嗎？我想兩家結了親眷，那是再好沒有了，佩雲躊躇了一回，想舅媽的話，當然不錯，她老人家爲我操這分兒心爲的是愛我，但我在海棠面前將怎樣變態呢，因笑了笑道：「別沒有什麼，祇是年齡相差太遠一些兒，倪老太道：「說多也不多，祇不過七年罷了，佩雲想舅一口的贊成，心想這事可糟了，一時情急智生，便笑着道：「媽媽既然歡喜，我當然也贊成，但是這事，最好且待明年再舉行吧，因爲那時萍妹高中可以畢業，而我也可以畢業了，倪老太聽他這樣說，因也點頭道：「這就隨你的意思吧，佩雲又談了一回家常事，便走到書房關門，走到小院子裏，齊巧遇見芝萍走來，見了佩雲，祇笑了一笑道：「雲哥回來了，佩雲有好多天不曾和芝萍在一塊兒談話，以爲這時見了自己，必定又要纏個不了，誰知她祇問了一句，便自管向上房裏走去，佩雲心中好不奇怪，表妹突然會改變

了她的態度，難道舅媽和媽談起我們婚嫁事，她也知道嗎？所以她想替我轉達了，但是剛纔我問媽，媽說表妹是不曉得的，我知道媽是決不騙我，但萍妹究竟爲了什麼呢，也許因爲我有幾天不曾和她談話，她心裏氣着我嗎？佩雲想着，便趕步上前，把芝萍的手拉來道：你到那兒去？怎麼不理我？芝萍睜珠一轉道：我不是叫過你嗎？怎麼說我不理你呢？佩雲笑道：我聽得出萍妹臉上不高興神氣，不知是不是和我生氣？芝萍淡淡一笑道：好好兒的我憑什麼要和你生氣？雲萍這話不奇怪嗎？佩雲道：平日我回來，你終纏着問我在那兒，今天怎麼不問了呢？芝萍笑道：我問你，你終回答到朋友家去，或者和同學一塊兒外面吃飯，這些我耳朵裏聽都聽熟了，她要我再天天問你，那我也真個是太煩了，佩雲聽她語氣中，殊有怨色，一時想起那百年後，自己坐着望海棠，芝萍送我到大門外，再三囑我早些回來，不料那老歪直到晚上才回家，這天大概她小心靈中感到失望吧，可憐萍妹爲我這樣的操心，自己却祇當她是耳聾，無怪她素怨恨我了，但萍妹是個天真無知的童心，難道她進來也懂得愛？……想到這裏，何個頭垂望着地，只見她低垂了頭，腳尖在地上劃着字，佩雲道：你沒和我生氣，那麼你同我回書房裏去吧，芝萍沒有說話，默默地給他拉到書房間，佩雲放下書本，脫了大衣，倒了兩盃玫瑰茶，一盃遞給芝萍，一面笑道：藥茶茶病外而應酬，和萍妹很少談話機會，今天我特排個天吧。

，芝萍在他對面坐下，微笑了一笑，自備着盒子喝茶。佩雲見她這樣意態，是從來也沒有過，怎麼僅僅幾天來，就把她天眞爛漫的心改變了，這好像是換了一個人，但她所以這樣的主要原因，是爲了什麼，這自己多少有些兒明瞭，不知怎樣來安慰她兩句好呢，自己一向對待她是個小妹妹模樣，現在可不能了，叫我先開口講些什麼才是呢？佩雲這樣一想，就也呆呆地怔住了。這時芝萍的心中，也有她的想頭，她想自己年歲一年一年大了，可是還一味的孩子氣，尤其在這位表哥面前，更加不避什麼一切嫌疑，纏着他玩笑鬧嚷，可是她終有依百順的，現在却和自己似乎生疏了許多，他天天下午出去，一定是和密司李麗麗在一起玩，自己的話，他也不十分要聽了，也許他在討厭自己，所以寧可和他避開一些，可是一個人，在房中時，她又想從前表哥是自己獨有的，現在是和李麗麗搶去了。芝萍這樣想着，心裏也覺得有些傷心，暗自也趟了一回淚，芝萍的想頭，雖然是孩子的心理，但是否有愛情作用在裏面呢？她自己也不十分明瞭，她祇曉得表哥一個人是可愛的，和自己是玩慣的伴侶，一旦生疏起來，心中便好像失了一件什麼寶貝，當然有些難受吧？這時兩人靜悄悄的坐了一回，芝萍見他並不和自己說話，心中愈加半酸，便站起來道：「雲哥，我還要回去理一回課本，等回來和你談吧。」佩雲見她說話時，依然滿面微笑，便不理會什麼道：「晚上有空和你帶電影去嗎？」芝萍嫣然微笑搖頭道：「今天，我

有許多功課要預備，怕來不及睡，說着，便回到自己的臥房，她卻並不作什麼功課，側身躺在床上，想着，想着，怕怕，暗暗地噙泣了一回，可憐的萍小姐，從此也墜入情網中了。先是，是不停的過去，早又過了兩天，這天下午，佩雲坐了人力車，急匆匆的到海棠家裏去，當人力車拉到戈登路時，忽見從靜安寺路迎面也拉來一車，車中的人，向佩雲笑道：「曉麗，密司脫倪，佩雲連忙仔細望去，原來是李麗霞，因也笑道：密司李到那兒去？麗霞已叫車夫停下，笑道：巧得很，正想到府上拜拜望你，不料竟在半路上遇見了，佩雲便也跳下車子，各人付去車資，握了一陣手，麗霞道：你有沒有什麼事？我想邀你到跑馬場去玩，佩雲因為遊樂約定今天同去取大衣，而且自己還有許多學業幹，遙笑着道：這個我是外行……麗霞不等他說完，便挽着他臂膀笑道：去見識見識不好嗎？我知道你這人儘喜歡鬧客氣，說着，便不管佩雲同意不同意，拉他到一家汽車行，叫開到逸園去，佩雲不好意思推却，坐在車上却暗暗叫糟了：一會兒，汽車已進逸園大門，兩人下車，麗霞給他一塊會員證，一面買了兩本預測，佩雲笑道：密司李，你對於跑狗的门道懂不錯吧？麗霞笑道：也不見得，我在這個地方不知丟脫了多少錢呢。說着，分一本預測給他道：下午所跑狗的名兒，以及過去成績那一隻狗最快最好，統統都在裏面，使買票的人瞧了胸中略有把握，佩雲接過，一面跟着麗霞到會員大看臺，見場中老少男女

那洋人東洋人就總得下面跑狗場子，每和跑馬差差不多，祇不過小了好幾倍，跑馬拉兩隻椅子，和佩雲坐小道，今天是星期六，所以下午也不跑狗，平日是要在晚上八時比賽，說時，一面又翻開預測，指給佩雲瞧道，現在已三點半了，第一場第二場是跑馬了，這次是第三場賽，路程是七百碼，這裏預測的六隻狗都是好的。過去成績不是第一便是第二，不過他們仍挑出最好的三隻，密司脫倪，你瞧，他這還是二號標可非頭第一，五號坐別羅第二，三號喬治第三，佩雲忙問道，這本預測中既然已經說明，那不是讓人都可以說錢了嗎，麗麗笑道，這也很難說，你如果照他買了，恐怕買不着，如果不照他買了，偏偏又和預測中一樣，所以買票實在非有經驗門檻不可呢，佩雲道，那麼這一場你瞧買幾號狗好，麗麗道，照預測票，獨贏也許沒有把握，位置比較穩些兒，我想買十張坐別羅位置怎樣，佩雲笑道，我是個門外漢，你買的當然不錯，麗麗笑道，你倒沒有把握的話，你可以瞧他牽出來的狗，看那一隻穩健，這是要初次看的人看才有意思，常常來的人就不行了，佩雲點頭道，這樣很好，你慢些兒去買，且待我應過了狗一塊兒去買吧，兩人正說時，場上已牽出六條狗，都是穿紅制服白袴的西人牽着，一號是披紅套子的，兩號是披黃套子的，三號是披白套子的，四號是披黑套子的，五號是披藍套子的，六號是披綠套子的，套子上面就標着1 2 3 4 5 6的阿拉伯字，看過去

好像還裹裹着汗馬夾，個個雄赳赳神氣。佩雲見四號的狗最小，嘴兒最尖，尾巴藏到屁股下去，並不豎起來，心想這條狗很有意思，因在皮匣中取出一張百元鈔票，遞給麗麗道：「我買四號狗。」麗麗道：「你揀中意了嗎？佩雲點頭道：「不管他三七二十一，我且買了再說。」麗麗的一笑，佩雲見她這樣，一時省悟過來，原來她在討自己便宜。因笑指她道：「你真不是做好人，麗麗格格一笑，便自己去買了，等麗麗買來，那六條狗早已闖進籠子，那時場上就有一隻電兔，係用機關跑出來，當電兔跑到籠子面前，祇聽啜的一響鈴聲，那籠子門早已統統開了，一條狗便各拚命的追電兔去，等到一團跑過，電兔進了洞，狗也已跑過目的地，祇見對面台上掛着三塊牌子：第一四號，第二六號，第三五號，佩雲一見自己果然暗買着了，藥得笑彎了腰，一面問麗麗道：「密司李買到了沒有？」麗麗道：「我幸虧買位置，否則一百元錢就泡湯了，你的運氣真不錯，我們快一同取錢去，兩人急忙到領款處，祇見一塊黑牌上寫着四號狗得一千一百元，五號位置得款一百七十元，麗麗拍着佩雲笑道：「可了不得，這隻四號狗真是大冷門，你發財了，佩雲笑道：「那麼你快給我領吧，不多一回，麗麗早已領款道：「你的款子，我叫他打了一張短期支票，佩雲接過一瞧，却是一張中國銀行短期支票，一千一百元，因點點票道：「很好，你贏多少？」麗麗道：「我總算也得到一百七十元，佩雲笑道：「這錢真虧

得莫名其妙，亂疑忍不住給他說得吃吃笑起來，這時兩人又到看台，第幾場早已開始，這場裏已來不及，我們看一次吧，佩雲道：你猜猜這一場是那隻狗第一，麗麗道：預測上是六號，我看五號倒有些希望，依你眼光呢？佩雲道：我聽兩隻狗很不錯，麗麗道：那末我們且瞧着，到底誰得中，兩人正說時，突然見台下有一個人，大夥有人搶鈔票，倒把衆人都大吃一驚。

十二 邊醋熬酸冰場逢情敵

捺雲撥雨浴室叔舊歡

大家一聽有人搶鈔票。心中都吃了一驚。場內本有中西探捕履着，以防萬一，這時早有一個西捕，把那搶鈔票的人捉住，佩雲往下一瞧，祇見那人衣冠楚楚，並不像扒手模樣，心中好生奇怪，麗麗道：這種人看着蠻神氣，其實混在這裏，專門摸人家袋袋的，這時衆人都注意捉扒手，把養狗也忘記了。待扒手給西捕拉去，那場上狗賽早已賽完，佩雲聽麗麗搶嘴一瞧，見神主掛出却又是一個四字，佩雲嘆了一聲道：怎麼跑狗也有老實的嗎？麗麗也奇怪道：今天料出冷門，倒實在很難買，佩雲笑道：這樣看來，我們這些錢，真是外快，要講趣的早些回頭走，要不然贏錢倒出不算外，恐怕還要掏腰包，麗麗

格格笑道，從這一些臨來，可見你的門檻，比我還緊，今天我們準定不買了，不過我們看了第八場再走吧，因為第八場是跳棚賽，而且還是讓路賽，佩雲道，這倒真的要見識一下，聽麗道，這一場真難得看的，其中有所雙狗，一隻相路培，一隻叫凡玲了。這兩隻狗從前在明園和申園跑過，後來明園申園不跑狗了，這兩隻狗主人也就不叫它們跑，因為它們替主人實在掙了不少錢，佩雲道，想來這兩隻狗這場跑第一的了，麗道，怎麼不是？每晚一次第一，狗主人可拿一萬元，現在逸園因要答謝買客興趣起見，特地把這兩隻狗請來作客串，佩雲笑道，這你也太挖苦人了，狗也會客串嗎？兩人談了一回，第八場已到，路培讓路二十碼，佩雲道，這次恐怕是凡玲了第一了，那裏有二十碼路可以相差呢，麗道，這就要看路培的顏色，不過票子沒有什麼買頭，因為狗太熟了，就分不着錢，如果真買的話，還是本園的與其門鐵，不過是要買位置的，兩人說時，場中早已開始起賽，只見路培起步如飛，跑到三百五十碼時，早已竄出衆狗的頭，凡玲了當後挨在第二，誰知跳到第三欄棚的時候，不知怎樣，竟跌了一交，因此給與其門鐵追上，結果路培第一，與其門鐵第二，凡玲了雖跌一交，却依然挨到第三，祇聽旁一個人道，凡玲了大概有了身孕，這次竟吃癩了，照理該是它第一，買它狗贏的，真是天賜寶頭，佩雲方知凡玲了是條雌狗，麗道笑道，路培到底不弱，兩人遠下看台，到領款處一聽

，麗兒路塔得款六百五十元，奧門鐵得款二百零三元，麗麗笑道，密司脫倪，你瞧這就是買着了有什麼開心，倒是奧門鐵位置有意趣呢，佩雲笑道，密司李的經驗我真佩服得很，麗麗嫣然一笑，兩人便攜手出國，跳上一輛汽車，麗麗道，我們既然贏了錢，到那兒去玩呢？佩雲見手錶已四點廿五分，因道，電影你喜歡瞧嗎？麗麗搖頭道，沒意思，我們玩新鮮的，永安大樓不是有新開溜冰場嗎？我們何不去玩一玩，佩雲點頭道，很好，麗麗遂吩咐司機開到永安大樓去，不多片刻工夫，汽車早到熱鬧的南京路，兩人付去車資，跳下車來，攜手進內，拿了兩雙溜冰鞋，職員便給兩張卡片，上面寫明時刻，每個鐘頭一元大洋，佩雲麗麗進了場子，祇見年青的紅男綠女已不少，兩人坐了一個桌子，侍者泡上兩盃香茗，佩雲道，我們先吃些點心怎樣？麗麗一面穿上溜冰鞋，一面點頭道，好的，你吩咐他們是了，我先去試試，說着，遂走下場子，似飛般的溜起來，佩雲見她進退如意，團團飛舞，動作既熟又迅速，真像蝴蝶穿花一般，倒也瞧得心裏癢起來，一面吩咐侍者拿點心，一面也早下場去溜了，麗麗見他下來，心裏十分喜歡，便很快的溜了過來，拉着佩雲的手，兩人在場內攜手飛溜，一回兒放開，一回兒攙着，一回兒又團團轉着溜，溜到後來，麗麗兩頰泛紅，嬌吁喘喘，極摸到佩雲身上來，佩雲險些兒被她拉倒，因忙將她扶住，笑道，我們休息回兒，麗麗含笑點頭，兩人回到座位

侍役早把各式西點端上，兩人邊吃邊談，忽然聽得碎的一聲，一時全場的客人便嘩然大笑，麗麗佩雲連忙向場內望去，祇見一個花信年華的女子，裝束十足摩登，仰天跌了一交，麗麗伏在桌上也忍不住吃吃笑起來，忽然佩雲向她衣袖一拉道，密司李，你瞧這人不是你的二姨娘，林秋華嗎？麗麗當時並不注意，這時聽了，連忙定睛一瞧，那跌在地上的女子，果然是秋華，麗麗正欲下場去扶她，却見一個翩翩少年，俯身把她抱起，扶着秋華到座位上去，兩人見了，都嘆了一聲，嗤嗤笑起來，佩雲道，美玉和密司林怎麼認識的？麗麗不好說美玉也常到我家來玩，便笑道，那天我和二姨在南京路買，在路上會碰到美玉，所以他們就認識了，麗麗一面說着，一面心中暗想，她們幾時結交得這樣親熱了，想來一定是美玉望我時，因我常不在家都由二姨招待，因此給二姨搭上手了，麗麗想到這裏，鼻子裏覺得冲上一股酸氣，暗罵一聲不要臉兒的東西，爸爸待你不薄，你去愛上別人倒也罷了，怎麼公搶我戀人中的一分子呢，諸位不要笑，麗麗生成是個浪漫的小姐，她的想頭和別人也不同，她抱的是多角戀愛主義，祇要自己認為這個少年是可愛的，她便都納在自己旗袍下作情人，不過她對於佩雲是特別傾心，佩雲見她默然無語，便笑問她道，密司李，怎麼心中不自在，麗麗忙道，是嗎，我怪密司脫楊太不應你了，佩雲道，這是為什麼呢？麗麗道，他什麼人都可以結交，為什麼偏偏帶我二姨出

來玩，這不是太對不起我的爸嗎？佩雲笑道：現在社交公開，這原也沒有什麼關係，你說話，不是有些落伍嗎？麗麗道：他不知道原沒關係，既知道她是我的二姨娘，就不該在一起玩了。佩雲笑了笑，却並不說話，這時見美玉和秋華早已挽手出去。麗麗心裏真有些氣憤，因在佩雲面前不好意思十分顯出，心想還是自己找些快樂再說，於是她挽着佩雲又到場子裏去溜冰了。美玉和秋華怎麼也會在此溜冰呢？原來美玉因為麗麗沒有確實的愛他，所以他地方的溫柔，不料那天竟中了秋華的圈套，秋華原是童子出身，迷人的手段，比姑娘們更要厲害十倍，美玉是個初出窠兒的少年，那天自得着秋華的好處，心裏猶念念不忘，因為既得不着麗麗的垂青，便暫時把秋華當作一個愛人，麗麗雖然浪漫，行動究竟尙不越禮義範圍，但秋華的思想，原和年輕的姐兒們不同，所以秋華得着美玉，好像和活寶一般，那肯輕易的放鬆，今天美玉本是來應麗麗的，齊巧麗麗來訪佩雲，因此秋華又纏住着他，美玉說還是到永安大樓溜冰去玩，當時秋華答應，兩人便到溜冰場來，不料秋華對於此道本是外行，因此翻了一個跟斗，引得衆人圍堂大笑，秋華當時羞得連耳根子都紅起來，想從地上爬起，但一時那裏爬得起，而且屁股疼得不得了，幸而美玉扶着她到座位來，秋華因不好意思再在這兒玩，所以和美玉一同出了溜冰場。

美玉道，你現在還痛嗎？秋華，他一眼道，怎麼不痛，我想到國際去開個房間，你答應嗎？美玉笑道，你既跌痛了屁股，走路也不便當，爲什麼要開國際房間呢？就在這兒這些揚子，大東亞東亞不好嗎？秋華道，那麼揀最近的，還是大東吧，兩人到了大東旅社，侍役引到三樓三百〇三號，美玉道，是不是個浴室房間，侍役點着頭，兩人走進房中，秋華先向床上一躺，美玉付了一百元，侍着泡上香茗，便掩上房門出去，美玉脫了大衣外掛，洗了個臉，一面擰把毛巾給秋華，秋華擦了擦嘴，美玉道，大衣脫了吧，我看你要熱死了，秋華道，我麻酸得很，那裏還有氣喘衣服呢，你給我脫吧，美玉便替她脫去大衣，又替她脫去高跟鞋，秋華趁勢把他抱住，親到嘴笑道，你真是我的好寶貝，請你給我撫一回好嗎？我實在跌得不輕呢，美玉給他這樣一弄，心中早已陶醉，便笑道，你快覆轉身子來，我就給你揉擦一回，秋華聽了，便一個轉身，果真覆在床上，美玉便把手在她的臀兒上輕輕地揉擦，感見秋華故意把臀兒微微地起伏，美玉祇覺得手上軟綿綿的，好像摸着一塊粉團，到後面來，手心上好像有了電流，一時灌到全身的血脈裏，立時緊張得不得了，美玉可把秋華轉身子，將她緊緊摟住，向她頰上吻個不住，秋華是更需要這些，把美玉也緊緊摟着不放，一面低垂了眼皮，任他這樣擁抱，口裏低低着親愛的，約有了十分鐘的時間，秋華始放了手，四肢軟綿綿的，倒臥在美玉

身上，美玉笑道：你的臂兒還痛嗎？秋華吃吃笑道：沒有了；一些也不痛了，你的按摩手術真不錯呀！美玉請，密司林，你給我進行的事到底怎樣了？麗麗她天天下午不在家，我倒有些不放心，倘使她和你一樣，跟異性也像你和我這樣熱情，那……我怎樣戴得上這頂帽子呢，秋華聽了，呸他一口，鑿手狠命的擗他一下大脛，嚷着道：你攬着和尚罵賊禿，你既不贊成這樣，爲什麼要來誘惑我，我明天和你法律起訴，看你拿什麼臉兒來見人，美玉嚇得百兒一伸道：我的好太太，你這手段太厲害了，我的童貞已交給了你，你反說我來誘惑你，這你良心上也說不過去吧，秋華把鑿擗向他頰上一劃道：你不要說這話了，難爲情都不怕，童貞，還虧你說得出，假充什麼老實人，美玉急道：我騙你我不是人，秋華格格笑道：你本來不是人，你倒想做個人嗎？美玉道：我這樣侍候你，也不能說不週到，你到底還有什麼不稱心，偏要挖苦我，秋華道：你是因爲要我幫忙，所以竭力奉承我，等到你和麗麗成功了一對，那時你的後腦也不要瞞我了，美玉道：這時什麼話，倘使果然成功，我終決不忘記你的美意；秋華冷笑一聲道：嘴裏說得好有什麼用，美玉道：日後我若忘記你，我決不得好死，那你終好放心了，秋華聽他立了誓，方始回過笑臉，將他抱住道：你既這樣說，我一定幫你成功，不過不能太性急，欲速則不達，這些兒你終知道的，美玉點點頭道：密司林，你肚餓嗎？我們喊兩客大餐來怎

樣？秋華道：「慢些兒，你先伴我去盥個浴。」美玉不敢違拗，遂給她脫了襯袍鏡衣，又給她披上浴衣，兩人便到浴室裏去，約摸一個鐘點後，兩人始浴罷出來，秋華對鏡勻粉，美玉吩咐侍者拿上兩客大餐，並一瓶葡萄酒。一回酒已拿上，美玉滿盞倒了兩盃，一盃送到秋華面前，笑道：「快乾了這一盃，大家提提神，剛纔你可辛苦了。」秋華紅暈着臉，啞他一口，便嫣然笑了，兩人先喝酒，後再大餐，等到餐畢，時已九點半了，美玉還要到跳舞場去，秋華笑道：「就在這兒我們跳跳得了，不然跌倒在跳舞場裏，可給人笑煞了。」美玉道：「你這樣不中用嗎？秋華聽了，吓着一聲道：「我倒是願虛着你，你嘴硬我們不妨先試試。」說着，把收音機開了，兩人擁抱着便在房中跳起狐步舞來，誰知跳不到三分鐘，美玉兩腿軟綿綿的再也提不起，因格格的一笑，便把秋華嬌軀抱到床上，兩人並頭躺下，美玉還伸直兩腳吁氣，秋華嘆的笑道：「我早就知道你是個笨樣。」美玉道：「被人打臉了臉，拚命還裝胖子哩。」美玉忍不住笑起来，兩人便在床上，談談笑笑，直到十一點敲過，才分手各自回家。

十四 淺酌低斟皆酒分七色

深精密意長緣結三生

佩雲和麗麗在永安游泳池，直玩到八點散過，兩人方始臂挽着臂兒出來，麗麗笑道，你的腿兒酸嗎？佩雲笑道，稍許有些酸，這比跳舞吃力呢，麗麗笑道，這是因為你初次玩這個，第二次就決不會了，這溜冰是全身運動，假使天天能夠玩一小時，身體是頗有益處的，佩雲點頭道，不錯，密司李，你喜歡那兒去吃飯，我們肚兒有些餓了，麗麗道，雪園吃火鍋去怎樣？佩雲答道，好吧，兩人遂坐車前往，密有侍者招待入座，麗麗吩咐侍者拿隻雞塊火鍋，又另點四隻上市酒菜，回頭又向佩雲笑道，密司脫倪，這兒有七色白蘭地，你有興趣喝嗎？佩雲道，你喜歡我就奉陪，麗麗聽了，眉毛兒一揚，樂得噙嘴笑起來，遂有吩咐侍者拿上四盞七色白蘭地，一回，侍者已把火鍋端上，用電線插上壁旁的一「撲落」，那火鍋像「氣爐子」似的旺起來，一面又端上兩隻大盆，一盆上放着雞塊，一盆上放着青菜，蘿蔔，素雞，還有兩隻雞子，這些都是生菜，侍者把鍋子放上，先用筷子夾着雞油，放在鍋上摩擦，那雞油便溶化了，侍者又放上青菜，蘿蔔片，素雞，一回兒便拍拍的滾起來，麗麗拿過雞蛋敲開，放在一隻小碗上，用筷子把蛋黃打開，又和上醬油，回頭又叫侍者拿盆中牛肉片，一面又對佩雲道，這火鍋分雞肉牛肉兩種，現在我們統統嚐一嚐，這火鍋是很衛生的，他這人家吃了有火氣，所以用生雞蛋打碎，預備把火鍋中取出的菜，向生雞蛋湯內攪一攪，因為生雞蛋是可以避火氣的，密司脫倪

這東西你會吃過嗎？佩雲方才知道這隻在鍋子的理處了，因搖頭笑道，却不會吃過，麗麗一面拿筷子夾雞塊到鍋上去，一面說道，這就難怪你不會吃過這是日本的名貴菜，他們叫「司幹阿幹」上海除了這兒備着，別家菜館是沒有的，佩雲拔了一筷雞塊，笑道，我倒嚐嚐異族小菜煮法的風味，麗麗也邊吃邊說道，這雞塊放下還不到三分鐘，就熟透了，佩雲道，菜雖是一樣的東西，但給他這樣燒法，那滋味果然有些兒異樣了，這時侍者把牛肉片和四雪白蘭地拿上，佩雲見小小盃中，那酒的颜色，一層一層果然分有七種，想起來大概化學作用，酒的質量更體關係吧，麗麗早已淺幾兩杯來道，每人兩盃，或筵兒家不公平嗎，麗麗沖口說出了這話，心裏卻又變爲憐了，怎麼說成筵兒家，又不是喝合卷酒……越想越不好意思，越不好意思，兩頰就像蘋果似的紅起來，佩雲見她酒還不會喝，臉兒倒先紅了，一時也理會過來，笑着道，兩盃我怕喝不了，麗麗瞅沒瞧他一眼道，你且喝了再說，反正喝醉了就回家去睡，那有什麼要緊，麗麗把盃子舉起，和佩雲手中的盃子一碰，兩人就一飲而盡，當這盃酒落肚裏五分後，兩人全身是覺得怪熱燥，不但臉兒紅，連兩手都全紅了，麗麗笑道，嘗兩碗燒這一盃我們慢慢兒喝怎樣，佩雲笑道，最好我這盃是不喝了，但却不是你的美意，叫我有些兒不好意思回絕，麗麗眸珠一轉，高興得笑臉沒有平復過，低低說道，這樣我真感謝你了，兩人喝着酒，

吃着來，談談笑笑，直到十點多鐘，方始吃畢，這時兩人都有些醉意，侍者拿上賬單，計洋一百六十二元正，麗麗拿出兩張百元鈔票，叫不用找了，一面叫代喊輛汽車，一回兒汽車已來，侍者給兩人穿上大衣，送到門外，專司拉門的小孩，見兩人喝酒出來，連忙奔到汽車旁，拉開車廂，待候兩人上車，麗麗見這孩子雪白粉嫩，兩眼烏溜，身穿紫紅色制服，倒是乖覺得可愛，因隨手在袋內摸出一張十元鈔票，塞進小孩子手裏，小孩鞠了一躬，關上車廂，那汽車使鳴的一聲開去了，麗麗緊緊催着佩雲，臉兒靠在佩雲頸上，佩雲感領到一陣陣酒香和肉香，一時心中更被淘醉，伸手在袋內摸出那張中國銀行支票，塞到麗麗手裏，麗麗正閉眼養神，覺佩雲有紙兒送過來，便微時杏眼一瞧，啾啾笑道，密司脫倪，你這做什麼，佩雲道，今天我錢贏了這許多，是全靠着你的福，應該完全由我作東才是，但是你每次却搶先去會賬，這我心裏過意不去，麗麗笑道，我今天也不是贏了錢嗎，我和你原算不來賬，佩雲笑道，這話對哩，我的意思，這些錢算全是你贏的，那麼你來作東，我受着心裏才高興，說着，把支票放到她黑漆皮匣裏去，麗麗嘆的一聲笑道，你這人倒也想得出，這是什麼意思？佩雲笑道，今天我不打算去，是你叫我去的，這錢該歸你所有，麗麗吃吃笑道，你這話不對，我告訴你，從前我每去一次必定輸一次，今天是靠着你的福，所以才贏錢，你要如客氣的話，我便把今天的贏錢，

連同平日談論的數目，統統算出來給你，說着，便坐正了身子，真果把皮匣打開，裏取鈔票，佩雲忙將她纖手攔住笑道，密司李，你這話更新鮮了，我從來也不會聽到過，麗麗笑道，那麼你的話呢，我自出娘胎，那裏有聽見，說着，把支票遞給他，噙着一聲道，你再客氣，我便不依你，佩雲見她撒着嬌，倒不好意思，一定要給她了。這時汽車已到靜安寺路愚園路李公館，麗麗假着佩雲噙了一個嘴，方始分手下車，麗麗走進公館，問玉翠二姨太回來了嗎？玉翠道，下午和楊先生出去，還沒回來，麗麗冷笑一聲，便自到浴室去洗澡，待麗麗浴罷，方見秋華辦回來，麗麗笑道，二姨，你今天玩得多快樂，屁股跌開了幾片呀？說着，吃吃笑彎腰，秋華一聽，臉兒通紅，知道在永安堂冰場一定被她瞧見了，一時計上心來，眸珠一轉笑道，喲，你這妮子，竟然瞧見我媽，爲什麼不來招呼？麗麗哼了一聲道，你們對對兒成雙的玩，我沒這樣，去打擾你們，秋華脫了大衣，坐到席夢思上，將麗麗一把攔住親着笑道，我的好姑娘，你要喝這個醋罐兒，你在冤枉我了，今天他是來找你的，因爲你不在家，他心裏很難過，我說麗麗姑娘最近喜歡溜冰，我們還是到溜冰場去找好了，誰知果然你也在那邊，但是我們怎的沒聽見你呢？麗麗笑道，你們恩恩愛愛的談情都來不及，那裏還會顧到旁，秋華啞她一口，笑罵道，你這妮子什麼話全都嚷出來了，難道曉娘會奪你的愛嗎？麗麗抿嘴笑道，這也是尋常的

事呀，你以為希奇嗎？秋華聽了這話，好像自己和美玉的關係，已被她發現了似的，因假裝正正經道，麗姑娘，我老實告訴你，美玉是一萬分的愛你，他求我竭力的成全他，我想像他這樣財貌兩全的人兒，你就答應他吧，麗麗笑道，你愛他你嫁他好了，秋華睜着她道，你這話該不？我嫁給他，你的爸成了什麼東西？正靈的我勸你就答應吧，麗麗道，這時還沒一定，往後瞧他的存心怎樣，秋華聽她這樣話，心裏頗覺歡喜，想來這事終可成功，她們若成功了，我也就有一分權利能享受呢，兩人又談了一回，方始各自回房安寢，佩雲回到家裏，因為剛纔又喝了一口冷風，祇覺頭昏目眩，倒在床上就睡，直到次日九時才起來，一間小翠方知芝萍已到夜去，佩雲匆匆到了校裏，今天麗麗和美玉都沒來讀書，佩雲也遲到半個小時，心中有些兒惶恐，一等放了學，便在對面咖啡店吃了飯，心想，昨天憑空贏了那數多錢，我今天給秋月去存個摺子，因跳上車子，先到中國銀行，開個存戶，就叫秋月記，把張即期支票，遞入秋月記戶，遂匆匆坐車又到淑賢坊來，走到樓上，推開亭子間的門，祇見海棠的髮兒果已燙成水波形，她身上穿着綠色軟緞襯衣，粉紅軟緞的短褲，咖啡色長統絲襪，黑漆高跟革履，拿着一件茶綠絲絨旗袍，正在穿着，一見佩雲推門進來，羞得兩頰緋紅，忙叫道，雲哥，你慢些兒進來呀，佩雲因慌忙把已跨進的一隻腳退出，不多一刻，祇見海棠開出門來，笑盈盈握着佩雲的

手邊內道，你怎麼這樣早呀？佩雲見她全已穿齊，真好像換了一個人，一時呆呆的望着她頭直望到腳，海棠被他這一陣足瞧，心裏又喜又羞，便把眉兒一撮，眸珠在長睫毛裏一轉，掀着酒兒嬌然笑道，雲哥，你不認識我了嗎？佩雲樂得聳着雙肩笑道，月娃，我真個不認得了，你這樣美麗的容貌兒，真可稱西子再世，南威復生了，海棠聽他一眼，抿嘴道，雲哥，你終豈欺謔說我的，佩雲緊握她手，笑道，我真的並沒謔說你，秋月呀，你真太美了，佩雲情不自禁，把她纖手在鼻上吻着，海棠並不躲避，低垂了粉頰，儘管噙噙的笑，佩雲道，你媽呢？海棠道，在下面洗碗，正說時，見洪老太已上來，洪老太見這一對花朵兒似的璧人，心裏又喜歡又感觸，便叫道，倪先生多早晚來的，佩雲道，不多一回兒，海棠啊囁道，我連盃淡茶都忘倒了，佩雲笑道，你別客客氣，我們就要去取大衣了，洪老太道，早哩，倪先生坐一回吧，月兒這癡妮子，昨天等了一下午，佩雲道，我昨天本還來的，在路上碰着朋友，被他拉了跑狗場去玩半天，說也好笑，這門上我本是外行，誰知却給我顧了一千一百元錢，海棠道，真嗎？佩雲笑道，怎麼不真，他打張中國銀行支票給我，今天我去替你開個存戶，秋月，你瞧，佩雲說着，把摺子取出，交給海棠，海棠見摺子上果然寫着秋月記三字，因嘆了一聲笑道，這是你贏來的錢，怎麼給我呢？你給我買了這許多東西，我心中已不好意思，那可以再拿你錢，佩

雲笑道：「這錢原不是我的，是跑到這裏一般轉帳的，我不過給他們代個帳人信罷了，爲兩人都忍俊不置，洪老太道，倪先生，你這樣客氣，反使我們娘兒心裏不安，佩雲相存擱放在床上，說道，還道老太太代秋月藏看吧，我們可以去取大衣了，洪老太見他尋象自己的話並不理會，祇管自己一味的做事，佩雲見她娘兒倆人擱呆不語，知道還是她倆成敵自己的意思，便拉着海棠的手笑道，怎麼啦？你住住着，海棠沒有回答，柔柔地望着佩雲，祇是說不出話，佩雲道，我們走吧，兩八回向洪老太告別出來，海棠方始道，雲哥，你這樣恩德，叫我怎樣報答呢？佩雲搖搖頭道，月妹，你這話好不有趣，我們全都年輕，難道會沒有報答嗎？說着，更握緊了她手，海棠聽了，兩臉又紅暈起來，睜他一眼，低頭不語，兩人坐車到永安商場，在三樓取了大衣，海棠先穿件黑絲織的，後穿幾紅呢的，對鏡照了一回，覺得很合式，佩雲站在旁邊，真也覺得呆怔來，心想，麗麗及不來她，萍萍及不來她，覺得世界上的女人，無論誰沒像她的美麗，現在果然就是我的戀人，這我佩雲是多麼的幸福啊，海棠在鏡中瞧着佩雲，兩眼祇註着自己，圓圓轉身來，向佩雲笑道，雲哥，你瞧腰身怎樣，佩雲道，腰身再合式也沒有了，我瞧這樣吧，月妹，你把這件黑絲織穿着，那件幾紅呢，叫他們送到家來好了，海棠點頭道，好的，就這樣罷，佩雲因付去了錢，一面對職員說了自己意思，職員一口答應，說準定期

天送到府上，佩雲羞挽着海棠的臂兒，到四樓上去，這時走衣部裏的職員，紛紛議論着道：這一對男女，你瞧是什麼關係，來定太太那天，女的還是鄉下姑娘打扮，今天却是半足摩登小姐了，一個道，也許剛從淪陷處逃出來，怕有什麼危險，所以故意打扮得這樣，那男子當然是她的未婚夫了，大家都微微一笑，便各自走開。

十五 重賭蘭閨恍如身入夢

藏將金屋蓄蓄意復前觀

佩雲和海棠到四樓作什麼去呢？原來四樓是采私部，佩雲要恢復海棠成個好好兒家庭，所以便預要買一堂房中用具，海棠並不知道他的意思，隱低低問道，雲哥，我們選到樓上去幹嗎，佩雲回頭笑道，你且別問，回頭你自會知道的，海棠心中好不納悶，這時早到四樓，樓上面全是床椅桌椅，陳列滿樓，佩雲和海棠走到那邊窗前，祇見每隔四扇窗子便裝成一個臥房模樣，裏面陳列一堂西洋用具，像生顏色有淡有濃，式子全係最新式的，還配上顏色和紫色燈光，真是非常美觀，佩雲道，月妹，你瞧這幾個臥房的擺設，那一室最美觀，海棠把那銀齒微咬着嘴唇皮子，望了一回，含笑道，那邊一室，很像環繞着窗中的綠生，顏色鮮明，物件簡單，簡直陳列着又美又觀，雲哥，你瞧怎樣，佩

雲遂走到那堂極生旁邊，見是花樣很美麗的柚木製成顏色很淡，一張床，一雙枕頭，一口大櫃，一張席夢思，一隻白蠟拾兩張沙發……大小不下十幾件，看那價碼，是三千元，覺得尙不甚貴，便笑向海棠道：月妹，你喜歡這一堂嗎？海棠聽了一怔，笑着道：我哪裏會好着些兒，佩雲道：你從前在北平時，房中終生不是這一樣嗎？那麼現在你仍給你恢復從前一樣好了，海棠驚喜交集，忙道：真的嗎？佩雲道：我幾時會騙過你，海棠怒又搖頭道：不能不能，佩雲奇怪道：這是什麼話，海棠睜珠一轉笑道：像雞籠那麼一間，怎能擺得下，佩雲聽了，忍不住一笑道：原來如此，月妹，你這人真……透了，難道不能搬場嗎？海棠眉兒一揚，握着佩雲手跳着笑道：雲哥，你真要恢復我原有的環境嗎？佩雲見她這樣天真稚氣，可見她內心的愉快，一定已到滿點以上了，便肯定道：當然，你不相信嗎？我立刻可以定下來，海棠低聲道：但是你給我這樣化費，負擔到底太重了啊，佩雲笑道：錢是活的，死藏着原沒有用，况且憑你這樣化費，也化費不到怎樣地步，說着，遂向稼生部職員招手，職員忙過來問要那一堂，佩雲指着這一堂三千元的道：就是這一堂，職員忙問貴姓，佩雲道：姓倪，職員取出定單簿，寫倪公館，又問府上那裏，佩雲道：我住在呂班路，但這稼生並不是我自己用的，現在我先付些定費，再叫你們運來，在什麼地方，我自會來電話通知的，職員點頭道：這樣也可以。

雲逢在皮篋內取出五百元鈔票，交給職員，職員點了點數目，說聲五百元，佩雲點頭，職員遂在定單簿上寫道，西式柚木臥房傢生一堂，共計十五件，貨價三千元，收定洋五百元，寫畢交與佩雲，他放進皮篋中藏好，回頭向海棠輕聲道，我們現在找房子去罷，於是兩人又出了永安商場，正欲穿過對面馬路去，忽然迎面走來一個西服少年，向佩雲叫道，哈囉，密司脫倪，你到那兒去呀？佩雲定睛一瞧，見是楊美玉，便也叫道，密司脫倪，你從那兒來？我們就在這兒買些東西，我到四馬路新報館登廣告去，這位女子是誰？佩雲道，是舍親洪海棠女士，一面又向海棠道，這是我同學楊美玉先生，兩人一見，都不覺一怔？海棠認得他是那天被自己撞落書本的少年，原來就是佩雲的同學，美玉這時皺了眉毛也沉思一回，笑道，密司洪似乎那兒見過，海棠微笑道，也許路上曾遇見過，不過我却沒有注意到，美玉把手在額間一拍，笑起來道，我再也記不起了，佩雲道，你去登什麼廣告，美玉道，我叔叔大光明洋行裏一個女書記，因病辭職，所以要想再請一個，但一時裏又找不着人材，因此便想出登報招考的法子來，佩雲聽了這話，盤機一動，笑道，我倒可以介紹一個人材給你，美玉道，真的嗎？那再好沒有，省得我再去登報費事了，但這裏站着說話，到底不便，你倆位如沒有事的話，我們且到大東茶室裏去坐一會怎樣？佩雲道，很好，三人遂重又進永安公司，到二樓茶室，三人脫了大衣

款在橋背上。侍役泡上三盞龍井。問吃什麼？美玉道：回頭我們自會叫的。侍役便即走開。美玉問道：你說的究竟是那個，佩雲笑道：我先問你，你叔父肯出多少月薪？美玉道：上次一個聽說二千元，終大概二三千元左右吧。佩雲點頭道：這樣差不多。我介紹的就是這位密司洪。美玉向海棠望了一眼笑道：就是這位密司洪嗎？好得很，密司洪前次是在那兒辦事？佩雲道：她剛從北平到上海，從前是在北平女中畢業，美玉笑道：原來如此，密司洪才高詠絮，欽佩得很，海棠含笑，太客氣，我是一些兒不懂什麼，承你這樣褒獎。可叫我難爲情死了。美玉聽她一口清脆的北平話，真似出谷黃鸝，十分動聽，便笑道：那麼準定就這樣吧，好在行裏也沒有什麼勞苦的工作，祇不過起碼稍爲說說，密司洪打字會不會，海棠點頭道：打字稍會些兒，原不十分精熟。美玉笑道：祇要會就是了。管什麼精不精，反正又不是考狀元，況且密司脫倪介紹，不考也可錄取可，佩雲海棠倒給他說得都忍俊不置。佩雲道：那麼你和叔父去說一聲，我們大概三天後就應試怎樣？美玉喝茶笑道：得了，得了，三天後你伴密司洪來任職是了，大光明洋行在二馬路外灘，花旗銀行對面，你知道嗎？佩雲點頭道：我知道的，那天下午兩點鐘，最好相領你勞一次駕，也等在那邊，美玉忙道：這個理所當然，我們彼此好同。還客氣什麼？佩雲站起道：那麼我們再見，海棠遂也站起身來，美玉忙把佩雲身子按住道：

那裏話，既然已在此地，待我作個小東道吧。海棠也道：我們真的還有些兒事呢，美玉一瞧手錶又道：現在祇有三點半鐘，就是你們有事，我四點鐘讓你們走，多少吃些兒點心去。佩雲因為事相託他，且他留得這樣起勁，若一味的不允，怕有些兒不好意思，因此祇得坐下。向海棠道：既承密司脫楊這樣熱情，我們恭敬不如從命了。海棠說：美玉也祇跟着坐下，美玉道：你怎麼說這話？那就不像好朋友了，說着便握着茶壺，向海棠佩雲面前各篩一杯，海棠忙道：謝謝，美玉她一眼笑道：不要客氣。這時女侍拿着一盤點心，走到桌邊，美玉道：這是餛飩大飽，兩位喜歡吃嗎？佩雲道：隨便些兒說關係，美玉遂叫女侍者放下三客。海棠祇吃了半個，便使用手帕抹了抹嘴。美玉道：密司洪大概喜歡吃甜的吧？回頭就有芙蓉大包拿過來了。海棠笑道：你不怕客氣，我這時真飽得很，美玉笑道：密司洪的胃口這樣弱嗎？我可不信，一定不喜歡吃這個包子，說着，遂又拿了春卷，燒賣，芙蓉包等點心，佩雲道：儘夠了，多了怕吃不下。美玉道：不要緊，剩下來可以退的，你怕不要作客好嗎？密司洪一些兒不吃，那不是瞧不起我嗎？海棠聽他這樣說，祇好又吃了一隻芙蓉包。佩雲見鐘已敲四下，因和海棠向美玉告別，並約定三天後在大光明洋行再見，美玉和佩雲握了一陣手，伸手要向海棠握時，海棠却先彎着腰和他點頭，美玉祇得把欲伸出的手又縮回來，海棠笑着佩雲的臂膀出了

茶室，一路的看過去，有沒有石租貼着，兩人到五馬路時，却見一條素堂，是德興里，門內是石庫門兩幢兩下房子，佩雲見九號裏有客堂樓出租，因和海棠敲門進去，來開門的是個老媽子，問找那家，佩雲道看房子，老媽子遂請兩人到客堂，說坐同家，我去叫太太，佩雲最客室中擺設，倒也很是體面，全堂紅木傢生，四壁掛着各畫，正在這時，見廂房裏走出一個年約五十左右的婦人，向佩雲問道，你們看房子嗎？佩雲點頭道，不錯，那婦人遂領兩人上樓，推開客堂樓門，讓兩人進內觀看，佩雲見房間倒很寬大，且四壁全都油漆，很是清潔，窗子朝南，光線也相當充足，因回頭對海棠道，月球你瞧這中意嗎？海棠道，不知要多少錢一月，佩雲道，還有上層如果層阿媽，她住在哪裏呢？因向那婦人道這位老貴姓，不曉得還有亭子間空嗎？因為阿媽的婿方沒有呢，那婦人道，敝姓陳，亭子間現在我們自己用，假使你們要的話，我們可以讓給你的，佩雲道，房租每月要租多少？陳老太道，兩間一起要租五百元，佩雲笑道，這未免貴了，陳老太道，現在房子沒依我，我倆這樣租價還是便宜呢，而且我們人多還不信的，先生姓陳，你們幾個人住的？佩雲道，我們一共不過兩個人，再清潔也沒有了，陳老太笑道，就是你倆夫妻住嗎？孩子幾個？佩雲海棠一聽這話，心中暗想，啊呀，這可好了，推竟把我當作兩口子，因望了海棠一眼，不料海棠也在望自己，四目相對，甚覺有

海棠紅

二二

些不好意思，紅暈着臉忍不住啾的笑了，佩雲忙搖手道：「陳太太，你弄錯了，並不是我兩人住，我姓倪，她姓洪，她是我的表妹，我表妹和婚母方從內地逃出來，所以我來替她們代找房子，原是姑媽和表妹娘兒兩人住的，孩子也沒有，你想不是很清潔嗎？陳老太太方知自己誤會他們是對小夫妻，因也笑道：「那麼這樣吧，我這人也喜歡直爽的你們果然很清潔，我就減去五十元吧，海棠向佩雲衣角一扯低聲道：「雲哥，這樣房金太貴了，二三百元還好哩，佩雲道：「別處房子恐怕沒像這裏清潔，便笑問她道：「陳太太，房東要找房客也很難，我們是很規矩的，而且白天裏我的表妹又到洋行去辦事，祇有老太太一人在家裏，人又不嘈雜，下面也可以不來打擾，我想算了四百元怎樣？陳老太太見這一對花朵似的少年，心裏已很喜歡，原來陳太太的丈夫也是個銀匠，膝下沒有子女，所以見了年輕美貌男女，她都羨慕。今聽佩雲這樣說，便沒着答應了，佩雲因付了二百元定洋，說明天就搬進來，一面請陳老太太叫傭人房子收拾收拾，情願出幾個酒資，陳老太太一口答應。佩雲和海棠方始告別出來，佩雲笑道：「月妹，那陳老太太真也有趣，她纔當我們是兩口子呢，海棠嘆的一笑，說着他紅了臉低頭不語，佩雲笑道：「月妹，那麼我們該打個電話給永安商場，並叫大衣部把大衣也送到這兒來好了，海棠點頭道：「好的，這時我要回家了，把家中一切先整理整齊，而且我也得告訴了媽，媽得知這個消息，不覺心中

要怎樣歡喜呢，佩雲因在商店裏項打了個電話，一面和海棠坐車回家，車到戈登路，海棠跳下車廂，佩雲道：「我明天早晨到你那裏來相幫，海棠嫣然一笑，兩人各自分手，第二天早晨，佩雲急匆匆到海棠家，見一切東西都舒齊扎好，佩雲遂叫老虎車載去，一面和海棠娘兒倆坐車到新房子，等他們到後一回兒，永安商場稼生也已車到，佩雲吩咐吊上樓中，那時老虎車也到，海棠叫這些物件，都放到亭子間，大家忙亂一陣，直到午時將近，將才一切安擺定當，佩雲付了貳千五百元交通銀行定期支票，給木器收帳員，這時海棠瞧房中一切用具，真是興奮得了不得，想起到上海足足受了半年苦，今天依然有這樣好日子過，真是意想不到。心中這一快樂，她情不自禁的將佩雲緊緊抱住。

十六 刻骨銘心娘兒齊感德

噓寒問暖，疼妹藥親嘗

佩雲突然被海棠緊緊摟住，心中倒是一怔，海棠連叫道：「雲哥，你正是我的重生父母了，佩雲笑道：「你可要折死我了，說着，回頭又望着洪老太太道：「老太太，月妹的職業也找好了，昨天的事也真湊巧，洪老太太道：「可不是，但說來說去全靠倪先生幫助，昨晚上

真兒真與奮得了不得？一夜不睡，絮絮的說這樣說那樣，全都告訴了我，我說倪先生這樣的恩德，真叫我們到死也不能忘呢。佩雲覺得不好意思回答，便不去理會她，祇向海棠笑。海棠眉兒一揚，眼兒一轉，這樣得意的神氣，真是頗盛她的嬌態可愛。便不自主的握了她手，在席夢思上坐下道：月妹，你今天可樂了，海棠的酒兒始終不會平復過，把整個身子全假在佩雲懷裏，望着佩雲嘻嘻的笑，纖手輕輕地撫着佩雲的肩兒，真有無限的柔情蜜意。正在這時，忽見三房東的娘姨王媽上來道：外面有永安商場的人送大衣來，說是你們定的，不知有定過嗎？海棠一聽，跳起來道：有的，有的，說着，便咕咕略略連奔帶跳跑到樓下去了。洪老太道：這妮子還一味的孩氣。佩雲笑着沒回答，不多一刻，海棠直走上来，手中提着一隻大盒子，放在桌上，打開盒蓋，把裏紅氈大衣取出，披在身上，身子轉了個轉，笑問洪老太道：媽，你瞧這件式樣好嗎？洪老太點頭道：做得很合身，海棠笑得嘴兒沒合攏過，祇在房中一跳一跳的忙着。佩雲道：你穿上別脫了。我們到外房去吃飯吧。時候已十二點多了，海棠心中歡喜得肚餓也忘記了。這時候被佩雲一提醒，果然腹中叫起來，於是三人關上房門，走了幾步，房東婆老太太正在用飯，見了三人，忙叫這兒吃飯，洪老太忙笑道：別客氣，我們還有點兒事。佩雲一頓住了租金，一面遂和洪老太娘姨倆出了大門，好在五馬路是很熱鬧，下去一條四馬

路旁館更多，佩雲走進一家會賓樓，海棠吃吃笑道，雲哥，這家菜館不是他新賺的嗎？說得大家都忍俊不置，侍役侍入座，佩雲拿過菜單，叫洪老太點幾隻菜，洪老太說隨便些兒，我的眼睛比前更不行了，瞧這小小字，好像都在抖似的。海棠笑道，我來點幾隻吧，說着，拿起鉛筆在紙上寫奶油菜心，紅燒魚頭，又抬頭向佩雲笑道，這是雲哥喜歡的吧？佩雲笑道，一些兒不錯，月妹真是我的心，海棠瞞他一眼，忍不住笑的樂了，一面又道，現在我點媽喜歡的，乾燒鱧魚，要燒得酥，媽一定喜歡吃。佩雲道，那麼你自己呢？海棠噙噙笑道，我點的辣子鷄丁，好了，這幾隻儘夠，佩雲道，你請喝些兒酒嗎？海棠道，我們喝不來，雲哥喜歡就喝些兒，佩雲道，這四隻菜下酒的，我再添一隻北京填鴨，這你們一定喜歡的，說着，回頭把點的菜紙，交給侍者，說北京填鴨慢些上來，其餘要快，再拿瓶葡萄酒，侍者答應，一回兒酒杯已端上，佩雲倒了兩酒杯，和一半杯，半杯遞給洪老太，說少喝些也能活血的，一杯送到海棠面前，笑道，一杯酒終歸喝的。海棠含笑點頭道，雲哥已給我倒好，我不會喝也祇好喝了，佩雲笑道，月妹的酒量一定很好，你說我我不可不信，海棠道，真的我不會喝，你怎知我話你，佩雲笑道，祇要瞧你桌上的酒盞兒，就可知道，你是量好的，說得洪老太也笑起來，三人慢慢的喝着酒，海棠一盃喝完，嬌靨微紅，佩雲見她好似出水芙蓉，真是美艷已極，因握着酒瓶笑

道，月妹，再喝一盃怎樣？這酒是不會醉的，海棠因為今天是特別的興奮，且又不忍拒絕佩雲的美意，因又喝了一盃，佩雲還道她是客氣，因叫她再喝時，海棠笑道，再不能喝了。我的頭腦也有些混呢。佩雲道，那麼大家吃飯吧，我也不喝了。海棠纔手輕輕一拍，笑道，我第一贊成，多喝酒到底傷身子的，佩雲知道她是不願自己多喝酒的表示，却不直接勸我，在無意中說了一句，可見她性情的溫柔，佩雲心中真喜歡得不知怎樣才好，三人吃畢飯，佩雲付去賬，出了會賓樓，佩雲道，你那裏我不去了，後天我伴你到大光明洋行接洽去。海棠握着他的手，誠懇地道，今天叫你累了，且又累你荒了課，我心裏真不安，佩雲笑道，月妹，以後我們彼此不要再說客氣話好嗎？大家拿出赤誠的一顆心來相待，我們最好像親兄妹一樣，海棠笑道，不像親兄妹，你剛纔和房東太太說，我們不是表兄妹嗎？佩雲哦了一聲，兩人都低頭會心笑了，佩雲又向洪老太道，老太太，雇一個老媽子，你託下面王媽好了，她也許有同伴正欲找個東家，洪老太點頭，佩雲方分手回家，佩雲走進小院子，迎面見小翠出來，見了佩雲，忙叫道，表少爺，早晨我真嚇死了，佩雲一聽吃了一驚，急問道，什麼啦？家裏出了亂子嗎？小翠道，表少爺，早晨早起來，問我說表少爺到校去嗎？我說表少爺一早就到校去了，萍小姐也忙起身洗澡，我端牛奶給她喝時，她碰喝了半盃，說有些頭疼，我說小姐身上既不舒適，難住一天

吧，萍小姐不回答，拿了書本依然到校去，誰知十時餘過，校裏同學孫美玲小姐陪萍小姐回來，說小姐病了，我見小姐神色不對，急忙告訴老太太，老太太見萍小姐好像厭過去模樣，一時急得哭起來，後來還是姑太太連忙打電話請西醫來打針，佩雲心中別別一跳，忙問現在怎樣？小翠道，現在終算醒過來了，可是身上却發燒得厲害，剛纔已給湯伯年中醫診過脈，現在想已睡着了，佩雲聽了，三脚兩步的到了芝萍臥房，裏面悄悄無聲，鼻內祇聞到一陣藥氣味，見芝萍仰躺在床上，蓋着一條粉綢被兒，兩手却撩出在被外，星眼微閉，雲髮蓬鬆，兩頰通紅，這一副病西施的嬌態，在佩雲眼裏瞧來，更覺楚楚可憐，站在床邊，心中無限抱歉，祇覺一陣辛酸，那眼淚就奪眶而出，芝萍好好兒的怎會生起病來，原來她自從這天在床上偷偷哭了一回，心中從此便鬱鬱不樂，後來幾天中，又見佩雲老早出外，深夜歸來，差不多天天沒有見面日子，她想表哥在外面到底玩些什麼，這樣他自己身子也受不住，昨夜芝萍在小院子踱着步，對天空明月嘆一回，又落一回淚，積勞成疾，况又受了風寒，因此萍小姐就懶了病了。芝萍本是個無憂無愁的快樂天使，爲了一縷情絲，緊縛着自己，所以生出許多煩惱，多半還是爲了佩雲所致，這時佩雲能自知抱歉，爲她淌下一滴眼淚，佩雲尙不失是個有良心人，正在這時，芝萍嘆了一聲，輕輕喊道，小翠，小翠，倒盃茶來，佩雲一聽，慌忙在桌上倒盃溫開水，親

自蹲到芝萍的口邊，芝萍一面喝，一面把被兒掀開，自語道：我真熬死了。佩雲見她身穿月白綢衣，胸口顯出粉紅的兒子，罩着奶峯，兩臂嫩藕似的露着，因又給她蓋上。低聲道：萍妹，你快別撩開，要受涼的，芝萍在模糊中，一聽這聲音並不是小翠，便忙睜開杏眼，見坐在床邊，端茶給自己喝的正是佩雲，心中又喜又羞，且帶有三分怨色，連忙緊緊抱了被兒，回轉頭去，佩雲放下茶杯，溫和地道：萍妹，好好兒的怎麼會病了？芝萍不語，佩雲知她心中一定氣着我，心中頗覺難受，便坐在床邊，默默地吊下淚來，芝萍聽他好一回兒沒動靜，因偷偷地回頭向他望了一眼，祇見他呆呆地坐着，一時心裏倒又軟下來，眼角邊也湧上一滴淚水，慢慢伸出纖手，去拉佩雲衣袖道：你才回家嗎？佩雲忽然聽她和自己說話，心中喜歡得破涕為笑，回身將她撫手握住，柔順地頰了一回，微笑道：萍妹，你現在身子覺得怎樣？怎的又傷心了？說着，把手在她額上抹下一滴眼淚，芝萍搖頭道：並沒有什麼大病，祇不過身子熱燥得很，你臉兒紅紅的，在外面敢又喝點酒吧，佩雲見她又嘆口氣，心想：萍妹自己病得這樣，還替我操這一分兒心，可見她是多麼愛着自己，一時心中又感激又傷心，那眼眶子裏的淚水，不曉得怎樣，便撲簌簌的滾下來，芝萍見他哭着，自己心裏傷心，淚如泉湧，兩人默默地哭着，小翠端着藥碗上來，見了這個情形，遠道兩人在吵嘴，便遠遠怨着佩雲道：表老爺，洋小姐病得

這樣厲害，你還給她嘔氣嗎？佩雲一聽連忙收束淚眼，笑道：「那裏敢給妹妹嘔氣，你快擰把手巾，給妹妹擦個臉兒。」小翠放下藥碗，便去擰手巾，佩雲接過，親自透開，在芝萍臉上輕輕揩一把，小翠道：「我藥已涼了一回，萍小姐先喝了藥，再喝口兒米湯吧。」佩雲道：「萍妹還不會用過飯嗎？」小翠道：「早晨也喝過半盃牛奶呢，芝萍搖頭道：『我一些兒也不想吃，佩雲端過藥碗，吹了一吹道：『那麼先喝藥吧？』等同吃片奶油麵包好了，說着，端到芝萍口邊，芝萍道：『讓小翠端好了，佩雲道：『我又沒有事，端着不一樣嗎，不知燙不燙嘴，說時，自己先喝一口，笑道：『一些兒不燙了，妹妹，你快喝，芝萍見他這樣多情，心中把數日的鬱悶早已消去一半，遂一手攀着佩雲，略仰起身子，把一碗大口的酪都喝下去，小翠又端過漱口水，佩雲在罐子裏剝一粒奶油大妃糖，塞到芝萍口中笑道：『萍妹，吃些兒甜的吧，芝萍睜眸一轉，忍不住嫣然笑了，這一笑真是嬌媚得可愛竟把佩雲呆住了，暗想：『萍妹素來純潔無知，天真活潑，怎麼近來也有些羞人答答的娘兒體了，難道她已懂得男女間的愛情了嗎，這個時候，聽外間有人問道：『萍兒醒來沒有？』小翠答道：『才醒來一回，二汁藥也喝了，現在和雲少爺擦着天，佩雲知道真媽和媽來了，因先迎着出去，果見倪老太和趙老太進來，問佩雲什麼時候回來，佩雲道：『好一回兒了，我一聽萍妹病着，我就到這兒來，趙老太道：『誰告訴你的？佩雲道：『小翠告訴的。』

這時倪老太太已到床邊，用手摸着芝萍額角，說道，熱比早晨是退了許多，這劉醫生的醫理很不錯，芝萍道，姑媽，剛才我醒來時還很燙手呢，倪老太太道，萍兒好好的怎麼會病起來，總是晚上貪涼受了寒，趙老太太也撫她手，親熱地拿到鼻上來吻着道，小翠一些不贏的，我爲着萍兒夜裏要茶要水，特地叫小翠伴着睡在下榻，留心萍兒夜裏會不會把手擦出被外，姑太太，你不知道，去年春季裏，萍兒還跟我睡在一處呢，芝萍聽她媽說出這話，把眼兒向佩雲睇來，見佩雲正在抿了嘴兒笑，心裏好生難爲情，連忙別轉頭去，倪老太太道，萍兒身材生得高些，論她年齡實在還小呢，這時小翠已端上粥湯和饅頭筍片，彌建肉鬆，說已下午四點鐘了，萍小姐多少該吃些兒，趙老太太道，你放着，姑太太，你遞隻枕兒來，讓萍兒靠着，媽來餵着你吃些兒，倪老太太忙從床後拿過枕兒，芝萍並不回過臉兒，朝裏說道，我真的不餓，佩雲聽她這樣說，知道她害羞，也許我走了她會吃的，佩雲想着，便走出房門，到自己書房理一回課本，時候不覺已經六點，僕婦王媽便來請吃飯，佩雲把書本合攏，走到飯廳，見舅爹也已在座，佩雲因叫了一聲，章華和他談些時局情形，倪老太太飯畢，先回上房梳洗，章華是個抽大煙的人，佩雲不便和他多談，遂也自行走開，匆匆又到芝萍臥房來，祇見芝萍一個人靠在床上，看書，佩雲道，小翠呢？芝萍一見佩雲，慌忙把書向枕下一塞，含笑道，小翠我叫她去吃飯，雲哥

用過嗎？佩雲點頭道，我也吃過，萍妹太辛苦了，怎麼病中還聽書嗎，說時，已到床邊坐下，芝萍紅着臉兒道，瞧一回小說解悶，佩雲道，是什麼小說，說着，便要向枕下拈抽，芝萍不允，但是佩雲下手很快，已經抽了出來，見是一本紅樓夢，不覺哦了一聲，芝萍躺下身子，格格一笑，早已躲到被窩裏去了。

十七 爲郎憔悴效顰羞說病

恐爾懷疑託故暫離身

佩雲心想，怪不得萍妹近日也懂得兒女的情愛了，原來都是被這一類小說，薰陶所致的，再一瞧書中，芝萍正看到黛玉臥病，寶玉前來看望之處，心裏倒又好笑起來，這難道是我們現在的寫照嗎？萍妹與黛玉相此，尙還說得過去，我自比寶玉，那可有些不好意思，芝萍聽佩雲悄悄的一些兒聲音也沒有，還道他已走了，遂在被中又探首出來，却見佩雲呆呆對着書本出神，因忍不住笑問道，雲哥你幹嗎呆？住着，佩雲回頭望着她笑道，萍妹這樣工愁善病，真要變成紅樓夢中的顰兒了，芝萍紅着臉道，你怎麼知道我是多愁的人呢呢我一不愁吃，二不愁穿，還愁什麼，佩雲嗤嗤笑道，你是愁着寶哥哥恐怕給黛玉姐搶去呢，芝萍呼他一口，笑道，雲哥，你再胡說，我可告訴姑媽去，不叫姑媽

聽你，佩雲一伸舌兒笑道，萍妹才好些兒，就這麼厲害了嗎？這可不得了。我的好妹妹，請你別告訴，就饒了我這一遭兒吧，芝萍向他吓了一跳，掩着被兒，忍不住又吃吃地笑了。佩雲見她已沒有病的模樣，心裏十分愉快，放下紅樓夢，輕輕的走到床邊坐下，把手伸到被窩去呵她癢，芝萍驕道，雲哥，你再這樣，我可惱了，佩雲笑道，那麼你伸出頭來呀，我和你說話呢，芝萍把兩手擦出，按了按被兒，扣在自己的脖子下，雲髮蓬鬆，兩頰微酸，佩雲輕輕理着她的髮兒，笑着道，萍妹，你現在可大好了，芝萍聽他這樣說，自己一想，也覺不對，我是一個有病的人兒，豈能顯出這樣高興模樣，便眉兒一揚，眸珠一轉笑道，所以我不像嬰兒，因為我裝不出多愁多病的樣兒，不過現在我真已好了許多，我熱也完全退了。芝萍說着，把自己纖手去接在額上，佩雲聽了，便俯下頭去，將臉兒去偎着她的頰兒，芝萍並不躲避，兩人親熱的溫存一回，佩雲道，萍妹總要想明白些兒，你太用功了吧，這次病後，該好好兒散一回心了，芝萍聽了這話，一時心中又覺辛酸，暗想，我這次的病，完全是爲了你，你却誤會我太用功，可見得你仍一些兒不知我的心，幾星期來，天天怎麼晚回來，究竟是在那兒玩呢？我想這時間問他，但叫我又怎樣問得出口呢，芝萍想到這裏，那淚又簌簌落下來，佩雲覺得自己頰上有些潤，因忙望她一眼，說道，咦，你怎麼啦，好端端的又淌淚，芝萍默默地並不同聲

佩雲因拿方手帕，給她拭着，一面又勸着笑道，纔兒這樣高興，這時又傷心了，他這氣着我嗎？芝萍聽他說出這話，心中又想，他怎麼知道我心中氣着他呢？這樣說，他未必也有些兒明白我胸，這時芝萍倒又害起羞來，因為這話中，好像自己是和他鬧着氣，鬧氣的原因，是他到外面和別的女同學去玩，那我不是……想到此，因忙說道，雲哥，你這話好生奇怪，我氣着你幹嗎？佩雲笑道，我覺得你有些兒和我生氣，萍妹，現在纔問你賠不是，你莫好要罵，憑妹妹怎樣處罰，我祇不敢時一聲兒，但是妹妹你千萬不要傷心才好，芝萍見他這個模樣，不禁破涕嗤的一笑，把手指在粉頰上劃了劃，跟着他笑道，虧你說得出，我瞧你羞也不羞，佩雲笑道，羞什麼呢？反正祇有妹妹一個人知道呀，芝萍回頭道，你是個老臉皮，我也不同你說了，佩雲忍不住笑了，第二天下午，佩雲纔有出去，伴在芝萍的床邊說笑着，不但芝萍心裏感到萬分的安慰，就是隨倪二位老人家心裏也是喜歡得很。第三天下午，是約定和海棠一同到大光明洋行去的，所以佩雲雖然坐在芝萍房中談天，心裏却十分的焦急，想個什麼方法，我才能脫身去一次呢。因謀久，容易給他想出一個計策，便笑對芝萍道，萍妹，現在天氣漸漸暖了，你要不添些甚麼用品，芝萍想了一回道，上月爸爸給我買來半打絲襪，都已不能穿了，我早裏去買的，不料前天就病了，佩雲道，那麼今天我替你去買好了，還有帕兒，鞋兒，要

「那也深些？」芝萍笑道，「怕兒倒要的，鞋兒不要，前兒媽媽給我買了兩雙，一雙還沒有破，」姑媽又給我買兩雙，我一些也不會穿過呢，」佩雲道，「你真也太做人家了，鞋子穿到一個月，便換一雙新的，我瞧你這雙鞋子差不多有三個多月了，」芝萍道，「我又不常出去，鞋子要穿破它可就真難，你說我做人家，倒也並不是，好好兒的鞋一雙變去了，不是太不愛惜東西嗎？」佩雲點頭道，「妹妹這話原也不錯，我想像妹妹這樣的女子，在現在社會上就難得呢，」芝萍道，「他二眼笑道，「雲哥，說到後來，終是和人家開玩笑的，」佩雲道，「我是真話，並沒有給你戴高帽子，」芝萍抿了嘴嗤嗤的笑，佩雲站起道，「那麼此刻我就給妹妹去買怎樣？」芝萍道，「我是並不要緊的，過幾天也沒關係，」今天天氣怎樣？外面有風嗎？」佩雲道，「今天很暖和，你瞧窗外的陽光，熱烘烘的晒在身上多適意，」芝萍道，「雖然暖，但你大衣是仍要穿去的，」佩雲點頭道，「我理會得，」萍妹，你祇要等兩三個鐘點好了，」說着，便出了她的臥房，取了大衣，挽在臂上，匆匆到海棠家裏去，在路上佩雲心裏想，「妹妹也有許多日用品沒備好，我何不就此買些去，因此佩雲先到新新公司，手帕部，襪子部，內衣部，化妝部，每一部裏一式的買作兩份叫他扎好，一包暫存在公司裏，一包他揀着便到羣樂里去，到了海棠的家，祇見她們正在洗臉，一個老媽子收拾碗盞，海棠見了佩雲，便連奔帶跳的走上來，笑道，「雲哥，你還不會用過中飯吧，」佩雲握了

海棠這小色鬼一點多了。我是早吃過了，海棠笑道。今天我們做是特別遲些兒。說着，便請他坐下。老媽子忙來倒茶，佩雲道，是不是樓下王媽介紹來的，洪老道，是的。編姓朱，是王媽的同鄉。佩雲點頭道，這樣很好。海棠指着那包東西道，這是什麼東西呀？佩雲笑道，你試猜猜看，海棠微咬着嘴唇，露出一排雪白的銀齒。點了點頭道，這是新新公司的包皮紙，想來終是衣料化妝那一類東西吧，佩雲伸手把她手攔住，格格笑道，月妹，真是個聰敏人，一猜便着，你快透開來瞧吧，海棠眉兒一揚，掀着酒兒，說着，笑道，不可不是，佩雲見她笑得兩手兩腳差不多要舞踏起來，因也祇望着她嘻嘻的笑。海棠這時已把紙包兒透開，見裏面尙有四五盒精美方盒，海棠一盒一盒的打開，祇見：有髮匣，有夜匣，有絲襪，有香水，雪花膏，梳子，生髮油，指甲油，蔻丹，一切都舒舒齊齊。海棠跳了跳脚，向佩雲望着笑道，這些全都給我的嗎，佩雲道，不給你還給誰？你瞧瞧還短少了什麼？海棠笑道，我還不曾瞧全呢，說着，又把另一盒打開，却見裏面：有兩端都釘着軟繩，心裏倒是一怔，想這作什麼用，拿起盒蓋一瞧，見裏面是衛生帶。旁邊尙有兩捲棉花，上寫幸福棉，海棠這才理會過來，一時羞得兩頰通紅，想雲哥真也想不到遇到了，這樣體貼多情，叫人真覺有些羞人答答，回過頭去儘他。他祇別無異却並不注意，自管和洪老太察青天，每章層層笑的一笑，連忙把這盒蓋上，笑

向佩雲道，謝謝雲哥。又叫你化了不少錢吧，……說到這裏，忽又啊了一聲道，我說錯了，洪老太和佩雲都問道，怎麼啦，海棠道，雲哥關照我不要和他客氣，我怎的又客氣了呀，我說謝謝，不是說錯了嗎，兩人都笑了，洪老太道，這妮子多淘氣，佩雲望着她，臉兒笑，海棠不好意思道，雲哥，你盡向我笑幹嗎？佩雲嘆了一聲道，你不瞧我，你怎樣知道我瞧你呀？海棠聽了，更加不好意思，紅了臉兒逃下去了，一回又上來道，雲哥，我們可以走了嗎？佩雲一瞧手錶，已兩點十分，因道，差不多了，月妹，你快打扮起來吧，海棠扭着身子，笑道，不，我這樣就行了，說着，把桌上推着的盒子，都搬進玻璃櫥裏，又取出聚紅呢大衣，兩人告別洪老太，便坐車到大光朋洋行去，到了大光朋洋行，先遞給一張卡片，侍役拿了進去，不多一回，祇見美玉匆匆出來，笑着道，兩位來了嗎？我是等候許久了，說着，便向佩雲握手，又向海棠點頭，佩雲連說對不起得很，美玉道，那裏話，家叔這時陣忙，我們且到會客室去坐回兒，於是三人到了會客室，侍役端茶送煙，大家談了一回，祇見門外走進一個中裝男子，年約四十左右，臉兒十分豐腴，手指上戴着一粒黃豆大的鑽戒，嘴裏聊着雪茄，美玉一見，便即站起，向海棠佩雲介紹道，這就是家叔，一面又把海棠佩雲也介紹給楊志民，佩雲海棠因行了個禮，志民隨兩人坐下，滿臉笑容道，對於密司洪的事，美玉已對我說過，我瞧密司洪雖不會

辦過事，學識一定是很好的；況且又是密司脫侯的令親，當然可以成功，好在做行工作並不吃重，想密司洪定能勝任，海棠微笑道：「諸事還須楊老伯指教才好，志民笑道：「別客氣，別客氣，佩雲道：「舍親對於商界情形，真的並沒什麼經驗，有什麼不懂地方，就要老伯指教。志民道：「說那裏話，這個理所當然，我想密司洪是很聰敏的。」要一個星期辦過，行中各事便館一一明瞭了。現在我瞧定明天來行辦事怎樣？海棠含笑點頭，志民便自回買辦室去。美玉道：「家叔的意思，對於密司洪的月薪，準定算二十元，日後辦事努力，自當隨時增加，佩雲一口答應，握了他手笑道：「全仗老兄大力，不知有什麼禮物來謝謝你才好。美玉笑道：「我們彼此好朋友，談什麼客氣，佩雲道：「這時還有沒有空，美玉道：「你真的不用客氣，我領你的情是了。佩雲海棠祇得和他分手出來，兩人早事已成功，心中萬分歡喜。海棠道：「雲哥的大恩，真叫我報答不了。佩雲笑道：「你怎麼又來這一套，我現在尚有些兒事，不送你回家了。明兒早晨我再來伴你怎樣？海棠道：「雲哥有事，祇管自去，我想明兒早晨雲哥也不用伴我了！因為我不願你爲我又荒了課。佩雲見她緊握自己的手，十分懇切的說，心裏十分感動，笑着道：「那麼星期六我來望你吧，海棠點頭道：「好的，那麼我這時回家了。佩雲便給她討輛人力車，目送她去遠，方始匆匆又到新新公司去取了貨，急急回到公館去。祇見芝萍向床裏躺着，一聽皮鞋聲，便

急回過頭來，一見佩雲挾着這麼一大包物件，便笑問道：雲哥，你買些兒什麼回來呀，佩雲一面脫了大衣，一面笑道：什麼都有，我一時也算不出，還是妹妹自己瞧吧，芝萍聽了，很是興奮，便從床上坐起，笑道：你快拿過來，佩雲忙拿到床上，兩人把紙包透開，佩雲一盒一盒給芝萍瞧，芝萍着他道：我是素來不喜歡裝飾的，你怎麼給我買了這許多化妝品呀！佩雲道：從前萍妹不喜歡修飾，我知道現在萍妹一定是喜歡了。芝萍眼皮眨了眨道：雲哥，你怎麼知道的呢？佩雲把手指扳起來，笑道：我這麼一算，萍妹心中的事，全都給我算出來，芝萍輕輕拍他一下，忍不住吃吃的笑。佩雲道：可不是，我猜中了你的心吧？再過兩年，萍妹就更喜歡了。芝萍道：你別胡說，我一定不要這些，說到這裏，忽又欲跳下床道：今天我已完全好了。我要起來了。佩雲知道她心中一定十分快樂，口裏原是故意說的，因忙拉住她，你明天起床吧！別又乏了力，那可不是玩的。芝萍祇得又躺下來，心想雲哥待自己原不錯，也許自己多心，錯怪了他。從此芝萍便仍快樂如常，不過把她一片重心，却完全都變成了羞答答的處女態了。海棠這天回到家裏，把這事告訴她媽，洪老聽了，當然亦很快樂，第二天早晨九時，她便匆匆到大光明洋行，她辦公房間原和楊志民一處，志民殷殷指點給她知道，一面囑她坐在自己旁邊的一張寫字檯上，海棠從此便在大光明洋行服務了。天天按照時間回家，雖然志

民曾有幾次請她吃飯，却被她婉言謝絕，每星期日祇和佩雲到公園去散步，或者去聽一回電影，這樣的生活，真是祇羨鴛鴦不羨仙了。

十八 劫後花嬌罡風侵未已

衣涼歌罷烈燄獨長空

光陰似水般的流過去。早又到了紅了櫻桃，綠了芭蕉的長夏天氣，這是一個天高氣爽的早晨，太陽便從東方慢慢地升起，蔚藍的天空，反映着幾朵色彩的雲兒，時辰鐘噹噹的已敲了八下，那室中床上躺着的一個少女，却猶沉沉地酣睡，祇見她雲髮蓬鬆，臉似芙蓉，眉如遠山，兩眼微閉，把長睫毛連成一條線，身穿月白襯衣，酥胸半露，蓋着一條綉薄的紗被，兩臂擦在一旁，一手還抱着被角，朝陽照着她的臉兒，嘴角邊顯出一絲笑意，這副嬌嫩的睡態，真令人陶醉。這時房外就有個老太太走進來，自語着道：這癩子癩，已經八點鐘了。怎麼還沒醒來！正說時，忽聽那少女嚶了一聲。兩手揉着睡兒，問着道：媽媽，什麼時候了？老太太道：已八點鐘了！秋月快起來，涼洗，吃了點心到行去。海棠一聽，連忙起身，在櫥裏取出一件淡紅色喬漢紗旗袍，朱媽已把臉水端上，海棠匆匆洗畢，洪老太道：秋月，這幾天你咳嗽有好些兒了嗎？晚上我聽你還要咳好幾來

呢，海棠道，我在行裏却不會咳嗽。洪老大道：每天吃盃豆腐漿，到底也有些効驗，海棠道，前天雲哥要叫我給醫生瞧瞧，說不會肺病，我說大概晚上貪涼，所以傷風了。肺病那還了得。洪老大道，但是飲食方面，你自己應得小心才是。海棠點頭，一面喝了豆腐漿，吃兩片麵包，朱媽給她穿好皮鞋，海棠換上，說聲媽媽我走了，便出了藥房，坐車到大光明洋行去。推進實辦室，時鐘正九下，楊志民還沒有到，海棠在自己案桌上坐下，侍役來擰手帕倒茶，海棠喝了一口，心中暗暗的想，我到這裏辦事差不多已有四個多月，楊實辦對我另眼相待，月薪已加了八百元，這真使我慶幸十分，但他所以這樣看重我，究竟有否另外的作用，現在却還不能知道？不過祇要自己尊重人格，外界一切引誘是不怕的，記得我初辦事時，行中大小職員，對於自己似帶着神祕的態度，以為女書記祇不過大班中一隻花瓶罷了。但是幾月來，自己辦事的能力和冷若冰霜的態度，使行員們知道我到底不是個平凡的女子，所以一個女子在外面作事，為什麼會得不到男同事的尊重，這並非完全是男子的不是，實在是由於女子自己輕浮所造成。大半女子在外面辦事，第一不遵守時間，第二公事求男同事幫忙，第三甚至於在辦公室內塗脂抹粉，這樣怎不要給人家稱花瓶呢？女子在社會上和男子要高喊平等，實在非自己先來提高人格不可，但回瞧目前中國社會的女子職業，真是令人無限的扼腕！海棠正在默

的想，忽聽戶門一聲，從門外推進一個人來，正是楊志民。今天他穿了一套畢挺派力可西服，頭髮梳得光可鑑人，鬚髭刮得精光，瞧過去誰也猜不到他是個四十多歲人了，見了海棠，便即笑道，密司洪，你早，海棠忙也叫聲楊伯伯早，志民在寫字樓旁坐下，侍役忙來倒茶，這時又走來一個馮科長，手中拿着電報，走到志民旁邊，躬身笑道，楊大班，這是美國吉利洋行的來電。志民一面接過一面拿起一支雪茄，啣在嘴裏，馮科長慌忙取過火柴，替他燃了火，志民吸了一口，點頭道，你知道我們貨色幾時可以出口，馮科長道，本月底一定可以了。志民道，我答應他們本月底可以貨到，現在還祇能狗出口？那麼我們信用不是要失掉了嗎？馮科長道，現在各路交通實在不便，我是再三看電報他們過了，志民把雪茄煙盒上一攔，瞪着眼道，這事你非得趕緊去辦不可，誤了我事，那可不行，馮科長嚇了一跳，忙退後一步，連連道，這事我立刻再去相催，能夠早日出口，這當然是更好了，志民不語，馮科長使回身退出，不料才跨出門一步，志民又大喊回茶，馮科長急得忙又回轉身來，侍立一旁，志民道，極遲二十五日之前，貨色要出口的，馮科長不敢違拗，連稱是是，忙退了去，志民等他走後，便把那報遞給海棠，滿面合笑道，密司洪，請你寄覆一個電報，說下月十五日，貨色一準可到，海棠接過，便歡歡的拿筆在紙上起個稿，交與志民瞧，志民看了一遍，點頭笑道，這樣很好，海棠

因用打字機打了一張，一面心中暗想，我道這貨色是非常要緊，他回電中却仍說下月十五廿，那麼何苦又向馮科長發威刁難他呢？這大概就是買辦的架子吧！海棠想着，又覺十分感慨，一面又按鈴叫侍役把電報打出，兩人默默的瞧一回報，志民向海棠搭訕道，密司洪，昨天大筵酒家開幕，聽說備有各式新鮮點心，我想午前請你一同去吃些，不知你真賞我一個臉兒嗎，海棠聽了，心想你屢次被我拒絕，今天若再不答應，恐怕人家要不高興，對於自己的地位，也怕發生了動搖，況且他究竟是個四十多歲的人，我祇把他當作長輩看待，難道他還能夠有無禮的舉動嗎？海棠這樣一想，於是抬頭答道，屢次承楊老伯美意，我却終不會有空，今天本家亦有些小事，但既承邀我，我把那邊事祇好丟開了。志民聽她說得這樣委婉，心中十分快樂，笑道，密司洪真好難請到，今天我的面子，也不知怎樣大呢？海棠忙道，這是那裏話，你真太客氣了，志民吸口煙望着海棠出了一回神，問道，密司洪是生長北平嗎，海棠點點頭，志民道，那麼密司脫呢？他好像不是北平人，不知你們是什麼親戚，海棠暗想，這事要你問什麼，因眸珠一轉道，哦！他是南京人，他的爸是我的舅父。志民點頭笑道，原來你們是個表兄弟，好得很……海棠見他這樣說，心中倒頗覺不好意思，紅着臉低頭不語，大家默默地不說話，直到時鐘打了十二下，志民方站起道，密司洪，我們一同走吧！海棠因為已經允許了人家祇得

隨他走出寶辦堂，汽車早在門外待候。志民讓海棠先跳上汽車，吩咐開到大美酒家去。侍役接入樓上，志民揀了一間靜雅單座，侍役泡下香茗，問吃飯還是吃點心，志民笑向海棠道：「密司洪說吧。」海棠道：「我不客氣，既已吃飯時候，我們就吃飯吧。」志民拍手笑道：「不錯，但是我們儘吃飯沒有意思，先稍喝些酒怎樣？」海棠搖頭道：「這個謝謝老伯，酒我是不會喝。」志民笑道：「那麼稍喝些酒是不緊要的。」說着，遂吩咐侍役拿瓶葡萄酒來，並點了六隻酒菜，另外加一隻廣東名菜龍虎鬥，一面又擺起茶壺，向海棠篩了一盃，海棠忙道：「謝，志民笑道：「密司洪，我們在行裏辦事，須要認真，到了外面，彼此都是朋友，大家可以不必客氣，我們還是隨便些兒吧。」海棠含笑不答，一回酒菜上來，志民把杯碰滿了盞酒，海棠道：「楊老伯，我真的不會喝，還是你自己多喝幾盃吧。」志民道：「那盞盞盞盞終是有的，我既已給你倒了，就請你賞我個臉兒，海棠啊呀一聲道：「楊老伯，你這樣客氣，我可不好意思了！」志民笑道：「密司洪，那麼你也太客氣呀；我說大家實惠些兒，你如真的喝醉了，我就送你回家。」海棠被他這樣一纏，再也推却不脫。因微笑道：「那麼我祇能喝一盃。」志民笑道：「準定不叫你喝二盃，那終好了，海棠嫣然一笑，方舉起盞盞喝了一口，志民心中大樂，便一連的自己先喝三盃，向海棠道：「密司洪，你瞧，我這一盞就是三盃，你怎麼半盞還沒喝去嗎？」海棠道：「楊老伯酒量好，是該多喝幾盃，像

我就行啦。志民涎着臉笑道，密司洪，我請求你件事兒，不知能答應我嗎？海棠一怔道，什麼，志民道，我現在雖然是個四十左右的人，但瞧起來實在還並不十分老，你若一味的祇叫我老伯，那我不是被你越叫越老了嗎，海棠笑了，忍俊不置，便抿嘴道，論年齡你是我的長輩，我不叫你老伯，叫什麼呢？志民忙道，這個我不敢當，而且我也沒有福氣像你這樣的一位姪小姐，新法的叫我一聲密司脫楊，要不然就叫聲楊先生得了，海棠含笑不答，志民一面喝酒，一面又笑道，密司洪，你以為除這個稱呼外，尚有更切點的稱呼叫我嗎？海棠聽了這話，把臉兒一沉，冷冷說道，那麼祇有楊老伯的一個稱呼了，志民見她若桃李，心裏實在是愛得了不得，但她那副冷如冰霜的態度，令自己又覺得有些兒害怕，聽她這樣說，真佩服她的聰敏，一時故意哈哈狂笑起來，海棠見他這副醜態，心裏實在很不高興，因推說頭痛，酒飯索性都不吃了。志民忙去握她手道，怎麼好好兒頭疼了，有什麼不舒服嗎？海棠連忙將他手一摔，站起道，對不起，我頭疼得厲害，下午不能到行了，請半天假，讓我回家去休息一回。志民見她突然這個模樣，知道不能挽回，道，那麼我送你回家吧；海棠道，不用了，謝謝你，咱們明兒見吧，說罷，便自管自的急匆匆回家去了，志民待她走後，呆呆的站了一回，握着拳頭，狠命的在自己額上敲了兩下，自罵着道，蠢才，蠢才，好容易約她出來了。你却竟失鬼似的神撞

了她，唉！你性急什麼呢？志民一邊說，一邊把桌上那瓶葡萄酒拿起，瓶口對準了嘴，喀都喀都的向肚裏直倒，這時那隻龍虎門案才上來，志民那裏還有心思吃飯，付去案帳。立刻坐車到維也納跳舞午餐去。海棠一肚子的氣悶，回到家裏，洪老太見她悶悶不樂神氣，忙問道：「今天不是星期六嗎？你怎麼這時回來呢，海棠道我有些兒頭疼，告着假回家的。」洪老太聽了，忙把她拉入懷內，摸着她額角道：「那麼快騎回兒，你既有些兒頭疼，早晨不該到行去了，說着，又望她道：「你的臉兒怎麼紅紅的，你覺得發燒嗎，海棠想，我又不能和你說是喝過了酒，因道：「不要緊的，媽媽，讓我躺回兒就好了。說着，便睡到床上去。洪老太給她蓋上了被，坐在床邊，輕輕替她敲着頭。海棠道：「媽媽，你不吃力嗎？不用敲了，……說到這裏，又連連咳嗽起來，心暗想，社會終是黑暗的，人心終是險惡的，想不到活了這一把年紀的人，尙是如此無賴呢。海棠想了一回，倒真的睡着了，這她一覺醒來，已是黃昏將近，聽得房中有人談話，因忙睜眼一瞧，原來正是自己的雲哥，祇見他身穿白哩吱西服，上褂却已脫了，裏面白紡綢襯衫，大花點領帶，和自己媽擦着天，因從床上跳起，忙叫道：「雲哥，噢！你多早晚來的呀，佩雲見海棠醒來，連忙走到床邊，握着她手道：「不多一回，我聽你媽說你有些兒頭疼，不知現在可好些嗎？海棠睜珠一轉笑道：「好了，我原沒有什麼，不過乏力了一些，佩雲道：「你如

東廂房裏去，祇管在裏面玩耍幾天好了。我們原不靠他幾箇薪水，祇不過給月妹出去散心的。海棠含笑點頭，一面跳下床，一面叫朱媽拿上兩瓶汽水，親自開了，倒一不給佩雲，佩雲給過道，月妹，你能喝嗎？海棠被他提醒，一時紅了臉笑道：那就不喝了。不過我這人太怕熱，你瞧我滿臉是汗呢！佩雲道：你要不去洗個澡，我是從外面洗了衣的。海棠道：你晚飯這兒吃，我一會兒就來，說着，便到亭子間洗澡去。等海棠蘭湯浴罷，朱媽已開上飯，佩雲見她已換了一件湖色紗旗袍，聘聘亭亭，真好像出水芙蓉那般麗，因笑着道：月妹，我們快吃了飯，到兆豐公園乘涼去。海棠道：我們還是到麗娃翠姐村去吧，那邊有清溪有垂柳，風景很好。佩雲道：那麼準定到那邊去，說着，兩人匆匆回畢晚飯，洪老太囑他們早些回房，兩人答應遂驅車前往，麗園中游人如織，大半都是對對情侶，攜手偕行。佩雲海棠坐在溪旁一柳樹下，抬頭望着天空中一輪皓月，真是無限皎潔，映在溪水當中，晚風吹掠水面，水波微微盪動，好像萬道銀光，在水中吞吐。佩雲回頭望着海棠笑道：月妹，你瞧這個明月是多麼的純潔可愛呀，海棠，他一眼，却含笑不語，佩雲撫着她纖手，偃着她嬌臉，嘴裏輕輕道：月兒呀，你好像是我的靈魂，我沒有了你，我就不能生活，你又好像是我的明燈，我沒有了你，我就要墮入黑暗之途。親愛的月妹！我們必須攜着手兒一起走，我不離你，你不離我的向前進，海棠

聽完他的話，嘿了一聲。忍不住又吃吃笑了，佩雲道：「月妹，你聽我這一只歌編得怎樣？」海棠把整個身子全靠在佩雲懷裏，微抬起頭道：「編得不錯。」雲哥真是一個音樂家，佩雲笑道：「那麼月妹也編一只給我聽聽。」海棠笑道：「我編不來的。」佩雲道：「那麼隨便什麼唱一曲怎樣？」海棠想了一回，笑道：「好的，我來唱一曲風求凰好嗎？」佩雲拍手道：「再好沒有，我給月妹合拍子。」海棠嫣然一笑，便輕聲兒唱道：

花兒正好，月兒正圓，人兒正媚，意兒正綿。

呀！多情的人兒啊，別再遲延。

燈兒正暗，歌兒正甜，夜兒正靜，心兒正懸。
啊！有心的人兒啊，勇敢向前。

佩雲聽罷，連連笑道：「唱得正好，唱得正好，月妹，你這歌聲，正是可稱珠圓玉潤了。」海棠睜着他笑道：「雲哥又要取笑我了，佩雲見她嬌靨紅暈，酒灑深印，眼兒如水，真是嬌媚極了，情不自禁，便低下頭去，在海棠櫻唇吻了一下。海棠萬分嬌羞，忍不住又囁囁的笑，兩人唱唱情話，直到七點鐘過，方始出了麗園，佩雲先送海棠回家，海棠還要叫佩雲到家去坐一回，佩雲道：「我明兒來吧，說着，兩人握手分別，佩雲吩咐車夫，開車到福照路去，汽車到靜安寺路時，祇見前面天空中一片火光，車夫回頭道：「車子不能開

過去，前面在火燒了，佩雲聽了，便付去車資，跳下汽車，祇見半空中火光融融，救火車連綿，中西探捕阻止交通，佩雲吃了一驚，連忙飛步趕上，看到火燒的正是趙公館。這一吃驚真是非同小可，佩雲連忙奔上前去，在黑夜裏見一個女子，正欲回趙公館裏竄進去，一個西捕却將她攔住不放，佩雲見正是表妹芝萍，因高喊道，萍妹，舅媽和蕪媽呢？芝萍一見佩雲，便猛可將佩雲抱住，放聲大哭道，雲哥，我爸媽和姑媽都被火燒死了！佩雲聽了這話，好像一個晴天霹靂，頓時兩眼昏花，便翻身跌倒地上。

十九 滿目淒涼火中悲風木

隻身飄泊海上泣孤雛

海棠回到家裏，洪老太還在乘涼，見海棠一跳一跳進來，因笑道，倪先生呢？海棠道，他也回家了。媽還沒睡嗎？洪老太道，天悶得很，也睡不着，你到底身子有沒有什麼？海棠道，沒有什麼，洪老太道，你如懶得去辦事，就快活幾天也不要緊，海棠在媽身旁坐下，點頭道，我明天是不到行裏去，起碼住他三天，洪老太聽她這樣，原不知道她是爲了什麼原因，祇道她是十足孩子氣，好像從前在校裏讀書一樣。不高興了就賴幾天事，所以並不理會，祇笑了笑，撫着她髮兒道，月兒，你餓沒有？下午煮的熟綠豈湯，現

在一定的演進了。要拿碗來吃，海棠纖手按在小嘴上打呵欠，笑道：「我睡熟了，怕你餓，明兒早晨當點心吧！」洪老大道：「那麼你站起來，我給你去煮去，海棠扭着身子，望着道：「媽媽，你身上給我弄一團兒不肯嗎？」洪老太笑道：「這麼兒大了，還說這話，真是淘氣，明兒媽還要給你吃奶哩，海棠格格一笑，便從洪老太身懷坐起，笑到梳洗罷了，兩人睡在一起，很不舒服，所以又添張床分睡，海棠纖手向洪老太一搭，說聲媽媽晚安，便自睡去。次日醒來，已經九點鐘敲過，朱媽送上一張新聞報，海棠接過，看見紙上幾個大紅字道：

福院路上大火，趙公館住宅盡燬，死一男兩女。

海棠大吃一驚，一顆心別別亂跳，一面忙又瞧下去；

昨夜靜安寺路福照路福熙里趙公館，係華僑銀行會計主任趙章華住宅，於九時五十分，廚房內忽然起火，迨發覺已十時〇八分，當經內役急報嵩山路救火會，驅車馳往施救，時火熱已冒穿屋頂，救火員雖盡力灌救，無如熱已蔓延，一時頗難撲滅，以致章華夫婦與其妹倪老太太因樓梯被燬，三人均由救火員奮力從窗口救出，幸未葬身火窟，乃已焦頭爛額，受毒已深，當由其女及甥東送太和醫院救治，不列

燒氣護身死，脚已停死上海殯儀館。章華先生一生清高，且又熱心公益，此次突遭慘禍，親朋聞之，無不痛惜，住宅雖保有火險，但一片焦土，見者莫不觸目

示。

海棠聽完這段新聞，不覺花容失色，大叫啊啞不好了！洪老太忙問瞧見了什麼？海棠一躍起身，一面慌張着道，媽，雲哥家裏昨夜火燒了，洪老太啊了一聲，竟呆了起來，一霎又急問救熄沒有？海棠眼皮兒一紅道，不但住宅全燬，連他媽和舅父母也都燒死了，洪老太聽了這話，頓時混身亂抖，呆若木雞，淌下淚來道，倪先生這樣好心眼，竟會遭到此不幸的事，唉！天老爺實在太殘忍了呀，海棠並沒回答，立刻漱洗完畢。換上了一件黑紗旗袍，裏襯黑紗綢襪衣，黑絲襪套上，黑漆革履穿上，也不吃早點，向樓說道，現在他們都在上海殯儀館，我就去瞧雲哥，可憐雲哥這時不知如何傷心呢說到此，淚已滾滾落下，不及老太回答，身子已出了房門急急坐車到上海殯儀館去。祇見館前已在擺扎案桌，這些辦事人員都是華僑銀行職員，飽章奉在內，對於行中同僚，和舊可親，平日間感情極好，且為人又慈善成性，救人急難，無不盡已之力，所以生前並無十分產業，祇不過名界中博得一個名譽罷了，他的住宅地產本是向美利地產公司租來，下年將離運這庫洋房，化了廿萬元，這後他的一處住宅，就是他幾十年來的一些產業，

走時正短。許崇德依然袖袖清風，所以行中行長得這番消息，都無不同情痛惜。現在這會場和他更寂寞，現在館中大小諸事，都由他料理一切，佩雲和芝萍會三瘦。他。學校中同學，都紛紛着議安慰，這時海棠走到大廳，祇見迎面走來一人，正是楊英。玉玉她拍上一步，向海棠叫道，密司洪，這次密司脫倪家中遭此火災，真令人意想不到。你祇聽得知的。海棠笑道，我從報上聽見的。密司脫倪呢？美玉道，他現在在裏面，說別擔心，他身體絕三次呢。海棠聽了這話，眼皮兒一紅，正欲向裏進去，忽見又走來一。個女子，身穿粉黃高紗旗袍，粉紅絲襪，淡黃麂皮鞋，婷婷走來，向美玉道，密司脫倪，你怎麼不到外面去招待，我站在這兒幹嗎？美玉笑道，你不瞧我已招待一個密司脫倪。海棠聽了，海棠聽他這般說，便停住步，向那女子正欲向他動問姓名，美玉上來介紹道，這位就是這同姓倪的表妹密司洪海棠，這位就是密司脫倪的同學密司李麗麗，兩人聽了，海棠手山路幾幾句。海棠心中記聖佩雲，就自向裏間進去，麗麗瞧不見了她後影，只好高聲喚回。海棠問道，這位密司洪真的是密司脫倪的表妹嗎？美玉笑着肩兒笑道，怎麼美玉你這般婆婆是訴你，她還是他未婚妻呢，麗麗一歪道，這你怎麼知道這樣詳細？美玉道，他走時祇得行到靜僻地方，輕聲兒笑道，我真是說得對過你，你偏不信，現在你可聽着說，不聽這道，也討你騙我。美玉道，剛纔你瞧她樣兒好個白了，佩雲這小子是個

負心薄情人，看你待他多麼好，可是他一些兒也不放在心上。我是早已知道了，所以纔次勸着你要你以為我好忌他，偏不要聽我的話，現在我索性告訴你吧。佩雲曾對我說，像你這種女子最不要臉，當初我聽了，着實替你氣着呢，麗麗聽了他這幾句話，一時氣得粉臉通紅，由紅轉青，恨聲道：「你這話可真？美玉滿心歡喜，沖口道：我騙你必不好死，麗麗呆了半晌，拉着他手笑道：我氣他幹嗎？算我瞧錯了人，其實我也不怎樣需要他，美玉緊捏她手笑道：那麼我呢？你仔細的想，幾年來待你的情，那一樣不真，麗麗嬌羞一笑道：別說這些話了，這種死人的地方誰高興在着？我們走吧，美玉笑道：不錯，這小子一副鬼臉也真叫人難看死了？這小子準在交死運，麗麗嘆的一笑，兩人便攜手自去了。且說海棠走進裏面，祇見佩雲躺在沙發上。頭髮亂得像草，領帶也不會打，眼睜睜得腫腫的像胡桃般大，滿頰是淚痕猶抽噎着，海棠走近他身邊，叫了一聲雲哥，那淚兒纔兩點點的落下來。佩雲一見海棠，便猛可的坐起，將海棠的手緊緊握住，祇說了一句我再也想不到……便又哭了起來，海棠沒有話可以來安慰他，呆呆的祇陪着他淌淚，兩人哭了許久，佩雲方道：你怎樣知道？海棠一面拿帕兒給他拭淚，一面說道：我在樓上聽見的，昨晚上海和雲哥分手，已經十點半鐘，那你回家時，恐怕火已在燒了吧？海棠聽了，聽到這裏，自己那淚倒又滾滾吊下來，佩雲聽了，更是抽噎不停，正在這

時，見裏面又出來兩個女子，一個雲髮蓬鬆，臉上含着絲絲眼淚，一個稍長的半環抱着她肩兒，低頭在她耳邊，猶絮絮勸着，一面抬頭向佩雲道，密司脫倪，你也快不要太傷心了！你妹妹纔給我勸好，你們自己身子也要緊，佩雲忙站起來道，陳小姐，我真是感激你，我自己理會得，請你勸勸我萍妹好了。說着一面又替海棠介紹道，這是我表妹趙芝萍，這位是表妹同學陳佩倫小姐，海棠因先和佩倫握手，佩倫正欲問海棠姓名時，佩雲又道，這位洪海棠小姐是我從前同學，芝萍見海棠也滿臉是淚，好像帶雨海棠，想這人好不惹心，一時便感到她的可親可愛。竟握了她手，說不出話來，大家呆呆淌回淚，芝萍道，雲哥，你休息回兒，我到外面哭鹽去。可憐他們三位老人家竟會如此下場，說到此，又抽噎噎哭起來，海棠和佩倫聽了，也都淚下如雨，佩雲哽咽道，我也得出去了，想這時吊客已來，四人到大廳，這時廳上早已佈置舒齊，吊客都至，佩雲在外答禮，靈位內芝萍哭得死去活來，祇聽得直聲的哭音，不聽有轉聲的哭音，這一種哭聲實在是最傷心人的表示，所以吊客無不淒然淚落。海棠和佩倫也邊哭邊勸，但這個時候那裏還能勸得住呢？後來芝萍哭得力竭聲嘶，咽喉早啞，再也哭不出聲來，眼兒也枯，佩倫道，萍妹，你自己身子到底也要緊呀！海棠這時想想芝萍的身世，真比自己還可憐，一時悲從中來，不覺也縱聲大哭，芝萍是她代自己哭着，心裏愈加感激，佩雲聽在

外面靈幃內竟是海棠的哭聲。一時心中又悲又喜，那眼淚又像泉水般的湧，這時已經午餐將近，祇見何人匆匆走來道：「密司脫倪，一切衣裳棺槨，統統都已備齊，一連下午三時入殮吧？」佩雲連忙道：「何伯伯，累忙你了，小姪是不知什麼的，一切全仗伯伯辦理好了，事後我不知怎樣答謝才好？」人道：「說那裏話來，你說對於材要厚一些，我現在替你都是真的沙木棺材，大約一萬元左右一口，也許還有一個折扣，佩雲彎着腰，連說「貴禮，人從道，那麼對於下葬的事，究竟怎樣辦？佩雲搓着手哭道：「這事真叫我左右為難，若葬在上海，我覺得對不住老人家，但要運回家鄉去，唉！現在家鄉一片焦土，我亦真想不到她老人家不生在南京，竟會死在上海……說到這裏，又揮淚不已。人亦覺凄然，因說道：「你的舅爹原也是南京人，剛纔我也問過萍小姐，她是哭得人事不省，祇說這事同你好了，我想你舅爹又沒兒子，他過後的事，當然你也得管一管，佩雲忙道：「這個自然，舅父母原和爸媽沒有兩樣，在我意思，那麼把他們暫在寄棺所中，候將來時局平靜，再讓我帶回鄉去下葬吧。人點點頭道：「這樣很好，我也覺得如此妥當，這裏館後原有寄棺所，回頭我給你到帳房裏去接洽，佩雲道：「何老伯，你且先買了飯吧，他們已坐席了，人道：「我並不餓，這裏諸事尚齊，我還要到住宅那邊去，他們保險，公司還要派人來調查呢。說着便匆匆走開，佩雲心中真是萬分感激，一面匆匆來到靈前。

，聽見海棠、佩倫，和許多芝萍的同學，都圍着芝萍窸窣落淚。佩雲因道：「各位姊妹，都想餓了，你請快坐席吧。」芝萍聽了，向佩倫道：「我真的也忘了，姊妹，請你給我代作個主人，招待各位姊妹，飯吧！」佩倫道：「那末你也去吃些兒。」芝萍道：「我真的不想吃，海棠請你去吧。」容放心，我再不傷心了，客人祇得舟去坐席，佩雲、芝萍旁邊坐下，呆了一回。向她叫聲姊妹，那淚又掉下來，芝萍已不能再哭，佩雲、她兩眼已哭出血來，因不忍再引她傷心，忙拭去了自己的淚，一面把材暫放在寄棺所裏，且待日後運回家鄉的話，向芝萍告訴一遍。芝萍含淚點頭，想起父母雙亡，自己孤零零的一個，日後究竟如何結局？真是無限傷心，握着臉兒反抽噎不止，這時人又找佩雲道：「這事我已和館中人說過，他說可以的，特等房間每年二仟貳百元，每房間寄材三口，佩雲道：「那麼我」就租一間好了。這時下午吊客又至，佩雲忙又出去，芝萍也要到靈幃內去哭。海棠阻止她道：「妹妹，你是再也哭不得了，芝萍亦自覺無淚可哭，祇不過乾塵吞泣罷了，一回三時已到，材早送到，佩雲、芝萍把她們一一入殮蓋棺，這時人生永別之時，安得不痛心，佩雲、芝萍號啕頓首大哭，海棠、佩倫等亦哭，來賓又一一祭過，待把材送入寄棺所一切舒齊後，時已黃昏，衆賓都已散去，芝萍在棺前癡立許久，回頭握住佩雲的手泣道：「雲哥，我們已變成無父無母無家可歸的孤兒了！」佩雲一聽這話，不禁又涕淚交流。

二十 破產傾家屋漏更遭雨

捉襟露肘移更不補西

佩雲聽芝萍說出這一句話，正是刺痛了自己的心，忍不住淚流滿臉，佩倫勸兩人到外傳面去坐，海棠對芝萍誠懇地道，萍妹，你今天到我家去住吧。芝萍含淚道，謝謝姊姊美意，但我們是火燒出的人，諸多不便，還是借旅館去好，海棠道，這些原沒有意思，妹妹是不用忌諱的，佩雲道，改天我伴萍妹到你家裏來玩幾天好了，正說時，何人從拿來館中一張賬單，共計洋四萬二千元，佩雲接過，把賬瞧了一遍，問老伯可曾覆過，人雲道，我已給你覆核過，不會錯的。這次化妝費不少，佩雲因把支票簿取出，開了一張大華銀行一期支票。交給人，一面又問道，何老伯，所有扎彩，衣衾，棺木等一切用去賬目，可有送來，人道，都在我這裏，回頭我交給你好了。今天你們打算怎樣？借旅社住嗎？佩雲道，是的，還有什麼辦法呢？人雲匆匆出去，一會又進來，把賬單全交給佩雲道，你瞧一瞧，我此刻要到保險公司去了。佩雲忙叫住道，何老伯慢些兒，這些賬目，拜託你去付吧！說着，把各賬單略瞧了一瞧，遂統統開好支票，交給人，一面又道，我們打算開大東房間，牌上用我的姓，何老伯回頭有事，到那邊來找我好了。人

傑答應，遂自坐車走了，芝萍問佩雲道，雲哥，你算一算看，共用了多少數目，佩雲翻支票存摺一點數道，祇用了九萬元左右，並不算多，說着，又道，那麼我們走了，陳小姐租我們一塊兒走怎樣？佩雲點頭道，我看好你們房間號碼嗎？回頭給你們找房去，芝萍攙着她手，連連道謝，茶役已把汽車叫來，四人還坐車到大東，借了四二〇號房間，佩倫方始和芝萍等握手分別。佩雲望着海棠道，月妹今天不回家可以嗎？我想請你伴養萍妹談談，讓她散開些哀痛。海棠點頭道，當然可以的，芝萍道，我聽月妹不是在大若明洋行辦事嗎？那麼還是同家的好，海棠道，萍妹，你放心，這幾天原告着假，芝萍攙着海棠手，親熱地撫着道，我真抱歉，今天累姊妹也傷心了。天，唉！我真想不到有這地步，海棠攙着道，這是一個大劫數，人死又不能復生，姊妹也祇好想開些兒了，你兩人今天整天沒進過東西，想已餓了，多少總該吃些，自己身子也要緊！假如你倆再有什麼病，不是使老伯母在天之靈亦不安嗎？芝萍道，姊妹金玉良言，我自當聽他。但一回又想，想父母姑母慘死，以及自己身世之可憐，忍不住又撲簌簌淌下淚來。佩雲道，兩位妹妹身子腫脹嗎？請你們先潑個浴，我給你們叫菜好了，芝萍道，不錯，月妹先去潑浴罷，海棠道，那麼我不客氣，遂到浴室去。佩雲芝萍呆坐一闌，芝萍嘆道，佳佳，將怎樣辦呢？佩雲站起，拉過她的手，一同到窗前站住道，萍妹，你放心，我們倆姊妹

是相依爲命了！芝萍拭着淚痕，一面問道，雲哥，這位月姊是不是你現在的同學？佩雲搖頭道：不是，她和我也有特殊的感情，她的身世也是個很可憐的呢！芝萍道：剛纔她和我談起，她說她全靠雲哥，才有今天之日，佩雲道：她肯告訴你，她就是一個好人。芝萍這時心中方始明白，雲哥的心上人，却並不是麗麗，自己現在是個無依的孤兒，當然談不到情愛兩字，現在我祇有努力求學。將來能在教育界中自謀一條出路，那就是我的萬幸了。況我和月姊一見如舊，我們是個同病相憐的人，她的得到幸福，即是我的幸福，那是沒有兩樣的。芝萍既存了這個心，所以和海棠表示特別好感，海棠見芝萍如此模樣，心中也在退一步想，可憐她是個父母雙亡的弱女，她唯一的安慰者就有表哥，我決不能夠，她感到失望，爲了自己的幸福，因此兩人惶惶相惜，反都不向佩雲理會了，佩雲見她們能夠如此親愛，心中倒也很是安慰，海棠認好搭，芝萍也洗好澡，佩雲已叫侍者送上三餐大餐，一瓶葡萄酒，因爲人的精神實在太疲乏了。非喝些酒兒不可，三人坐着喝一回談一回，又哭一回，飯後，海棠又打電話給洪老太，說晚上不同來煩，這晚三人直到十時纔過，方始各自就寢，夜裏芝萍時哭醒，終有四五次之多，匆匆過了三天，這天早晨，陳佩倫拿着一份報紙，臉色慌張急急走來道：密司脫倪，你倒存着大可不是在大華銀行？這時佩雲海棠芝萍三人正在吃早點，一見佩倫這樣神色，早已嚇了一跳。

佩雲聽着這樣鬧着，心中更加大驚，忙騰大華銀行有什麼消息？佩雲急忙忙問他道：「上一條，指着報上那則通告道：你瞧吧，海棠芝萍一離，因也和佩雲聽道。」

曹天麟律師代表

上海大華銀行宣告清理啓事

本行董事人大華銀行孫志義述：本銀行因受市面影響，週轉不靈，暫行宣告停業。所有欠人各項賬目，均委由本律師代爲登記清理等語前來，爲此代表登報，凡各債權人務於本月二十日起，一律請赴本律師事務所，將債權數目即行登記，俾得從事清理，萬勿自誤，切切，特此佈告。

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二十

代表清理律師曹天麟

三人聽完這段啓事，不約而同的啊呀一聲。佩雲到此，真弄得啼笑皆非，大叫道：「屋倒塌着連夜雨，我正應着了禍本單行的一句話了，說着，猛可的把桌上玻璃盃烟缸向地上擲去，抓住自己的頭髮，大喊完了完了，什麼都完了。大家見她這樣發狂似的狀態，心裏都大吃一驚，海棠和芝萍更急得哭起來。芝萍將佩雲身子抱住，哭着叫道：「雲哥，你快不要這樣，金錢原是身外之物，你急出病，可怎麼好？佩雲頓頭道：「我今年是什麼運，竟想不到有這樣的慘變，唉！什麼全都完了，說時，把芝萍身子推開，在梳裝檯上

舉起前天喝剩的大半瓶酒，向嘴裏直灌，急得海棠搶步趕上，把他瓶兒奪下。芝萍又攀住了他手，兩人祇管望着他撲哧地哭着，佩雲見了這一對帶雨海棠似的妹妹，一時心裏酸酸，頹然倒在沙發上。長嘆一聲！也不覺淚如雨下，佩倫道：這自急也沒有用的，第一步辦法，就是快預備去登記，也許可以稍得着一些，正在這時，忽見門外推進一人，芝萍見正是何人傑，因忙叫道：何老伯，大華銀行清理消息，你知道了沒有？人傑道：我也正爲了這事，來找你的，各項帳目支票，都已全退回了，佩雲一聽，又從沙發上跳起！大聲道：這怎麼辦，這怎麼辦，唉！……完了……完了……說時，直向玻璃鏡子櫃門前撲過去，海棠見他竟刺激得這樣厲害，因拉住他道：雲哥，你難道爲了這一些事，竟不管自己寶貴的身子了嗎？雲哥，你要知道，我們祇要留着有用的身子，將來更有重大的命呢！佩雲聽了這話，向海棠望了許久。嘻嘻笑道：造物太作弄我了啊！海棠淌淚哭道：雲哥，你要想明白些兒，你切不要這樣呀！佩倫也過來，扶他到床上躺下道：雲司脫倪，你靜靜的躺會兒，別胡思亂想，這裏一切的事，我們都會辦齊的，請你放心好了。芝萍拉過人傑，悄悄問道：何老伯，保險賠款現在究竟怎樣了？人傑道：你這原祇係了十五萬火險，前天公司中派人前去調查。說起火完全由你自己而起，原不能賠，要折價折扣。芝萍道：不知有什麼折扣呢？人傑道：只有折個對折，我難

「這也不妨說他了，不知這些賠還數目，能活活逼得
屬對歸數額？天從道這還要少一萬元左右，不過大華銀行清理，我們快去登記，大約夥
還可以到手一些。芝萍道：「這些事也完全要拜託老伯了，人傑嘆道：「剩下你們這一對可
憐的孩子，我若不盡心出力，我又怎能對得住亡友呢？」芝萍聽了，眼淚又似斷線珍珠般
隨筆筆滾滾，一面泣又走劉床前，向佩雲叫道：「雲哥，你放心，我們已得了一筆款檢費，
費還無切費用，大約差不多，你且醒一醒，這時快跟何老伯去登記吧。佩雲尚淚道：「
妹真當家，我真對不起你呀！芝萍忍不住又嗚咽起來，海棠亦架位不止，佩雲從床上坐起
道：「兩位妹妹不用擔心，我原沒有什麼，我一定聽從你們的話，我此刻就跟何老伯一同
幾天，儘量去向他催道：「何老伯，叫你辛苦了多天，真叫我們不好意思，往後我再向你
謝禮吧。以保現他不到三天，兩頰竟似削過，心中也覺傷心，因勸道：「你終得澈底的思想
了，你們都是年輕的人，日後儘多着無可限量的希望，豈能爲了這一些事，就刺激得這個
難堪，佩雲連說還是，芝萍輕聲向人傑道：「何老伯，對你不起，回頭最好再請你伴了回來
睡的心神，根不好，醒，人傑點頭，遂和佩雲一同去登記了。芝萍眼瞧着佩雲走後，忍不住
將着臉兒，又嗚咽哭起來，佩倫道：「你雲哥已變成了這個模樣，妹妹豈可再自傷身子，
總是重着委曲你些兒，終要好先勸醒了他才好。海棠道：「倫姑的話不錯，萍妹，你的

妻子最要緊呀，芝萍握着兩人的手，感激得說不出話，三人都又默默地淌一回淚，芝萍滿臉熱氣，佩倫道：你的屋給我們找到了沒有？佩倫道：我是早想告訴你的，被你雲哥這樣神神氣氣叫住嚇急了，海棠嘆道：這也真怪不了他呀，佩倫道：房子在跑馬廳對邊，舊坊是一個統廂房，每月租金五百元……芝萍忙搖手道：不行不行，現在我們還付得了這樣貴的房租嗎？說着，又深深嘆口氣，淌下淚來，佩倫道：那麼這個里內尚有一間統廂房，租金祇要二百元，現在房子真也太難找了，芝萍道：那麼準定就這間吧，我想明天就搬進去，因為住在這裏開支到底太大，海棠在旁聽她們的話，回想雲哥從前特自冠用錢的闊，真有無限感觸。芝萍道：對於房中器具，請姊姊代我向舊貨舖去買幾件吧，佩倫道：那麼我這時就走了，芝萍流淚道：姊姊的大德，我心裏記着你是了，佩倫跟海棠紅便默默地走了，守在佩倫和人匆匆回來，芝萍忙問怎樣，佩雲嘆道：這個聲記不過是空場面罷了，海棠急問爲什麼？佩雲道：名義很好，他說大約尚有一成可取。海棠道：這有三萬五千元，可到手，但他却要半年以後，方可領款，這不是個騙人的話，我曉得芝萍海棠了這話，心中亦暗暗着急，以後生活且不要管他，眼前賬款可怎麼辦？佩雲頓腳道：這樣環境，簡直要逼我到死路去了。海棠芝萍都哭道：雲哥，你別心，我們好容易長兒想法呀，芝萍一面又問人：賬款到底尚少多少，人說：算尚少九千元，

這回你們別急，這些數目，我給你們填吧。佩雲等三人聽了，都狂可的走上來，想再哭哭地狂着，表示着無限的感激，入聲却默默地走了，第二天早晨，忽見人陸又匆匆拿了五千元鈔票走來，臉上微笑道，想不到這裏會發五千元慰恤金，這真是你們的大幸，這五千元鈔票，心中真有道血的痛心，不覺又大哭起來。佩雲海棠也哭個不覺，水鏡也含淚告別，最後說道，你們全都年輕，眼前環境雖惡，將來終有光明的一天，我希望你們勇往前進。下午佩雲領兩人進屋，四人到了那邊，見兩床一桌兩椅，足備在房中。芝濤付了佩倫的用具錢，又付了房金，尙存五百元，當夜海棠仍不肯回家，要和芝濤作伴，三人對這一間死沉沉的房間，思前想後，真覺無限的沉痛。

二十一 懷德贈金勸君仍入學

受朝嘔血代子憤填胸

朝花黃雨，桂子香已經到了秋天的季節了。各學校都已紛紛開課，這天下午，海棠坐車急急到鳳雲家裏來，祇見佩倫已經先在，芝濤一見海棠，便拉着她手道，我們正等着姊妹到來，海棠道，秋季開學已屆，萍妹和雲哥究竟打算怎樣？芝濤道，我是決定再不讀書了，海棠道，那麽你預備作什麼？芝濤道，你別忙，我告訴你，前天我託佩倫

請我個事做，今天佩倫姊來給我回話了，海棠問是什麼地方，佩倫接道，我也是從補朋友介紹的，她說有個親戚張姓，有兩個六七歲的孩子，因不放心他們到校裏去讀書，就請一個家庭女教師，我想這對於萍妹的個性，尚還切合，月妹，你瞧怎樣，海棠聽了這回話，照我意思，萍妹還是繼續求學好，對於學費一層，萍妹，請你放心好了，海棠的聲音很輕微，芝萍很感激道，姊姊美意我是萬分感激，但是我想，就是給我畢業，又有什麼了不得呢？况且在這失業潮流中，大學畢業生失業的也不知多少，所以我決定不願再讀了，倒是雲哥要緊些，海棠道，雲哥，固然要讀下去，萍妹也該繼續的，芝萍搖頭道，我自受了這個打擊後，我的人生觀改變了，我覺得不從艱苦裏奮鬥，是決找不出路的，佩倫道，素來天真無知的萍妹，環境完全把她改變了，芝萍道，以前的生活是醉生夢死，以機的生活，我們該好好兒掙扎起來作一個人。佩雲呆呆的坐在一旁，默默她並不說話，這時便長嘆一聲道，我終想不到有今天的一日，芝萍微笑道，人生的滋味原是苦的，否則剛連下的孩子，何以不會笑，落地終是先哭的！他預知人生是樂，越少，煩惱多，做人本來是一步啊！佩雲聽了，心中頗覺傷心，萍妹這樣年輕的人，竟說出這樣話來？芝萍站起，對鏡梳了一下頭道，回頭向海棠道，我現在和佩倫姊姊要送阿夫接洽了，你將雲哥載一個兒吧。海棠道，這家姓張的住在那兒？佩倫道，在靜安

寺路越闊路，那末我們走了。說着遂攜着芝春自去，海棠回過身子，轉臉望了一陣，柔和地道，雲哥，你的精神不行，非快快振作一下不可，佩雲嘆道，已到如此地步，還叫我怎樣振作好呢？海棠含淚道，你年輕啦，將來希望儘多着，你何苦說這一種頹喪的話，佩雲低頭不語，海棠走近他身旁坐下，拉着他的手，柔順地撫着道，雲哥，近幾個月來，你的臉兒是瘦得怕人哩，我勸你終要放寬了心，書也終得讀，飯也終得吃，萍妹告訴我，說你整天祇不過吃一小盅飯呢？金錢原是流動的，藏着沒有用，這不是你自己說的嗎，所以祇要身體存在，將來金錢是仍會來的，雲哥你再不要悶悶的糟塌自己身子，積勞所以致疾，而久鬱因以喪生，這難道你不知道嗎？佩雲聽她絮絮說了一大套，心中十分感激。因抬頭說道，妹妹的話，我自當聽從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和這惡環境奮鬥，海棠聽了，忽然抱住佩雲，破涕笑道，雲哥這話對哩，佩雲也緊緊抱着她身子，兩人偎着頰兒默默地溫存一回，海棠拿過桌上黑漆皮匣，向裏面取出三千五鈔票，交給佩雲道，雲哥，這你先拿去作學費吧。佩雲微紅了臉兒，幾個月來，我已拿了你不少的錢，你自己不要用嗎？海棠柔和的目光，凝視着佩雲輕聲道，這些錢全是雲哥自己的，你怎麼說這話呢？佩雲道，我覺得很慚愧，海棠聽了這話，又淌下淚來道，你的錢就是我的，我的錢原是你的！你說這話，叫我心裏難受，佩雲忙道，你別誤會，我說你的開支也

不才！你自己也有兩萬呀，海棠道，祇給你聽，現在我有三千元一月的薪金了，除薪金四百元，再購贖百元，尚多着二千元，我又沒有別的用處，那你可以放心的。佩雲道，月錢數目恐怕不夠吧，海棠道，爲什麼會不夠？我娘兒每一月吃不到三百元銀米餉，雲哥，你拿着吧，海棠說時，把手背掠着臉上的淚，一手拿公銀票塞到他衣袋裏去，佩雲駭然相對不語，心中真有異樣的感觸，海棠微笑道，雲哥，你高興出去玩一兩日嗎？佩雲道，後天被中關課了，我準定聽從妹妹的話，繼續求學吧。海棠知道，他要去付學費了，因忙道，雲哥，雲哥，我自到學校裏去，我用天和你出去玩罷，佩雲站起道，我和你一塊兒走好了，於是兩人上了房門，出了德德坊，佩雲道，妹妹此刻到那兒去。海棠道，我回家去了，雲哥，拿手帕擦嘴咳嗽一陣，佩雲道，你咳嗽直到現在還沒有停嗎？海棠道，已好得多了，佩雲望着她道，你臉兒也消瘦了許多，想來是你替我傷心所致吧？月妹，你勸我不要憂愁，但是你自己身子亦要保重的，我看你最好給醫生聽一聽，海棠道，我這咳嗽是不緊要的，乏力了就要咳，不乏力就不會咳，佩雲道，所以我勸月妹要好，你養才好，海棠點頭答應，這和佩雲握手分別，海棠一路匆匆的回到家裏，還沒有跨過門，忽聽裏面有人有談話聲音，心中好生奇怪，連忙掀起帶幔，祇見房裏坐着一個藍衫男子，一見海棠，便笑着連連道，好尊，好尊，密司洪在那兒玩，海棠見是楊志良



，心中一怔，暗想，你到我家作什麼來，志民見她驚慌的樣子，因忙又笑道，密司洪，我可冒昧得很，請你原諒！海棠因為他究竟是自己行中的買辦，不好意思十分冷淡，因含笑點頭道，說那裏話，我還是是誰，原來是楊先生，請坐，請坐，把皮匣向梳裝櫃上二放，志民搓着手道，密司洪買物嗎？海棠在雙媽身旁坐下，搖頭道，沒有，我去瞧一個朋友，楊先生纔來嗎？志民笑道，好一回兒了，和你老太太擦天一回，洪老太問海棠道，你隨着他沒有，海棠點頭，一面向洪老太擠擠眼，洪老太會意，便不說什麼了，大家默然地坐了一回。海棠低着頭，把手藏着手帕兒，那一排雪白的牙齒，微咬着薄薄的嘴唇，心中暗想，沒有事老坐着幹嗎？真是討厭，志民也覺沒趣，意欲找些話來搭訕，可是越想找些事來談談，肚子裏偏一些兒也想不出，因此祇好握着壺子喝茶，直到壺中灑滿了幾片茶葉，他還兀是向嘴裏倒，洪老太見他這樣渴，因站起來又給他倒一盃，志民這才有了說話機會，笑道，謝謝老太太，你不要客氣，洪老太道，喝一盃淡茶，用得謝嗎，志民道，平日聞老太太的生活，倒很清靜。星期日和密司洪到那兒去消遣？洪老太道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玩，說着又叫朱媽進來買點心，志民忙道，不要忙，我餓得很，密司洪，今天我想約你出去玩一回兒，不知你肯允許嗎？海棠聽了，意欲拒絕他，忽然靈機一動，不覺眸珠一轉，含笑點頭道，今天我很高興，就和你出去玩玩也好，志

民這次見她答應得這樣快，心中這一喜歡，真樂得嘴也合不攏來，笑道，那麼我們就走吧。洪老太道，月兒你咳嗽才好一些，要早些回來才是，海棠知媽媽的話中，是不願自己跟他一塊兒去玩，但這又豈是自己喜歡呢，她老人家原不知我心中的苦啊，海棠這樣一想，眼皮兒忍不住紅了，因忙用手帕揉了揉，一面在玻璃櫥內取出單大衣，一面答應，志民道，老太太，請你放心好了，回頭我送她回家是了，說着，便站起戴上呢帽，拿過司的克，兩人告別洪老太，便出了羣樂里，志民向那邊一招手，便見駛來一輛汽車，海棠認得是他自備的，阿三車夫忙開車廂，志民讓海棠先跳上車，一面吩咐阿三開到維也納去，汽車到維也納，兩人走進裏面，侍役招待入座，問要什麼茶，志民道：一盃清的茶一盃咖啡，說着又回頭向海棠笑道，密司洪，今天星期六，所以茶舞更加擁擠，你瞧人真的不少，海棠含笑不答，侍者泡上茶，又拿去呢帽大衣，志民把盃咖啡茶送到海棠面前，一面又取支雪茄，啣在嘴裏，燃着了火吸着。回頭去望海棠，祇見她呆呆的坐着，兩眼水盈盈的祇管凝視着無地裏，這時音樂台上的非列濱樂隊，正在奏美妙的爵士音樂，無池中對對情侶，翩翩飄舞，好似落英繽紛，又好似蝶穿花，火樣的熱情，糖樣的甜密，溫柔的擁抱，清脆的笑聲。充滿在這暗綠籠紅燈光的黑夜裏，海棠心中頗覺感慨，暗想，上海到底還是個人間天堂呀，志民見她這樣出神，還道她是個舞癖者，因乘

機笑道，密司洪，你對於跳舞很感到興趣吧？海棠回過臉兒笑道，不瞞楊先生說，我對於此道，完全是個外行。祇能作個壁上觀的。志民見她回過臉兒時，鼻上就翻到一陣如蘭如麝的幽女香，心裏祇覺癢癢的難抓，短涎皮笑臉的道，這個我可不相信，密司洪一定誑我，現在出外去做事情的人，這個是沒有不會的，因為這是一種交際呀！海棠鼻子裏笑了一聲道，但是我却真的不會，志民暗想，這可好了，你一味的祇說不會，叫我怎樣開口向你求舞呢？嘴裏本想再說一句，但又恐怕她心頭惱，因此弄得志民搓手着，望望她羞羞的笑，海棠見他這一副窘態，忍不住噙的笑起來，這一笑，在志民眼中看來，覺得無論誰再沒有像她嬌媚了，因忙笑問道，密司洪笑什麼，是不是笑我裝你騙相信了？其實我是一些也不相信你呀，海棠正色道，誰騙你，我要如會說話，腳底早淺了，志民噙的笑道，密司洪真會說話，我知道了，海棠道，你知道什麼，志民時時一回，傻笑着道，一定我還夠不到資格同你作朋友是嗎？海棠含笑不語，志民道，可不是，但我這個人是有耐心的，而且是忠心耿耿不變的，……海棠聽到這裏，覺得他再說下去，一定要更不雅聽，因截住他笑道，你別誤會，我的確不會跳，楊先生倘硬感到寂寞的話，你不是可以找舞孃去跳嗎？志民搖頭道，今天我無論如何也不跳了，海棠笑道，這是幹什麼，你生氣嗎？志民笑道，我那裏敢生氣，假使我去跳了，你不覺得冷靜嗎？海

棠道，我瞧瞧他們舞蹈，聽聽台上音樂很好，你祇管去好了。志民道，不！我靜靜的等待着，海棠奇怪道，你等待什麼？志民笑道，我等得看密司洪終有一天會跳舞呀，海棠忍不住又抿嘴笑，一時便咳嗽起來，志民道，密司洪平日工作實在太勤勞，所以累得咳嗽了，明天起我再加你二百元月薪可好，海棠含笑不答，志民道，怎麼不說話，嫌少嗎，那麼算五百元怎樣？海棠吃吃笑道，太少太少，五千元那才行呢。正在這時，忽然那邊走來一對青年男女，見了志民和海棠，便都咳嗽起來，海棠見這兩個人一個是楊美玉，一個就是那天介紹給自己認識的李麗麗，因忙停了，四人招呼，志民道，你們才來嗎？美玉點頭，麗麗笑對志民道，楊老伯，你的鑿福可不淺呀，海棠聽了這話，花容勃然變色，志民也是一怔，麗麗却哼着笑道，密司脫倪現在變成了個窮小子，究竟要戴綠帽子了。海棠一時氣塞胸膛，一陣咳嗽，不覺吐出一口血來，伏在桌上竟暈了過去。志民急道，密司李，你說話怎麼如此不知輕重，麗麗冷笑一聲道，什麼，美玉怕大家鬧僵，弄得下不了台，又怕回頭給叔父責罵，所以拉着麗麗急忙走開了，志民忙把海棠抱起，在她胸前揉搓着，一面灌下茶去，海棠方始醒過來，見自己身子靠在他的懷裏，因忙推開了他，這時又覺自己嘴邊有股腥氣，猛可省悟，是吐了一口血，頓時身子冷了半截。志民也發覺在櫃石上有口血，大驚道，那還了得，海棠祇覺四肢無力，頭暈目眩，志民立刻

叫侍役拿來大衣呢帽，扶海棠出了舞場，坐上汽車，叫阿三急跑到橋子飯店裏。

二十二 醉後放浪狂歌成痛哭

眼前輕薄兼雨處蟲沙

佩雲別了海棠，匆匆到學校去繼續報名，繳費，教務處說，學費到校上課時來繳好了，佩雲因出了學校，祇見迎面走來一個大胖子，正是冷劍秋，兩人因握了一陣手，劍秋道，這次我回故鄉去一趟，分別不到幾個月，你竟遭到這樣慘劇。佩雲嘆道，時運不濟，這事我再也不願談起了，劍秋笑道，那麼我給你一個消息，下學期後恐怕要不讀書了。佩雲好笑道，屏先生，你怎麼專門探聽這些消息，我若不辦報，否則你真是個復好的防事員！劍秋道，你不願聽，那我就不說了，我原也知道你現在心思大不似前了，說着，哈哈一笑，便自走開了，佩雲輕輕嘆了一聲，連忙急趕回家裏來，一推開房門，祇見芝萍躺在床上睡著，芝萍從床上一個翻身跳起，丟了書本，撲到佩雲身上來笑道，雲哥，你和月妹在那裏玩，佩雲見她這樣高興，遂也把嬉笑在懷裏，高高抱起笑道，萍妹，你多早晚回來，事情成功沒有？芝萍格格笑道，你快放手，我告訴你吧！佩雲問和她在床邊坐下，芝萍望着佩雲嘻嘻笑道，我先問你，月姐呢？佩雲笑道，她和我很早就分手

的，並沒有到什麼地方去玩，芝萍扭着身子道，我不信，那麼你怎的比我還通回來呢？佩雲道，我是到校裏報名呀，因把海棠拿來三千元鈔票，叫我們仍舊求學的請告訴上邊。一面又捏着她的柔軟手問道，妹妹這事若不成功，也還是讀書的好，芝萍道，你別忙，我也告訴你，這家主人名叫張生卿，是個銀行界，現在我們已經接洽好，明天起便去授課，月薪一千五百元，雲哥，你想，這不是很好嗎？佩雲笑道，真的嗎？芝萍拉着他笑道，我騙你幹嗎？佩雲猛可的把她身子由兩手擎起笑道，妹妹已得到了光明，已得到了勝利。今夜我非慶賀你不可，芝萍給他擎得緊抱着脖子，叫道，雲哥，你要跌死我了，一面又吃吃的笑，佩雲硬將她放下，芝萍從床下籃子裏取出三隻大蜜糖笑道，雲哥，你瞧，我是預備着三人一同吃，不料月姐却沒和你一同回來，佩雲見她這樣有趣，因笑着蜜糖道，這一隻多着，我們留着晚上吃，芝萍點頭，抿着嘴又嘻嘻的笑，兩人吃完蜜糖，時候已經昏昏，芝萍道，我燒飯了，佩雲拿了一隻海碗，我去沽酒，芝萍斟火柴把洋風爐子燃着，回頭睇珠一轉笑道，去沽酒幹嗎？佩雲笑道，我太興奮了，非喝些酒兒不可，說着，便急急的連跑帶跳奔下去一回兒已買來，芝萍飯也煮好，見佩雲手中何有兩個荷葉紙包，便跳過來笑問道，這是什麼？佩雲笑道，是下酒的好東西，我們快燙熱了酒，芝萍忙去燙酒，待熱好酒，見佩雲已端正兩隻碗五粒糖在桌旁，拿手兩隻筷子，在

桌沿邊擺鼓似的笑着，喉裏還哼着悲壯的歌曲調子。芝萍見他這樣高興，心中也頗覺歡喜，便笑盈盈的給他滿篩一盃，佩雲搶過酒壺笑道：「我來，我來，妹妹，你快坐下，說着，也給她斟一盃，一面握起筷子，拔了一筷燒雞，塞到芝萍嘴裏笑道：「這是大三元買的，你吃比花生圍怎樣，芝萍不忍拂他，嗤的一笑，便開口吃了。兩人便邊喝邊談，佩雲一連灌了她三盃，芝萍本是一滴不會喝酒的人，當初喝下一盃，已是兩臉通紅，這時喝了三五早就大醉，佩雲要喝十多盃，也有五六分醉意，芝萍捧着自己蘋果似的頰兒笑道：「雲哥，我們吃飯了，佩雲笑道：「這裏還有兩盃酒，我勸你一人喝一盃，你吃吧，芝萍不依，佩雲也不答應，一回笑道：「萍妹不是常叫我不要喝酒嗎？你若把這盃喝了，我以後一準不再喝，芝萍眉兒一揚，陸珠在長腿毛裏轉着笑道：「雲哥，你這話可真？佩雲笑道：「當然不騙你，芝萍興奮得把這盃酒一口喝下，佩雲正色道：「從此我再不喝酒了，芝萍跳着笑道：「我一定相信你。說着，盛了飯兩人吃畢，佩雲把剩下一隻蜜橘剝開，笑道：「我來分吧，一人該得幾瓜，芝萍道：「你要分得公平，不能多少的，分好了讓我揀，佩雲見她嬌靨紅得可愛，眼兒似水，銀齒微露，兩腳還不停地跳着，這一副神態，正是顯露她天真孩子的本色，佩雲知道她真的醉了，因有意和她開玩笑，給她五瓜，自己拿了六瓜，芝萍跳腳急道：「不行不行，你不能多拿，佩雲搶着執迷，芝萍笑着追他，兩人

在房中團團轉着，佩雲見她發好喘喘，因逃到床前，故意讓她抓住，芝萍向他身懷一撲，兩人都倒床上去，佩雲將她抱住，格格的笑，芝萍早在他手中拾過一瓜。佩雲笑道，論理你也不該多吃一瓜呀！要公平須半瓜一人，這時芝萍小嘴正嚙着半瓜橘子，尚有半瓜露在嘴外，佩雲捧過她的粉臉，對準了她嘴裏去咬她露在嘴邊的半瓜橘子，芝萍淘氣，連忙把半瓜橘子也吞進口裏，不料佩雲咬不着橘子，正巧在她嘴脣上噴的親去一個噴，芝萍睜了一聲，兩人忍不住都格格笑起來，笑了一回，誰知芝萍又哭起來，一回抱着佩雲哭嬌，一回兒又哭爸爸姑媽，佩雲知道她真的醉糊了心，心裏又懊悔不該灌她酒，自己原是個多愁人，因此緊緊抱着她，去抽抽噎噎哭了，兩人哭了許久，便都模模糊糊睡去，直到次日早晨才醒，兩人想起昨晚情景，都覺不好意思，芝萍更是難為情，看着他笑道，雲哥，你從此再不許喝酒了吧？佩雲笑道，好厲害的萍妹，我是再不敢喝酒了，芝萍紅着臉，忍不住又噙的笑了，兩人匆匆洗臉漱口，用畢早餐，芝萍道，我走了，佩雲道，你大衣穿了去，今天很冷，風也很大，芝萍點頭，一面披上大衣，一面嘆着道，穿上這些衣裳，我就覺得傷心，若沒有月姊給我做，我還是一紗衫呢，說到此，又問道，4天月姊來嗎？佩雲道，今天是星期，也許來的，我們等這妹妹回家，一塊兒到外麵吃晚飯去，芝萍噙噙一笑，便把臟手在嘴上一抹，又向佩雲一招，笑着走了。佩雲在

床邊坐下，翻了回書本，忽見窗外狂風大作，呼呼地如虎嘯龍吟，下午更是烏雲密布，昏天黑地，佩雲正在呆坐，忽見樓下房東送上一個喜帖兒，倪先生，這是你的吧？佩雲接來一瞧，紅封上正是寫着自己名字，因點頭道了一聲謝，房東便自下樓去，佩雲走到桌旁坐下，心中暗想，這是誰的喜帖？但一時裏再也猜不出，遠遠忙拆開封套，抽出來一瞧，不覺笑起來哦了一聲。原來却是楊美玉和李露麗兩人結婚喜帖，十月十日假座一品香大禮堂舉行結婚喜禮。請自己去參加，佩雲心想，怪不得劍秋昨天告訴我，說皇后不讀書了，原來他們是要去度那甜蜜的生活了。一時又頗覺感觸，歷歷究竟是個浪漫女人，當初她和我多麼熱情，多麼親愛，現在自己破產了，變成了一個窮光蛋，她到底和別人去結婚了。想到這裏，不禁深深嘆了一口氣，這時窗外風聲愈大，佩雲把喜帖放過一邊，眼望着窗外被風吹動的樹葉，暗自道，今天的天氣真的變了，說時，隨手把紙封拿起，不料在裏面又落下一張白紙來，佩雲心中好生奇怪，這是什麼字，遂慌忙翻過來瞧，這一瞧正是應着不曉得可的一句話，頓時氣得兩眼發暈，大叫這是那兒說起，你道是寫的什麼，原來紙上右邊登着一男一女，並肩坐着接吻，男的旁邊寫着楊志民，女的旁邊寫着洪海棠，左邊又登隻烏龜，旁邊寫着倪佩雲，這樣的一張紙兒，無怪佩雲氣得怒髮沖冠。把那紙兒連同喜帖，完全撕得粉碎，擲在地上。用腳恨恨亂踏幾腳，口中又

大罵美玉，你這種種簡直不是人養的，佩雲拚命的怪着美玉，其實這事，倒並不是美玉主動，完全是麗麗的惡作劇，麗麗心中恨着佩雲，又恨着海棠，所以玩這個把戲。佩雲發狂似的獨自大罵一陣，忽然又理會過來的想道，無風不起浪，這事也許是個事實吧，海棠她見我破家傾產，窮得柴米無着，她去愛上了別人，現在人心難測，女子終是虛榮浪漫的多，這也說不定呀，一時越想越疑，越疑越想，哦了一聲道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這事決不無因，她昨天對我說，她已加到三千元一月了。總共辦事還不到一年，月薪竟增加一千元，楊志民這種種是倘守財奴，他沒有得到相當的代價，他肯這樣花錢嗎？佩雲愈想愈不錯，心中一陣怒火，兩拳狠命在桌上一擊，大叫道，秋月呀，秋月呀，你太對不起我了，你真太不知廉恥了啊，說到這裏，茶桌上的茶盃拋了一地，打得粉碎，又大叫道，誰要你這些不正當的錢，我情願一輩子不讀書。唉！秋月，你真狠心，竟會跟着金錢跑啊。這時窗外又嘩啦啦一陣狂風，天是昏黑得厲害，忽然洒洒的雨點，從天空傾盆似的倒瀉下來，打在玻璃窗上，哈哈的怪響，佩雲的神智昏了，他發瘋似的擲着東西，他恨萬惡的社會，他恨黑暗的世界，他恨一切的女人，他希望天立刻坍下來，他祈禱着雨不要停，風不要息，他更希望江水向上湧，把這萬惡的上海隨着狂風浪飄，最好能把整個世界，整個的地球隨着狂風陸沉。結果完全的幻滅，佩雲緊握了雨傘，咬

牙切齒的道：「世界上一切強與弱全都幻滅，幻滅，幻滅，佩雲恨不絕的連連說着。一面回身披上雨衣，戴上呢帽，又連說道，我問她去，說時，便發狂般的向狂風大雨中直奔到海棠家裏去。到了海棠家，祇見洪老太也正在發急，一見佩雲，反問他道，倪先生，我的月兒，昨天在你家裏嗎？佩雲聽了，心中一怔，忙問道，她昨天夜裏沒回來嗎？洪老太道，是呀，你這時拌那兒來，快脫一脫雨衣，怎麼不坐車，受了寒可怎麼好。心想，到底老太太有了年紀人有心眼兒，海棠她夜裏沒有回來，唉！完了，她意志竟這樣薄弱啊，算我佩雲白白費了一番心血，海棠果真被人摧殘了嗎？你這樣純潔的姑娘，竟墮入了歧途，負了我的心原不要緊，但我為你太可憐太可惜了。想到此，那般熱淚便滾滾而下，洪老太卻已擰了手巾上來，遞給佩雲道，快擦把臉，噢！怎麼不脫雨衣，我有好多話要和你說，佩雲却並不理會她的話，毅然站起，哈哈笑了一聲。如醉如癡的匆匆出了房門，又向大風大雨中竄回家去，洪老太追出來叫道，倪先生，你……怎……但是佩雲並沒有聽見，可憐他的刺激是受得太深了，這裏佩雲心中感到萬分的慘痛，誰知那邊又發生了一幕悲劇，芝萍匆匆到了張家，因為今天是星期日，銀行裏不辦事，張少卿亦在家中，見了芝萍，殷殷招待，芝萍上午教了孩子的書，午飯時，少卿特備酒菜，款待芝萍，芝萍見並無主婦出來相見，心中頗覺奇怪，下午遂問孩子，方知他媽媽最

這已死，這時忽然狂風大作，大雨傾盆，直到四點鐘過，風雨依然不息，少卿因留芝萍晚飯。芝萍因為風雨實在太大，一時不能出外，所以祇得答應，少卿遂讓芝萍到小會客室中聊天，談到後來，少卿忽然向芝萍求婚，一面訴說自己喪偶的痛苦，芝萍萬不料他有此舉動，一時滿臉通紅，心中大失所望，誰知少卿以為她怕羞，便有無禮的行動。芝萍氣得粉頰由紅轉青，伸手打他一下耳括子，一面不管風雨，便奪門逃出，這時芝萍頭暈目眩，況且風是風雨是雨，祇管急急奔出馬路，誰知後面飛來一輛汽車，竟將芝萍撞倒，當時車夫見已肇禍，遂開足馬速逃逸無蹤。後來幸有路擔發覺，急送她到中央醫院，一面問她家住何處，便派人去通知，當佩雲走回家中，下房東告訴他這個消息，佩雲呆若木鷄，大哭道，老天啊，我的境遇太殘酷了，我再也不能活了，說着，人已跌倒在。

二十三 日暮途窮那堪銷魂客

夜長夢多愁煞斷腸花

佩雲一連的受了這幾個打擊，把他真弄得走頭無路了，當時心中無限劇痛，竟昏倒在地，房東倒吃了一驚，連忙把他叫醒，佩雲道，你們不要害怕，我沒有什麼。此刻我立刻

她一轉身就走。匆匆的向中央醫院走去，風是刮得像虎嘯，雨是下得像海倒，佩雲這一片迷霧的前途。雨水落在頭上臉上，和眼中淌下的眼淚混合了，老天爲他在不平呢！還是爲他在痛哭。佩雲到了醫院，看護領他到三等病房，病房中發出一片呻吟之聲。這都是二毒世界上的可憐者，在佩雲耳中聽來，更覺觸耳驚心，急急奔到芝萍床邊，芝萍的傷已被醫生紮扎，她淌着淚，凝望着窗子的大雨，佩雲叫了一聲妹妹，芝萍冷不防醒至這時會來，她與否得忘了痛苦，伸開了兩臂，佩雲早伏在她的背上，兩人抱住痛哭，這是一幕高分傷心的悲劇啊，佩雲道，妹妹的傷在那兒，要不要緊呀？芝萍道，在大廳上，醫生說不妨害行路的，就不要緊，佩雲淚淚道，你是怎樣會被汽車撞倒的？芝萍聽了這話，激起了她心頭底沉痛和憤怒，她抽抽噎噎的哭起來，佩雲呆望着她，也眼淚淋漓，最後芝萍敘述出她遭遇的經過，她咬緊了銀齒，閉了口，握着小拳高揚，口中大聲道。世界是黑暗的，社會是萬惡的，到處都是殺人的陷阱。但是我們要活，我們要生存，我們須要與社會堅苦戰鬥，佩雲明白了她犧牲的原因，他敬佩，他憐痛，他緊抱着芝萍哭道，世界上除了妹妹一人，再沒有一個好人，妹妹是純潔的天使，是愛的化身。但你的殘運太慘了，環境逼迫我們到死路之上，但我們是應得束手受死嗎？不，決不，妹妹，我們應盡手起來，站在一條生存線上，奮鬥吧，芝萍帶着眼淚笑道。

，雲哥的話對了，我們決不灰心，我們受了一次艱難，便得到了一次經驗，對於兇狠的社會，多了一些新認識。我們在黑暗裏要得到光明，非起來搏扎不可啊，雲哥，我的傷不要緊，回家休養幾天就好了，住院到底不是像我們這樣的人，佩雲搖頭道，不，妹妹的傷是需要醫治的，同是地球上的人類，分不出我們和他們，分不出貧賤和富貴。妹妹，你放心，無論如何，我終得想法，使妹妹的傷好了才給你出院。芝萍握着佩雲的手默默地又哭了，佩雲這時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滋味，萍妹究竟是最最可愛的，她是我的心，我辜負了她，我對不住她，別人到底全不能靠的啊，望着芝萍可憐可愛的臉龐，覺得萍妹真是自己的知音，越覺萍妹的可愛，心中也就更加萬分的悲痛，緊握了芝萍的粉頸也忍不住又抽抽噎噎的嗚咽，這個時候，忽然背後發出了慈和的話聲，使兩人都驚覺得回頭去，這是一個年約五十左右的老人，他仁慈的臉上，含了一點淚水，搖頭嘆道，兩個可憐的孩子，佩雲和芝萍同時都感到奇怪，我們的境遇，難道也會博得人家的同情嗎？於是呆呆地望着他出神，他溫和地又道，我是本院院長蔣士誠，你們的談話，我全都聽明白了，你們的境遇太使人感動了，你祇願住在本院中醫治，我決不收取你一點費，且日後全愈，便跟隨我身邊做看護，不知你心中願意嗎？芝萍聽了這話，猶疑自己置身在夢，驟然從床上坐起道，你這話可真的嗎？但是話還沒說完，下面已發出了傷處，頓時

臉漲得通紅，佩雲連忙將她扶着躺下。士誠已走近床邊含笑道：「我說的話，素來不難聽的，你請放心罷。」芝萍破涕道：「追我傷好後再叩謝老伯伯吧。」士誠聽她口才伶俐，心中更覺歡喜，遂問佩雲和芝萍關係，佩雲告訴一遍，士誠忙道：「噫！萍小姐原來是家姊呢，在院中讀書，你也是這樣慈善的人，竟如此下場，真令人痛惜，芝萍聽了，又不禁淚下如雨。佩雲向士誠鞠了一躬道：「我萍妹從此寄身有所，真令我感激不盡。」士誠忙客氣一問，萍妹又安慰勉勵他幾句，方始自回院長室去。佩雲坐在床邊呆呆的想，萍妹既安身存所以我倒放心了大半，自己的書是再也讀不下去了，我決不能再醉生夢死的活着，情場裏擊擊是青年人的死路，但我決不會和別人一樣。我是被敬佩的萍妹感化了，從今天起，我決不作些事來出來不可。尤其是在中國目前的情勢之下，更需要我們年輕人加倍的努勞，佩雲既有這種自覺，也就一切煩惱拋棄了，他覺得眼前顯出了一線光明，在臉龐的裏面，不期然而然的浮上一絲微笑。芝萍拉過佩雲的手，笑道：「雲哥，想不到山窮水盡，亦有柳暗花明的一天，我最感謝老天不使人到絕路之途呀！佩雲握緊了她手也笑着說：「我願再許些光明一定會降臨在我們的頭上，萍妹，你好好兒的休養，將來爲二嫂辦着着辦服務，這我知道是非合適合妹妹個性的，因爲妹妹真是個慈愛的天。」呀，芝萍聽着這兒話，一轉笑道：「也許將來還能替國家社會多出一些力，這是我所希望的，佩雲

她原想原來妹妹亦有些心，一時興奮得把爐手兒狂嘔道：「對呀！我們全都年輕，她總還有十六歲，若再過四年，也不過二十歲，我們見面的日子，真多着哩，芝萍聽得，羞赧地出這話。心中好生不解，我們又不分別，爲什麼他說出這話，因望着他呆呆怔怔，佩雲道：「浮生若夢，爲歡幾何，過去種種，是錯誤的，妹妹你願意我作個勇敢有爲的人嗎？」芝萍笑道：「不但贊成，且將攜着雲哥的手，一塊兒向前進呢。佩雲微笑點頭，便首肯的檢兒，親熱地溫存許久，因爲他心中已存着了，這是最後生離的一幕囉，至後佩雲向芝萍告別道：「妹妹，時候不早，我回家了，你好好兒的休養，往後努力你自己的前途，我不要作無謂的傷感，因爲我們全都年輕啦，萍妹，再見吧。佩雲說到此，喉嚨已梗住了，再也說不下去，芝萍聽了這話，心中祇覺無限酸楚，眼淚已奪眶而出，默默地望着後院，佩雲已出了病房，在高分依戀不捨之下，又回過頭，望了一眼，那淚早已滴答滴答，英雄氣短，所恨的正是兒女情長。佩雲回到家裏，天已黑暗，風雨亦停，佩雲整理作書兩封，一給芝萍，一給海棠、海棠信封中又附鈔票三千元，原璧奉還，這夜佩雲睡在床上，真有異樣感觸，含着一眶辛酸的熱淚，沉沉睡去。次日一早，把一封信封入給芝萍，一封信着人送到海棠的家，他到三民主義青年團知識青年從軍登記處報名，不日便由主持者却正是何人傑，他一見佩雲來報名，心中高分驚奇，忙問她道：「你

善德，你的萍妹難來照顧。這個何老伯請放心，萍妹現在已有安身之所了，因把中英醫院院長收作看護的語告訴一遍，人搖搖頭，雖如此說，但亦不能，想你父母祇有你一箇骨血，你舅父母又沒有兒子，兩姓的宗祧全仗你一人擔負，況此次三位老人家慘死，剩下孤苦零丁的你表妹一個弱女子，你若這樣的遠離了她，於你也太忍心了。佩雲被催下淚苦尋思的你表妹一個弱女子，你若這樣的遠離了她，於你也太忍心了。佩雲被催下淚一說，心中真是萬分悲痛，一時心裏又委決不下，左右爲難，那淚淌了滿眶，人便想了許久道：你若果真愛國心切的話，我就介紹你一個去處。上星期南洋我有個朋友，他那邊越空軍基地，正需要駕駛員，想你是機械系出身，必定是個內行，不知你願不願去幹嗎？你如願意，我立刻備封信交給你，事也真巧，今天正有一班南洋船開出，佩雲一聽這話，感激流涕道：既承老伯如此抬愛關切，真箇小姪刻骨銘心，人見他答應，遂立作一書，交給佩雲，又贈資三千元，送佩雲上船，只聽汽笛一聲，佩雲便離別上船了。

海棠怎麼會一夜不回家呢，原來她那天自受了醜麗的侮辱，一時氣急攻心，便吐出一口血來，當時楊志民便急送她到揚子飯店，開了房間，一回扶她躺在床上，一面打電話請西醫，給海棠診視，西醫給她打了兩枝強心針，配了一瓶藥水，方始自去。這時海棠漸漸清楚，但是四肢無力，十分疲倦，又好像沉沉欲睡，志民柔聲地道：密司洪，你放心

靜養，我不離開你伴着哩，海棠不答，志民坐到床邊，將她纖手拉起，大胆地放到鼻上去吻着道，密司洪，你知道我心中是多麼的愛你呀，海棠連忙把他手揮去，可是已給他扇去了，一時心中既惱又羞，但無刀掙扎，手兒又給他握去道，密司洪，你恨我嗎？你的手兒多香甜，我真愛飲哩，密司洪，請你允許我的愛你吧，你若允許了，就是要我的心，我也願意挖出來給你的，說時，便把她手又放到鼻上去，可憐海棠到此地步，好像羔羊遇到了豺狼，一些沒有抵抗能力。羞紅着兩頰，氣得淌下淚來。在這個時候，正是佩雲之萍在家喝醉酒哭笑哩，志民見海棠淌淚，因笑道，你傷心什麼呢？我告訴你，你難道答應了我，我所有一切財產使都是你的了，一個人不要太傻執，你難道，不喜歡坐汽車住洋房嗎？倒情願跟窮小子去受苦嗎？密司洪，我這裏先送你一些小禮物，請你收了吧。說着，便在衣袋內取出一隻鑽戒，光芒四射，在電燈下更顯得閃耀奪目，便要塞到海棠的手指上去，海棠慌忙把手指屈起，搖頭道，對不起，我這個不要，謝謝你，這時就送我回家吧，志民道，現在已經七點多了，外面風大，受了冷可怎麼好，就在這裏睡一夜也不要緊，反正明天是星期。海棠見他不允，意欲自己站起，可是再也支撐不住，心中一陣辛酸，那淚更似泉湧，志民道，爲什麼要哭呀，身子已經這樣柔弱了，請你放心吧，我是決沒有歹意的，你既不願接受我這禮物，我就不給你了，因爲我知道現在

還沒有到這個資格哩，說着把鑽戒仍放進袋內，海棠依然滿淚不語，志民道：你餓了麼，讓我叫菜給你吃飯好嗎？海棠搖頭道：我不想吃，志民見她一臉怒氣、心中暗笑，便自管自斟有飯拿酒拿菜，在房中一個人吃喝酒起來，眼望着床上的海棠，心中萬分得意，這時海棠想起自己的手，被他吻了兩次，心中羞慚交迸，一時眼前顯出佩雲可愛的臉龐，心中更覺萬分悲傷，忍不住掩着臉兒嗚咽起來，志民不去理她，獨自噴完了酒，吃畢了飯，就叫侍役收去。一面把海棠的黑漆皮匣子開，在自己袋內摸出一張簇新一百元一張的鈔票，大約五六千元左右，放進在裏面，依然好好的給她放在梳裝檯上，心中暗想：我耐心的幹，不怕你不到我的懷抱裏來，一面走到床邊柔聲叫道：密司洪，你不哭了，我明天送你回家是了，我心裏是一萬分的愛你，但是你不愛我，我也沒有辦法啊，說到這裏，故意哭起來，海棠身子朝着床裏，祇管抽噎，不去睬他。志民道：我希望你將來終能明白我是真心的愛你，你快別哭吧，身體要緊呀，既不想吃，你就早些兒睡吧，說着，便自己到沙發上去打盹，海棠在床上哭了一回，不聽見志民的聲音，因偷偷地回身來望他，祇見他已呼呼的睡着了，心中方始安心，一回想佩雲遭遇的可憐，一回又想自己處境的惡劣，左思右想，無一處不是自己傷心的資料，暗暗啜泣，直到午夜她方才睡去，這一覺醒來，已是次日午時，祇見志民站在床邊旁邊，密司洪醒了，

你現在可好了，海棠心中猶有些氣憤，因祇點了一下頭，志民笑道，昨夜你還不會吃過飯，今天一定餓了，海棠一面起身，一面噴着道，我不餓，志民奸笑道，密司洪，你和我生氣沒關係，怎樣要餓自己的身體，餓壞了身子，可怎麼好，海棠不答，匆匆洗好臉，這時志民早把點心叫侍役拿上，海棠拿過大衣要走，志民攔住不放手道，你要走祇管走，但是這點心終要吃了走的，海棠沒法，祇得放下大衣道，楊先生，你實在太客氣，我一夜不會回家，媽可急壞了呢，志民笑道，午後一準送你回家是了，海棠見他始終笑臉奉迎，心中真佩服他的耐心，但他這種老奸巨滑的手段，用在我的身上，恐怕沒有什麼效力吧。因不再客氣，坐下吃了，不料正在這時，忽然狂風大作，暴雨傾盆，窗外似萬馬奔騰，似千軍吶喊，海棠倒吃了一驚，志民道，別怕，天在下雨呢，海棠匆匆吃畢，還欲回家，但雨愈愈大，這兒一段馬路地勢很低，所以不一刻工夫，馬路已成小河，實在無法回家，志民笑道，你急也沒有用，反正終要等雨停後可回家，一面又留海棠吃飯，海棠到此，真恨老天太捉弄人了，好容易等到傍晚，風雨始停，志民遂送海棠到家，洪老太太一見海棠，忙問在那兒，怎麼一夜不回，海棠心裏悲傷，眼淚便忍不住滾滾而下，洪老太太見此情形，心中大驚，以為海棠定遭騙失身，因急詰問，海棠倒在她媽懷裏嗚咽，把這事告訴一遍，洪老太太道，昨天我的意思，是不願你和他一同出去。海棠

來他
和此，不得不應酬呀，媽媽，我這備書記再也不要幹了。那麽就可以脫離這個
羈勢力的境界。洪老太又把佩雲下午會來瞧你，看他神色，好像失掉魂魄一般。我叫他
坐一閃，他忽然又走了的話告訴海棠，海棠一聽這話，吃了一驚道：他爲什麼這樣呢？
不知他同起我嗎。洪老太道：我也很疑心，他心裏十分不樂，好像曉得你和楊先生出去
玩似的，海棠聽了這話，一時像冷水澆頭，四肢冰冷：忍不住嗚嗚咽咽痛哭起來，洪老
太太流淚不住。這夜海棠那裏睡得着，想明天怎樣和雲哥去表白一番，方始可以解釋這
個誤會，萬一他罵我負心，叫我怎樣好呢？一時又想起志民的醜態，自己的手被他吻了
兩次，她忍不住把手猛可擦了一下，最好把這一隻手斬去了，方可免去自己的污辱，她
心裏又覺得太對不住佩雲，因此又整整哭了一夜，次日醒來，身體雖然頗覺不適，但她
忙着急急到佩雲家去，誰知一進房中，祇見茶壺茶壺碎了滿地，房中一切什物，另亂不
堪，却是一個人沒有。海棠大吃一驚，海棠去問房東，房東告訴倪先生剛才出去，萍小
姐昨天被汽車撞傷，室中是醫完醫住，海棠聽此，好像晴天一個霹靂，那眼淚便似雨點
般的滾下來。

二十四

矢志靡 花心可剖

歸於好秋月影難圓

案 紅

七七七

海棠一聽芝萍被汽車輾傷，心中吃了一驚，暗想，雲哥所以不高興，莫非是爲了萍妹的傷嗎？也許自己的事，他不會曉得吧，這時海棠倒略安心了一半，便坐車急急到中央醫院去，問了看護芝萍病房在那裏，祇見芝萍躺在牀上，閉眼養神，海棠叫了一聲萍妹，芝萍一見海棠，樂得揚着眉兒，向海棠招手笑道，月姊，你快在這兒坐，我是時時記望着你，我的傷是不是雲哥告訴你的，海棠在牀邊坐下，撫着她的手兒，搖頭道，不是，妹妹怎麼會受傷呢？芝萍嘆道，我再也不想不到社會上各處全是黑暗呀。月姊，說起來也叫我痛心，說着，便把過去的事，又向海棠訴說一遍，海棠聽了這話，心中無阻傷心，想不到我們兩人，都是命薄如紙，一樣被人施虐，正是一個同病相憐的可憐蟲，世界上的女子，難道個個都是找不到一條光明的道路嗎？海棠想到這裏，一股辛酸，直沖鼻端，那眼眶裏的淚水，忍不住撲簌簌的滾下來，芝萍見海棠傷心，也眼皮兒一紅，緊緊握着海棠的手，堅決的道，姊姊，我們不用傷心，我們是社會上受重重壓迫的可憐者。但我們是否該屈服在這惡勢力的環境下呢？不，決不，我們要活，我們須起來反抗，海棠聽了這幾句話，心中深深的被感動了，她想，雲哥太惡劣了，這是一步一步的進逼着引誘着，雖然我有堅強的意志，但自從到底要被憤激衝動啊，這是多麼危險的時機，我本想把皮匣裏，檢點皮匣，忽然多了三千元的鈔票，這當然是志民幹的勾當。我本想

把他渡救，因為這是拿的渣生錢呀，現在聽了萍妹的話，我覺得太不應該了，因為這是魔鬼引誘的第一步手段，我不願接受他，明天準定退還了他，海棠連連搖撼芝萍的手兒道，萍妹，你這話不錯，我們同是地球上的人類，為什麼女子要被人作神祕的看待呢？我們要平等，我們要自由，實在非起來奮鬥不可，芝萍破涕笑着把海棠的手放在自己的嘴上親着，海棠問道，萍妹，你的傷現在究竟怎樣了？芝萍道，我已好些了。醫生說大概要一個星期方可出院。海棠道，妹妹不會換一個清潔些房間嗎？對於一切費用，那條儘管放心好了，芝萍含笑道，謝謝月姊美意，我在這兒已很舒適了，海棠在皮匣內取出十元錢票，塞在芝萍的手中道，這些給妹妹作醫藥費吧，如不夠用，明兒我再帶來，芝萍心裏感激得了不得，因把爐手捧住笑道，姊姊，我醫藥費可不用付的，海棠奇怪道，這是那裏話，芝萍因把院長的話告訴給海棠聽，海棠十分高興道，萍妹這話可真嗎？嘿，你真是見到了光明，芝萍一怔道，姊姊的職業不是更好嗎？海棠深深嘆口氣，含淚不語。芝萍拉着爐手道，月姊傷心幹嗎？海棠搖頭道，我沒有傷心，雲哥來過沒有，芝萍道，他昨天來過了，今天大約總會來吧，海棠道，剛纔我先到你們家裏，祇見房中裏面亂不堪，……芝萍吃驚道，這是為什麼？雲哥沒在家嗎，海棠搖頭道，房中一個人也沒有，芝萍道，也許他到這兒來了，海棠道，雲哥既到這兒來為什麼還是我先來呢？

芝萍想了許久道：那麼他到那裏去了。海棠又想起媽的話來，一時疑竇叢生。心中不免又傷心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忽見侍役拿進一封信來，說是趙芝萍女士的。芝萍忙接過一瞧，見是雲哥來信，心中大吃一驚。向海棠叫道：「月姊，雲哥怎麼給我信了？」他難道……

聽到這裏，眼皮兒便紅起來，海棠也急道：「萍妹，你快折開來瞧吧，於是芝萍急急展開信箋，兩人一同瞧着，祇見寫道：

萍妹：

你讀了我這封信，你千萬不要傷心，因為你也是很贊成我作一個勇敢有為的人。現在國勢日非，庶民痛苦，我輩青年，豈能不作戀戀兒女態，今擬投身行伍，為國宣勞。望妹乃現代新女性，知我此行決無多歡悅。妹今已安身有所，我心了無掛礙。昨晚與妹傾談許久，想妹明定必予我以同情。我們全都年輕，來只會陪正多。想不多述，再會吧。

萍妹：當你讀此信時，該我早已登輪在冰天一色的長江中了。

你的雲哥臨別寄語

讀完這封信，不覺面面相覷，不約而同失驚。啊呀！這是從那兒說起呀。海棠道：「那天他還對我說，到學校裏去報名的，怎麼一忽兒竟要到那邊去了呢？芝萍也道：

是呀，那天他對我說，月娘給他三千元，叫他繼續求學，他已答應了，怎麼又……海棠急問道，昨天雲哥到底和你談些什麼，芝萍想了許久，喔了一聲，淚下如雨道，怪道昨天他和我談話，全是要別離的樣子，當時我心中好生納悶，但我又那裏曉得他真會要走呢？說罷，便哭泣起來，這時海棠心中，好似刀扎一樣的痛，她想，雲哥忽然中途變了方針，其中必有緣故，況他不向我來辭行，難道他疑心我負了情嗎？唉！這樣他也真不知我的心了，想到此，淚似泉湧，因向芝萍叫道，妹妹，快別傷心，我這時立刻追上去，也許船還不曾開呢，芝萍一聽，急拭淚道，如此姊姊快走，海棠不及告別，站起匆匆就出了醫院，坐上車子，叫快拉到碼頭上去，轉海棠車到，祇見輪船已開出里許，從晨風中還送來一陣笛之聲，海棠扶着鐵欄杆，眼望着茫茫江面，心中無限悲酸掩着臉兒啼咽不止，一時又覺頭暈目眩，不能支撐，祇得又坐車回家裏去。洪老太見海棠回來，便解着道月兒，你早晨剛走出一步，倪先生便着人送信來，海棠心想，原來我這裏亦有信來的，不知他說些什麼，因急問洪老太取過信，就倚梳妝檯瞧道。

海棠女士：

佩雲命途多蹇，母喪家破，自維一轉眼間，已成潦倒落魄。數月來迭蒙資助，中心感戴，沒齒不忘，一昨造府言謝，未獲面談，悵甚悵甚。想女士追隨楊君，深得特

森待遇，良禽擇木而棲，郎才女貌，度甜蜜之光陰，得逍遙之幸福。佩雲呵人，敢不代女士慶得其所，前蒙惠我國幣三千元，此款萬不敢再受，今特專誠奉趙還希察收，承情囑我繼續入學，佩雲因決意從戎，求學之念早已消，今定即首途，爲國前驅，一俟凱旋有，當再與女士攜手話舊，別矣海棠，請勿以落魄人爲念也。情長紙短，不盡欲言，秋風多厲，還希自愛。佩雲手啓即日

海棠瞧畢，急向信封中一看，果然三千元國幣，絲毫未動，海棠復又把「良禽擇木而棲，郎財女貌……」追唸了一遍，頓時臉似死灰，媽呀叫了一聲，小嘴一張，便哇的吐出一堆狂血來，身子早已跌倒在地，洪老太正在後間，一聽碰的聲聞，急忙奔進來，見海棠躺在血泊的地上，心中大吃一驚，趕緊把她抱起，摸她臉兒，已經冰冷，洪老太急得沒了主意，忍不住大哭起來，朱媽和房東一聽，並慌忙趕上，一個倒茶，一個捏住人中，忙了一陣，海棠方始哇的一聲哭起來，洪老太見海棠神色不對，遂叫朱媽打電話喊汽車，送海棠到中央醫院醫治，當到頭等病房，由院長蔣士誠親自診視，打了幾枚針，回頭暗暗嘆息道：這樣年輕的孩子，怎麼會吐這許多血，那還了得，洪老太哭道：求院長務要想法救治才好，士誠道：這倒當然，你別哭，哭了病人心中害怕，洪老太不敢再哭，士誠遂回院長室去。海棠躺在病床上叫道：媽媽，你過來，洪老太驚走近床邊，問

月兒還在想，倪先生會到底說些什麼，你竟氣得這個樣兒，海棠淚如泉湧，哭道：「人嫌呀，雲哥他是太愛我了呀，他真可憐，但他說會了，他應該來問我清楚了的，現在我多受冤事小，累雲哥亡命他鄉，叫我心中怎能對得住他，說罷，便嗚咽不止，洪老太雖不知詳細情形，但亦明白這事是由於海棠和楊先生出去遊玩而起，因嘆道：「我早就知道這樣一定會有不幸的孽發生。現在倪先生究竟到那兒去了？海棠抽噎道：「他說從我去，說到此，又悲悲切切哭個不了道，雲哥，我真太對不住你了，我不怪你無情，但你究竟夫不明自我的心了啊，洪老太也哭道：「月兒，你不要傷心，你自己身子要緊，你若有一長兩短，叫我也不能活了呀，海棠祇管抽噎，洪老太道：「這事想來也奇怪，你們兩人既弄玩，他怎樣知道的呢，海棠道：「也許在路上他瞧見的，啊呀，若果在旅社中被他瞧見，我這冤枉怎能再洗得清呢，媽媽，芝萍妹妹也在這兒養病，你最好去叫她來一次，我有話同她說呢，洪老太道：「她的傷沒有好，怎能走路，過幾天再叫她來談吧，你快養養，日後倪先生終能知道你心的，海棠不依，一定吵着要芝萍來，因為除了芝萍，恐怕再沒人知道我的心了呀，洪老太沒法，祇得和看護商量，看護見她可憐，遂用車推她到海棠病房來，海棠一見芝萍，拉着她手，叫聲妹妹，便又痛哭起來，芝萍見她雲雲，兩眼紅腫，臉白如紙，心中吃了一驚道：「月姊，你怎麼會病了昵，就算雲哥

畫圖教勞去。我們也不該太傷心呀，海棠聽了這話，抽抽噎噎哭了一回，把佩雲的情，遞給芝萍道：萍妹，你瞧吧。照他這樣說，還叫我怎能活得下去，妹妹想想看，我究竟不是這種無情的人呀，芝萍瞧了這封信，方知雲哥的出走，還是受了這個刺激，但他爲什麼竟一些兒不會和我說起呢，因道這事真奇怪。雲哥怎的沒和我說起，他到底是聽信了誰的謔言，唉！他真也氣糊塗了，真的不問青紅皂白，就寫出這樣無義的信來，無怪姊姊氣得吐血，但這時他又不在上海了，這……怎麼好呢。海棠祇是哭。芝萍給撫哭得辛酸十分，也潑潑吊下淚來，一面勸道：月姊，你哭也沒有用，日後雲哥總會想回來的，你身體要緊，你若病倒了，不但老伯母心中難受，將來雲哥心中是不也更悲痛嗎？！洪老太垂淚道：萍小姐的話不錯。月兒你該想明白些兒才是。海棠嘆道：我恨社會太萬惡。我恨人心太奸險。但我有堅決的意志。我決不會入人家的圈套。萍妹，你雲哥並沒有錯，但祇怪他不來和我面說，就這樣一走了事，他心中當然是萬分悲痛，要知我心中更悲痛啊，芝萍哭道：姊姊放心靜養，我恨雲哥太鹵莽，他要變成不情不義的人了。海棠的心，難道他還不明白嗎，海棠聽此更痛哭不停，芝萍亦流淚不已。從此以後，兩人相對哭泣，芝萍傷愈，而海棠病日增。芝萍服侍病榻，殷殷安慰。海棠捧着芝萍臉兒，哭道：祇有妹妹知我心呢。芝萍聽了，亦陪著哭泣，光陰匆匆，不覺已有三月，海棠病

覺，未見全愈，且每咳嗽中，帶有血塊。洪老太見她臉兒一天一天的瘦下去，心中憂鬱十分，雖有芝萍相勸，但勸到後來，自己也哭起來，所以大家天天過着眼淚生活。楊志民亦來臨過，被海棠大罵一頓，因此紅着臉絕跡不敢再來，這天北風正緊，芝萍匆匆從外面進來，向海棠笑叫道，月姊月姊，你快不要傷心了，我給你引聽得雲哥的去處了！

海棠不信道：你騙我，芝萍拉着她手道，真的並沒騙你，月姊，今天我在路上碰見何人？

誰老伯，他問我雲哥有否常給信我，我說雲哥從戎去了，信一封也沒來過，人說老伯說，他並不是在陸軍部隊，而是在南洋空軍基地擔任駕駛員，我當時很奇怪，雲哥爲什麼要這樣騙我，後來何老伯告訴我，雲哥本來是要到陸軍去，是被何老伯阻止的，南洋空軍基地，也是何老伯介紹去的，月姊，你想，雲哥這人真太混蛋了。三個月中間連一封信都不來，害得我們日日記望，月姊，現在你再不要自傷身子，讓我寫信去痛罵他一頓，叫他速回來，你聽好嗎？海棠聽了，真感激得又哭起來道，妹妹這樣愛我，正是沒齒不忘，但今生恐怕不能報答，祇好待來生吧。芝萍心酸淌淚道，月姊何苦又說此話，要妻辭養，病體自然會好，兩人抱着哭了一回，當夜芝萍立作一書，寄給佩雲，一面笑向海棠道，月姊的怨氣，我已盡替你發洩，雲哥若不回信，真倘不是人了。海棠含淚感謝，過了一星期後，佩雲果然從南洋打來一摺電報，芝萍忙讀給海棠聽道。

歐陽言情小說 每業紅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者
出版者
總經理
經售處

倪國傑
華僑圖書公司
文潮出版社
各大書店
每冊一元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初版

21212